



法蘭西戰線

ANDRE MAUROIS 著

譯人 吉汪

新生命出版社



MG
I565.55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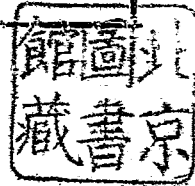


3 0387 6606 3

法
蘭
西
戰
線

André Maurois 著
汪吉人 譯

新
生
命
社
印
行



A 233036

著者序言

這本書是在很巧的機緣中成功的。上篇既可稱爲「英兵畫像」、「愚人樂園」，也可名爲「不打仗的戰爭」，是收集十一月上旬起每週在巴黎發表的小品文而成，全部取材於英國遠征軍。

當時，出於英國陸軍當局的意思，我以法國正式觀戰武官的資格，跟隨英國遠征軍出發。我很喜歡這個重逢前次大戰時的老人的機會。我們滿懷希望。這樣，我和英國遠征軍本部及英軍各部隊，和諧地過了幾個月。

現在，我將當時所寫的東西再讀一遍時，對於那時不會注意到我們兵力的單薄、配備的陋劣，以及防禦方法的欠妥當，深覺詫異；然而，實際上，縱然注意，也有樂觀主義作祟。嚴峻的檢查與誤謬的忠誠結成一氣，言論便受到挫折了。這本書中所收集的小品，現在倘若還有一讀的價值，那末，主要地正是因爲它們有顯然的省略。

下篇是「三十日戰爭」的日記，多數不是爲着發表而寫，祇是爲我個人而寫。其中所述的詳情細節，即使不盡是據實陳述，但它的全體却是真清實跡——是太可怕的真實！

一九四〇年七月莫洛亞序於倫敦

法蘭西戰線 目錄

著者序言

上篇 不打仗的戰爭

一 故人	二
二 空襲警報	九
三 總司令	一七
四 失去馬的槍騎兵	三〇
五 高射炮隊	三六
六 樂園	四五
七 國王巡幸前線	五三
八 牧師	六〇
九 十誠	六八

十	洛林的聖誕節和培利哥爾的正月	七一
十一	連絡	七三
十二	工兵	七七
十三	馬奇諾防線上	八四
十四	戰車學校	九〇
十五	新兵	九五
十六	工場	一〇二
十七	戰時的英國	一〇七
十八	兵站線	一一〇
十九	法國聯絡武官養成所	一一五
二十	蝦的甲殼	一一八
二十一	偵察飛行	一二一

二二	那維克戰訊	一二七
下篇 三十日戰爭		
一	「馬奇諾的和平」生活	一三六
二	季拉特將軍	一四〇
三	阿勃利爾提督	一四五
四	巴黎	一四九
五	進軍比利時	一五三
六	火線行	一五八
七	退却	一六三
八	阿拉斯的堅守	一六七
九	英國空軍	一七〇
十	指揮官	一七四

目 錄

十一	巴黎的最後一日	一七七
十二	倫敦	一八〇

上 篇 不 打 仗 的 戰 爭

一 故人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

從黎明起，就繼續下着雨。樹葉凋盡的枝梢上，掛着一件陰暗無光澤的軍衣，似乎是誰遺忘的。塗着綠色和褐色的卡車，滿載着土黃色制服的兵士，不斷地成列向某方前線駛去。我們周圍的鄉村道路，非常泥濘。泥漿固粘着牽引車的無限軌道和兵士的軍靴，它是戰場上特有的產物。一九一五年的某日，我會立在辦鐵芮街道上，眺望為參加洛絲之戰而向前線移動的軍隊。目前的這種光景，正如那時，我不禁想道：「豈是惡夢的力量，又將我拖回辦鐵芮街道？」可是，仔細一看，無可否認地有時代的差別在。

在這次大戰中，英兵無論在作業時或戰鬥時，都穿着新制定的「戎裝」。土黃色的連衫袴上，綴附許多口袋。粗粗看上去，好像滑雪服，又如飛行服——也可看作機械匠的工作衣。去年某時，曾有所謂威爾士的「未來世界」的影片，那是一部想像着未來世界的影片。

它的主人公正似現在的英國兵一樣，穿着戎裝，戴着戰鬥帽。隊長也和部下的士兵相同，穿着戎衣。連蘇格蘭兵在作戰時，也各自脫下那種顏色花紋的短裙，換上這種戎衣。像圖畫一般美麗的服裝，終於被逐出軍隊了。

代替了圖畫般的美麗，包圍着軍隊的，就是神祕。在一九一四年時，我們很難說能够嚴守軍事機密。那時，在倫敦和巴黎的沙龍中，公開討論着進攻計劃。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英軍，却極度發揮着偽裝的技術，在戰線上一點都看不到痕跡。成千成萬的軍隊、車輛、大砲、汽車，全都藏入田園風景裏，與乾草堆、森林、田隴混和在一起，簡直分別不出。此外，更因為用網呀、草呀、樹枝等等偽裝起來，巧妙地分散各處，所以若要訪問某一部隊，找到它的所在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凡是所謂軍機的，都嚴守秘密。即使去問士兵，他也會很直捷地答道「不知道」。因此愈加困難。

在一九一四年，若想訪問第N師團，那時祇要打野戰電話給師團的將校，就立刻會告訴你說：「我們的本部在卜巴朗寨」。至於一九三九年的情形，可不同了。假使不知那個師團的暗號，就毫無辦法。例如有人告訴你第N師團的暗號是「卡汀」。好，第二天早晨拿起野戰電話的話筒時，由於人類的記憶不盡可靠，將「卡汀」說作「卡沙德」。於是電話接線生

將對你說「卡沙德是什麼？我不知道。」假使你再問他第N師團的暗號是什麼，對方準會頑固地反復答道：「不知道。」

若具有特異的忍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發見了探求的部隊所在地，那末，在那裏的氣氛，與前次大戰時毫無不同之點。上校隊長一點沒有例外地和士兵們同甘苦；少校副官埋頭於部隊的公文中；愛運動的隨軍牧師，熱心地做著短禱文；通譯官，現在改稱連絡武官，是部隊中唯一的法國人，因此很受優待和讚賞，也常受人善意的揶揄。連絡武官的任務不像草炊事班那樣勞苦，祇要通譯通譯，或在無線電中廣播。最後，還有一件不能忘記的事，就是「馬丹」。所謂馬丹，就是作為部隊宿舍的家——咖啡館、農莊或城堡——的主婦。

「馬丹，她是很大方的……不等你要什麼，馬上就會拿出一切東西來……不論什麼事都很留心體貼……還替我們燒飯哩……親生父母也不過如此。」

這樣的讚詞，到處都可聽到。使人感到現在比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好得多。前次大戰中，最初英法並不能完全互助。英兵常常以為自己是為了保衛法國纔跑到這樣遠的地方來，法國人方面，看到了英兵的態度，未免稍稍意外地吃了一驚。可是在這次戰爭中，英兵已經覺悟守備法國國境，就是保衛自己的祖國；法兵也似乎了解這個「老朋友」了。隊長們胸前佩着前

次大戰中獲得的勳章，它是值得誇耀的，訪問那些一九一四年古武士的兒子，探問他的父親受到光榮創傷的小林在何處。英國人的面影在法國的田園間到處出現。我也時常碰到前次大戰中做大尉時即已熟識的將軍，或邂逅是我從前上司某將軍孫子的青年少尉。真想不到自己也是這畫面影當中的一份子。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法國人實在可佩服！」重砲隊長含着微笑說，「這話你看如何？我部下的一個上尉接到一個命令，着他沿鐵道線分佈重炮行列。那時，恰巧那邊一帶地上，非常泥濘，沈重的牽引車，不論怎樣，一動都不動。於是那個上尉想了一個利用鐵道運輸重炮的妙策。將牽引車的無限軌道一面置於鐵軌內側，他面則在鐵軌外側，這樣，在鐵軌枕木上就容易拖動了重炮。可是運氣不佳時，真是無法可想。因為枕木也很滑，所以牽引車向旁邊一滑，就駛到軌道中間去了。上尉和部下士兵，雖然煞費苦心，想將它弄出來，可是沒用，無論怎樣都不能將牽引車取出來。」

「且站自從戰爭發生以來，雖然車輛往來不很繁忙，但是下午三點四十五分的快車是每

日都通過的。這種事情，上尉事前就調查明白了。他知道就是等到正午，這輛嵌在鐵軌中間的牽引車，仍舊不能動一動，因此真有點着急了。到了三點鐘，他實在沒有辦法，祇好去找車站長，說明經過情形。

「上尉說：『我們實在非常為難。』」

「為難？爲着什麼事？上尉。」

「牽引車嵌牢在鐵軌中啦！雖然試用過各種方法，仍舊不能將它弄出來。急行列車快來了吧？——」

「哈，是這樣的事爲難麼！啊，不要緊，馬上可以解決。請放心，大尉。」

「於是，三點四十五分的快車到了。站長先和車長講了些什麼話，接着又和機關車手耳語了一回。不久，機關車解脫了客車，平穩地出動，駛到出事的地點。機關車的緩衝機小心地插入牽引車的下面，將它平穩地舉起來，無限軌道迴轉了幾次，牽引車就滑出了鐵道的外面。於是，機關車再結上了急行列車，牽引車也拖着重炮，各自前進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據說那個上尉因爲這個緣故，從此以後一生是一個法國鐵道的讚美者。爲着這件事，現在每逢三時四十五分的快車經過炮列時，機關車手總是吹着口哨，放緩列車的速度，從機關

車室裏用親熱的聲音叫道：「上尉，有沒有什麼事要我做呀？」

再過蒲拉姆蒲爾將軍

「哈啦！」

「啊，是你麼，閣下！」

蒲拉姆蒲爾將軍走進法國某小旅館的應接室，茫然注視着我。將軍的頭髮鬢鬚已銀白，仍不失爲一個氣概堂堂的軍人。那張時時浮着天真微笑的臉，光潤輝潔。

「光降這鎮地方，有何貴幹，約翰勳爵？」

「國王的御使呀。」將軍說。

「這樣說來，有何種使命嗎？……」

「啊，無非攜些公文之類從英本國到參謀本部來呀。是重要的東西，不便郵寄。」

「又是這個！那末，常常公出嗎？」

「一星期兩次，假使必要。」

「這就是說一星期中橫斷英法海峽四回嗎？那不太勞苦了嗎，約翰勳爵？」

「一擊也不疲勞哪。」將軍傲然答道：「不過，今天早晨海上的風雨倒相當大！可是，我很愉快；一面還要避開浮游機雷……哦，和我一同吃飯，以為怎樣？」

吃飯時，將軍娓娓談着他兒子們的事。長子是炮兵上尉，兩個孫子在海軍中服務。

「孫子有兩個啦。」將軍說，「一個從印度回來就加入海軍。二十一歲的年紀，已做了驅逐艦副艦長。諾，大概有四十二天了，還不會歸港。另外一個現在臥於某某艦的病房中——

那還是某某艦被擊沉時的話，因為他的救生艇已被魚雷炸壞，祇得跳入相距約十呎的正在下降中的另外一隻救生艇上去。那時他還穿着寬褲袴。不料落入海中，和沉沒中的戰艦一同搖入水底。不久浮到海面一看，有一根木村漂浮海上，他就設法爬上那塊木頭。這樣在海面上漂流了五小時。在怒濤如山的海上哪！全身赤裸，已經是半死的人啦！運氣好，被美國船救了起來。哈哈，現在很強健啦。啊，總算冒了一回小險啦。」

將軍沉默了。在我的心頭，浮上了英法青年們的事業。他們目前正在海上陸上空中準備着這樣的危險。

二 空 襲 警 報

發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秋，空中沒有一片雲。薄寒。黃金色的霧迷漫大地。我們站在小丘的巔巔上，遠眺廣闊的平野。「氣候的變化真要命！」用十分愉快的口吻發出不平之鳴的，是最近從色當來的蘇格蘭少校。

突然，悽涼拖長的警報聲，從籠罩着平野森林的濃霧中響了起來

「空襲！」蘇格蘭少校側着耳朵傾聽。

少校吹響了銀笛。部下的兵士帶着「是真的嗎？」的懷疑表情，戴上防毒面具，沒精打采地走下防空壕。在田中拔蘿蔔的農夫們，却依然動也不動，仰頭看着上空。我走到農夫們的近旁，問他們說：「看見了嗎？」

「看見了，中尉。噢呵，聲高哪！啊，是德國飛機！」

農夫的話沒有錯。高射炮雷鳴起來了。我雖然很清楚地看到爆發的小小白色彈煙，却一點看不見敵機的姿態。不久，防衛的飛機有數架飛來了。可是我連這些也依然不會看見。

「英國飛機哪！」拔蘿甸的認清了機影喊道。

我們回到汽車上，向杜亞出發。預定在正午抵達杜亞。經過的村莊，住民都立在門口凝視着天空。在杜亞市街的入口，我們的汽車被在鄉軍人命令停駛。

「空襲警報未解除以前是停止交通的。」

好，知道了……等着罷。」

一瞬間，五十輛汽車和軍用卡車，在路口被婦女兒童包圍住了。

「這無論如何不行！」在鄉軍人爲難地說，「上面有命令說，一般市民都應該到地下室避難，怎麼大家反而都到路上來了。」

奇妙的行列來了。先頭的汽車中是法國牧師和英軍士官，其次是軍用卡車，上面有十個倒背蒞槍的英兵和兩個號手，最後是一輛彈藥車：這是軍隊的送葬行列。致敬的禮炮聲和着喇叭的悲哀旋律。

最爲難的是在鄉軍人了。關於如何處置送葬行列遺事，他還不會接到任何指令。

「對啦，」在鄉軍人自語道，「我想讓它通行也不妨……好在棺材裏的人早已死掉了……」

碎報聲仍斷續響着，最後一聲終於發出更強的呻聲，戛然而止。空襲警報解除了。車輛駛行了。

當日黃昏，我們聽到人們在談着德機被英國戰鬥機擊墜的話。

飛行隊

翌晨，我和同僚唐剛出去訪問各部隊。運氣好，真是偶然的事，恰巧碰到武功顯赫的飛行隊。

機體塗着青、黃、褐色迷彩的飛機，一列一列整齊地排列着，停滿了飛機場。是將要出發的剎那間；穿着青灰色——法國晴空色——寬大翻領服的士官們，在泥濘的道上，用整齊的步調走近我們。因為唐剛有面熟的人，所以我們和他們攀談起來。

「空軍副司令也到這裏來了。」對方的士官答道，「昨日的事確有建了功勳的傢伙哪。副司令是來裝獎的。怎麼樣，和偉大的駕駛者會一下？」

「那傢伙是當然要會一會的囉。……至於功勳，究竟是怎麼樣的功勳？」

「得到功名的有五個人，其中有一個叫作N的傢伙，可真了不得……還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中尉，你祇要和他會了面就可以知道。他和四個乘員單槍匹馬與亨格蘭轟炸機拚命，巧妙地將它打下來。據說二號機也擊下敵機……是否確實，目下正在調查，想必不久可以明白了……」

「真的嗎？那末同伴怎麼樣？不會負傷？」

「全機無事歸還……連輕微的擦傷都不曾有。至多不過機翼上被敵彈打穿了幾個洞……好罷，去看N中尉。」

N中尉果真很年輕。而且還是一個美男子，似乎很纖弱。謙遜素朴、坦白、純潔無垢。

「可否說一說是下的感想？是刺激的事吧？認為這祇是戰鬥訓練嗎？」

「當然囉，是刺激的。」

因為說了這句話，青年中尉又用類似辯白的聲調解釋道：「在我，總之，還是初次出陣

……」

「它與訓練時所教的要領相同麼？」

「那當然是一樣的……戰鬥時祇要照訓練的方法做去就行。」

「敵機來襲的事，是怎樣知道的？」

「用電話來報告的……我是哨空機隊的指揮官，接到了敵機二架飛來的報告，就派部下的兩架飛機追蹤一架敵機，我自己則尋覓另外一架。」

「那末，果真發見了敵機嗎？」

「最初祇看到極小的黑點，緊緊追了許多時候纔追上。接近敵機，直到能夠認清機影，真不是容易的事！當我剛用機槍掃射敵機時，我的機體浴着敵機猛烈的彈流，……我立刻將坐機陡然上昇，突然，敵機尾部的車輪脫掉了，開始急速向下降低。」

「車輪脫掉了？這是什麼意思？是投降服輸的信號嗎？」

「啊，不是的，那不能這樣說。多半是我的一顆槍彈切斷了敵機的鋼索吧……」

「後來怎麼樣了？」

「我想看準敵機的結果如何，也隨着它繼續下降。敵機在田裏着陸，機體和地面衝突，撞成碎片。我一直飛到很低的低空，確定了打下來的死鳥。」

「敵機的乘員？」

「好像有四個，二人重傷，駕駛者似乎沒有負傷。」

N中尉的長官從D地調查被擊下的飛機歸來。

「是一架偵察機。」長官說，「機上沒有帶着炸彈，祇有一些食物：「三明治」和巧克力。」

「N中尉，你對於飛機的性能很有自信嗎？」我問道。

「當然有啊！很優秀哪。要仔細察看一下麼？乘一次試試，怎麼樣？……倘說駕駛這種飛機和騎馬一樣適意也行，不同的祇不必將腳踏在鎗中罷了。」

機體的構造很簡單靈巧，令我感嘆不置。

「足下是「蒲拉姆蒲爾」的著者吧？我也很喜歡那本書哩！直到現在我還能背誦出來。隊長豪爽地對我說。他斜倚着飛機，低聲唱道——

勇士高歌向前進

「憂愁麼？一齊藏起！」

風吹雨打，這樣的壞天氣；

蕩婦不能追。

勇士高歌向前進

我在可愛的喬柴德吟詩。

勇士高歌向前進

「憂愁麼？一齊藏起！」

聽著他抑揚的歌聲，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十分感動。

「我，」他們當中的一個人說，「也想送幾顆衛生丸給敵機的駕駛員吃吃，可是他們却不敢再來了……」

二十四架飛機編成三角形的隊形，在我們頭上高空飛翔着。

莫 利 司

法蘭西某處前線——莫利司·雪弗萊照例將草帽輕輕掛在右耳上，在看客英法兵士面前唱歌。場中掌聲如雷歡呼四起。當他唱法國歌時，他用漂亮的英語說明歌詞意義。

「諸君……這次唱的是法蘭西預備兵之歌……預……備……兵……懂了嗎？聽清楚了嗎？……預備兵——」他大聲說。

「預備兵」是有趣的歌，也是意義深長的歌。它是法國某預備兵聯隊的隊歌。那個聯隊的隊長是王黨，參謀長是穩健派，上尉是信心家，中尉是急進派，副官是社會黨——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就是合力爭取勝利，恢復和平。在這個理念下，他們的精誠一致，彼此團結，使他們的聯隊成爲很優秀的部隊。在這一支單純的歌曲中，恰能忠實地描寫出法國的精神；它描畫出法國表面的分歧錯雜和實際的協力一致。

不明法國實情的國家的國民，聽到了這首歌，或許會懷疑法國的情形幾時會與此歌所表現的一樣吧！

這支歌給予聽衆——士兵們——的影響，真可驚人。英法兩軍的士兵們一齊拍手高叫，用腳敲着地板，彷彿夏天的雷聲。這種光景簡直不是「狂熱」兩字所能描摹，近於所謂崇拜、敬慕、憧憬這些字。

「再來一個，莫利司！」全場喧叫着。

於是莫利司再表現一回優雅的舉止，向觀衆鞠躬。

莫利司的有名，不僅因爲他有着一切偉大藝術家所共有的氣宇態度；他常常是自然的，決不誇張自己的個性，他也不是心地卑污的人——這是他的本質。對於他最適當的稱譽就是

他有高遠的精神，相信善、勇氣及愛。

悲觀主義的藝術家大多，不，實際上全是描摹人性各種樣相的藝術家。這樣的藝術家並不是人類，是比人類更高貴的動物。他們即使處於自由的境地，也不忘記那些在奴隸境遇中的人。他們爲痛苦無告的人喊屈，指出社會的弊病。如迭更司、托爾斯泰和「悲慘世界」的作者馮俄等等，便是這類藝術家中的出類拔萃者，他們具有打動人類心弦的力量。却利·卓別麟和莫利司·雪弗萊的藝術也與那些偉大的文學家一樣，用最單純的形式表現最神聖的情緒，訴諸人類的良心。

三 總司令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門上用圖釘釘着一張「總司令室」的紙片。一個穿着格子花呢短裙的蘇格蘭副官，問明了我的來意，招待着我。等了不多一會兒，另外一個副官走出來說：

「總司令有請！」

我跟着他走進總司令室；這樣簡陋的總司令辦公室，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白木製的架上，擺着一塊粗陋的木板，這就是總司令的辦公桌。桌子對面的牆上，懸着總司令七脫的肖像。年紀已有五十三歲了，還是元氣充溢，虎虎有生氣，使我意外地感到：他真年輕啊！當他做陸軍大學總長的時候，英國的陸大與其說是學校，無甯是工作緊張的鑄造工場。他挺歡喜散步，在阿拉斯附近泥濘的鄉村道上，時時可以看到他用迅速的步調在散着步。他也是一個很高妙的快艇舵手。四十七歲時他學會了飛機的駕駛法；這次因為不會將自備飛機帶到法國來，他很覺遺憾。他的胸前佩着青銅製成的維多利亞十字章，這是很難獲得的。有了這種勳章，就可充分地證明他的勇氣。

「總司令立了什麼殊勳，獲得維多利亞十字章呢？」未入總司令室以前，我問副官道。

「這件事，老實說，我自己也不大明白哩……不過，最好不要直接去問總司令，以免觸犯忌諱。據我所知，某次將軍受到了重傷，還不肯退到後方去醫治，仍舊繼續在前線指揮部下作戰。這是北部戰線上的事。」

總司令伸出了右手，說道：

「七月十四日在巴黎英國大使館中，我們已經會過面了，別來又是……」

「是啊，閣下的記憶真不錯！」

將軍指着椅子，叫我坐下，拿出雪茄來敬客。我們的談話，真是無所不涉；將軍供給我許多談話資料，都是機智百出的話，真是妙語生風！話題屢屢涉及飛機大炮等專門問題。對於將軍的精通各事和他頭腦的明晰，使我暗暗佩服。他的性格非常樂天爽快，不論在他的姿勢上、笑容上、或流暢的談吐中，都使人感到他是十分的年輕，充溢着青春之力。我們談到前幾天擊落敵機的事，說及德空軍的飛機、人員等等，將軍更披瀝他對於希特勒作戰計劃的見解——引用福煦所說「戰時凡可以做的事都應做了」的話——其次又講到倘若現在這樣的膠着狀態再繼續下去，士兵們的娛樂實在是必不可少的。以後話鋒轉到德俄邊境上正在建築中的要塞線。據說德國爲了防備蘇聯，在波蘭境內構築類似齊格非防線的工事。於是，他將德俄間互相猜忌的狀況和英法間彼此融合無間的情形，作了一回比較。

「據我想，」將軍說，「我們應該造成許多使英法兩軍士兵交歡的機會。防區接近的兩軍兵士，當然是已經互相訪問交往了。例如我們的鎗騎兵和法國的甲騎兵，就是那樣。我以爲這樣做真是再好沒有的事……」

和將軍談着談着，不知不覺地雪茄已燒完了。直到手指感到灼熱，方始發覺。於是我馬上四面尋找灰盂。

「拋在地板上好了。」將軍坦然說。

前線

祇要跑到軍隊的宿營地去看一看，那方面部隊的士氣是否旺盛，立刻可以了然無遺。假使士氣旺盛，則在宿營地的街道上碰到了士兵，他們就會迅捷率直地舉手敬禮。衛兵們等也很活潑有生氣地動作着。走到部隊的本部去看一看，掛着的部隊名牌等，字跡都寫的很整齊。防空設備也完全。到某一個村莊上去的時候，唐剛和我都立刻感到宿營於此村上的部隊很爲優秀。這個印象到了前線愈益加強。

這方面的戰線，在大約三週以前我們會去訪問過一次，現在舊地重臨，情形完全改變了，一點看不出從前的樣子。戰前法國技師構築的混凝土碉堡和防戰車壕，當然是現在唯一可賴的防禦工事。不過，防戰車壕已加深了好幾呎，塹壕中也有良好的排水設備，道路也修得很好了。在密佈碉堡的陣地後方，許多勞工忙着建築水泥工事。長的鋼鐵骨架，作成新

的碉堡的輪廓，水泥技師在旁邊指揮工人混合水泥沙礫。我問他們是不是真的水泥專家。

「當然是真正道地的專門家。是召集來担负工兵任務的英國水泥專家啊。」

「在這樣短速的期間內，築成了如此巧妙的要塞線，真可驚啊！」

「不敢，不敢。法國參謀本部在以前已經作好了相當的工事，這一點是我們正在感謝的。很優良的碉堡哪！不要參觀一回嗎？」

碉堡的四周，圍着鐵絲網。有幾個英國兵在裏面守備着，他們攜有曲折望遠鏡、防戰車炮和機關槍。嚮導我們的少校用命令的口吻問那守備碉堡的軍曹說：「沒有報告？」

「沒有。前日老百姓說看到德國傘兵在前面森林中降落，我們在森林中到處搜索，巡邏好一回，並沒有看到形似傘兵的人。」

那個森林中，有許多雉鷄和野兔等……

「因為此地禁止開槍，」少校對我們說，「我用從英國帶來的「飛去來器」去捕捉。你大概總知道所謂飛去來器是什麼東西，它是澳洲土人用的武器。將那東西丟出去後，它會再回到投擲者的手裏來。因為我還不是一個投擲老手，所以非但難得捉着雉鷄，反而有打開自己腦袋的危險啦！哈哈……」

回 憶

在泥濘的道上跋涉了幾小時，終於歸返宿營地。他們用咖啡來接待我們。真是說不出的感謝。在那裏又碰到了上校。祇要和他會面，由他指揮的驍隊所以優秀的原故，就很容易明白。他還年輕，充滿活力，富有自信，是一個幹練有魄力的軍人。上校和少校，我與唐剛，不知在什麼時候將話鋒轉到前次大戰時的往事。因為前次大戰和他們的青年時代結成一起，所以這個四十五歲的上校和少校的回憶，在我們的四周醞釀成一種懷戀憧憬的氣氛。

『對於我』，上校說，『一九一八年九月伊博爾的最後總攻擊，那時的回憶是最甜美的了。那個被羣山環繞的地帶，我們一直是認為地獄的。後來，經過數次衝鋒，終於達到了山頂。那時我們向四周一瞧，弟兄們一陣陣像潮水般湧上山來。他們的槍刺在太陽中閃閃發光。怒濤，是前擁後擠地推進的勝利的怒濤！啊，怎樣說才好呢？那種光景，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哪……』

『那時我正在意大利，』少校說，『司令部命令我們的部隊冒着敵人火力強渡皮阿味河。第一日我們奪取了河中心的島嶼；那是由工兵在炮兵猛烈炮火的掩護下，架成舟橋渡過

去的。但是從那個島到對岸，祇好游泳過去了。啊，真很有趣！」

「唔——很有趣麼？」我說，「衣服沒有弄溼嗎？」

「啊，這個——」少校回答道，「是在太陽裏晒乾的。」

「不會游泳的兵士怎麼樣呢？」

「那條河並不很深，」少校說，「祇不過浸沒到胸前那樣深吧。所以，無所謂危險。不過，矮子可吃虧啦！」

「人真是稀奇古怪的動物啊！」我說，「對於現在的事常覺得很無聊，因此過去的痛苦反而有不可與抗的誘惑力，使人常常回念着當時的情境。遇到危險時，固然覺得討厭憎惡，但是等到危險一過，心中彷彿又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了。」

「對啊！」上校表示同意地說，「真是那個樣子。而且，人類有時常會無意地說出妙語。是上星期日，蒲拉姆蒲爾將軍來訪我——請將軍在前次大戰時還祇是上校階級，指揮着這個聯隊。此事你大概知道吧——我陪着將軍走到前次大戰時這個聯隊會在那裏苦戰過的小林中。那日，天氣晴朗，空中沒有一朵雲，澄清蔚藍；真是最適於散步的晴天。可是，蒲拉姆蒲爾將軍却神祕地彷彿被什麼東西所魅祟，一息不停地嗅着秋天敗葉的氣味。」將軍在我

什麼東西呀？」我默默自問。突然，將軍停在一株樹的前面，鼻子緊湊着樹幹。

「一會兒，蒲拉姆蒲爾將軍深長地吸了一口氣，臉上放出光彩。」

「等等哪……有毒瓦斯的氣味哩！啊，這真難受呵！」

——上校說到這裏中止了；長時間地沈默着。

「果真有毒瓦斯的氣味麼？」唐剛好奇地問道。

「想必是哪——總之，我和將軍當時所感到的可說完全相同。爲什麼呢？因爲那邊最近似乎有炸彈爆發過。但是，總之，隨它怎樣都好，使我吃驚的是蒲拉姆蒲爾將軍說「這真難受呵」的話時所流露的表情。」

一個年紀很輕的少尉，一直在我們旁邊傾聽我們談話；我回顧着他那邊問道：

「談着前次大戰的往事，不使你感到無聊麼？」

「啊，一點也不——」少尉答道，「不過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現在，二十五年以前的父仇，將可報復了。請你們再講下去吧！」

密蘇里的驢子

昨夜，英軍兵站司令邀集各新聞特派員晤談兵站線的活動狀況。他的任務是輸送全部英屬遠征軍並補給食糧、被服、皮鞋、彈藥等，所以是責任重大、工作困難的事。新聞記者們聽着他的話，看到他的氣宇，都感到這個青年司令官是一個元氣充沛的幹練角色。他將一隻腳擱在椅子上；這種站着講話的樣子，從來少見。他的話大體如下：

「我們的任務極為複雜。我們已經將第一批遠征軍十六萬人輸送完畢，可是後續部隊還絡繹不絕的派來。將這樣一支大軍輸送到數百哩以外，真不容易，在途中尚須配發士兵日常的必需品。還有二萬五千輛汽車及其必需的汽油，再加上相當數目的野戰炮、機關槍以及彈藥等，這是容易的事嗎？可是在今日，我們的初期作業可說已經在圓滿中完畢了，這是莫大的成功！爲什麼緣故呢？因爲我軍都已分別在各指定戰線上配備停當了。關於食糧一事，也有足供三日之用的剩餘。

「任何戰史上，像這樣大規模的輸送作業恐怕很少有吧。這事實各位應有充分的認識。不問是友邦法蘭西或敵國德意志，他們和我們英國的立場，都不相同。法德都在自己國內行動，所以能够動員一切平時的組織，這一點與我們就十分不同了。此外，英軍現在的環境遠較一九一四年困難。爲什麼呢？因爲那時我們的基地比現在的近，而且機械化車輛的數目也

不多。

「這次戰爭中，我們的士兵每人每月所需的東西是三分之一噸，所以動員了三十萬兵，一個月就非有十萬噸給養物不可。一月中若要供養九十萬兵，就需三十萬噸。運輸這些物資所需的船隻要多少，請你們想吧！由此，我們的苦衷你們總多少可以明白了。」

「更有一點，就是我們的港灣車站，隨時有受轟炸的可能。況且敵人可以切斷我們的給養線一天或數天之久。因此給養基地在我們實為必需的。有了這種基地後，就須在各基地建築倉庫，倉庫中貯着鉅量的豌豆、茶、冷凍肉、食鹽、胡椒等。近前線的地方則有所謂前進基地。此外我們爲了即使受到敵人的奇襲也不致發生嚴重的影響起見，務必設法使食物彈藥都有數星期的剩餘。」

「倘使冬天來了，天氣很壞，」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問道，「因此不能用汽車運輸也未可知，那末怎麼辦呢？」

「哦，這個嗎？」兵站司令從容答道，「那恐怕非用馬來運送不可了。」

「用騾子怎麼樣？」

「當然，騾子也用的。它倒的確是很耐勞苦工作的畜生……是從西班牙輸入的。」

美國記者聽到他說英軍用的騾子是西班牙產的，馬上露出一肚子不高興的樣子。

『是從西班牙來的嗎？』他叫道，『美國密蘇里州是出產最好的騾子的地方呀！』

兵站司令嘴角上掛着微笑。

『將來就買密蘇里的騾子罷。』他說，『買密蘇里的騾子！』

於是，美國新聞記者的不高興被消除了。大概在密蘇里的報紙上，不久將用頭號鉛字登載出這樣一個標題：『英軍亟需密蘇里產之騾。』

戰 車

戰車隊排列在泥濘的「大洋」中，士兵們站在各自的戰車前面。隊長穿着長靴，彎着腰，一輛一輛地察看戰車，仔細檢查無線電器以及無限軌道的狀況。

『真沒有辦法！』隊長說，『這些泥漿把戰車弄得一場糊塗！但是，也無法使戰車不礙上一點泥。』

『聽說德軍的戰車，』我說，『進退行動也相當困難，是真的嗎？』

『或許是那樣。』他答道，『但是他們倒一點都不在乎。不論怎樣，主義總是主義，一

開頭就要冒極大危險的就是所謂「主義」！倘若德國的戰車有一半向這裏奔來，則他們以爲後面的一半就可以獲得勝利，至於犧牲的大小，他們毫不介意。他們進攻波蘭時，就是這樣打勝的。不過，那時德國取得了制空權，在戰車進擊以前，先用飛機搗亂波軍的指揮系統。我們這裏的情形恐怕不致於那樣吧！他們是要失敗的（註）。因爲我們有精銳的戰鬥機。」

戰車魚貫地以次通過了隊長的面前，張着無線電天線的戰車，恰如古生代的巨大爬蟲；從遠處看，又彷彿是鐵甲武士執着矛站在城堞上。戰車檢查是告終了；雖然污黑的泥漿像一片汪洋的大海，可是戰車的前進並無妨礙。

「我們有很好的修理工場。」隊長說。

「你說有很好的工場，那末，總有職工吧？」

「當然有的，是技師。戰前是在什瑟幫浦工廠裏工作的。幸而不是專門的技師，若是專門技師那就要這樣那樣，祇知道訂工具了。不是專門家，倒挺妙了。所謂專門家之流的人物，如果跑到我們的工場裏來，一定會頭痛，而終日呻吟不絕了。現在，我們的小技師先生們，祇要手頭有合用的工具，不論什麼都會做！——啊，到了，就是這裏。這就是我們的修（註）當時情報部的人員也這樣說。」

理工場。」

各種零件、釘、板等修理的必需物，都各別地附着名稱，整齊地排列在架子上。無線電修理匠正在檢驗無線電機。

「這架無線電的性能如何？」我問他。

「這架麼？已經很好了。」前方有小丘……可見敵影……」正在報告哩。」

「能够自由變更波長嗎？」

「當然能够。將命令極正確地傳給戰車駕駛者是必要的事。駕駛者的視界是很窄狹的；今天早晨戰車隊出發時，某輛戰車的駕駛者因為看不清前方，將連絡武官的汽車撞得稀爛。那個連絡武官因為事前不會知道戰車隊要出發，所以將汽車停在戰車的前面，誰知却闖下這樣的禍！連絡武官的面色怎樣，請你想吧！」

「那末戰車駕駛者怎麼樣呢？」

「他做夢也不會知道已經踏濼了一輛汽車咧！」隊長說。

四 失去馬的槍騎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唐剛大尉領我去訪問現已成爲機械化部隊的著名鎗騎兵聯隊。唐剛從前也是一個鎗騎兵的士官，現在却和我做同事了。我們從容地在這到鎗騎兵聯隊宿舍的路上走着。途中，唐剛津津談着榮譽的槍騎兵軼事；他告訴我前次大戰中槍騎兵的最後一次突擊，這是他親身經歷的。

『地點是在維萊爾。』他說，『在相距祇有五百碼的對方，就是敵人的炮兵陣地，猛烈的炮火，不停地轟擊着友軍步兵。我帶領的這隊鎗騎兵衝入了敵軍和友軍火線的正中。我決心在最後一次衝鋒中，使敵人狂吼着的炮火沈默下去；假使沒有那些討人厭的鐵絲網，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可是，有了鐵絲網橫阻在前面，可困難了。炮彈不斷在四周爆炸，咯咯咯的重機關槍，聲如連珠，我的戰馬死了，我自己也負了不輕的創傷，祇好匍匐在地上，昏昏

易飛回友軍的陣地。從此以後，我就放下槍桿不幹了。……唉，祇有一桿來福槍是破壞不掉可惡的鐵絲網的！我的羅曼史完了——同時，光輝榮耀的槍騎兵也完了！」

「果真？那末，槍騎兵現在不拿槍了嗎？」

「不拿了！連馬都沒有了！不過，依舊和從前一樣是很優秀的聯隊。看過之後就可知道。」

唐剛大尉的話，的確不騙人。槍騎兵聯隊能有那樣好的風紀，是由於良好傳統的力量呢？抑是別有緣故？這些問題至今猶盤旋在我的頭腦中。

槍騎兵本來就有可以成爲優秀機甲部隊的性質吧！他們那種貴族般的威嚴，即在全部機械化了的今日，也未曾失去一絲一毫。青年少尉依舊穿着臀部綴着皮革的馬袴；因爲在從前，騎兵的光榮是從屁股上表現出來的。穿過宿舍的小道兩旁，放置着一長列閃閃發光的汽油箱，令人聯想起通到馬廐去的小道旁的白漆欄柵。汽車庫房可說是新造的清潔馬廐。隊長穿着漂亮的騎裝——

「貴聯隊的主要任務是什麼？」我問。

「完全和過去一樣，是偵察的部隊。隨時須担任尖兵的任務，搜索敵人的所在，收集情

報，用無線電報告參謀本部。」

「敵人不會偷聽無線電嗎？」

「或許會有，不過並不是大問題。」

「有時發生電波干擾，那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因為那時恰巧有自動腳踏車在附近。」

我乘了一次自動腳踏車。在那樣狹窄的地方，各樣物件仍能安放整齊，真不得不令人佩服。

「從前——」唐剛說，「槍騎兵的武器祇有馬槍、手槍、長劍和槍刺，但是機械化槍騎兵的武器可多了，從機關槍起一直到大炮止，五花八門，名目繁多。」

唐剛說完上面的話以後，接着又感慨地嘆道：

「我是一非機械化槍騎兵」啊！而且軍籍……唉！」

要安慰傷心的唐剛，祇好說，機械化槍騎兵除出仿效過去槍騎兵的戰術之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現實主義

M將軍麾下的部隊所駐紮的地方，雖然並不接近敵人的陣地，但是M將軍仍舊希望他的部下用以前三日在火線上的實戰態度保守當地的塹壕。發下應與實戰時同樣切實謹慎地行動的命令。軍糧彈藥的輸送，除出夜間之外，一概嚴禁。白天非但在路上看不見一輛卡車，就是在兵站部的前面也沒有車輛的影子。將軍並下令在塹壕前方假想敵人的陣地中，派出觀測者仔細觀察這陣地中的行動。觀測者攀登工廠的煙囪或高樹上，用望遠鏡窺探這邊塹壕中的一切舉動。那日的觀測者是炮兵隊的青年少尉，他爬在鴿籠的頂上，用雙眼望遠鏡仔細地注視着在平原上、村莊中、森林內移動的東西，一個都不放鬆。

忽然，倚在鴿籠旁的梯子上，爬上一個將校，是M將軍。少尉趕快立正向他行軍禮。

『安徒生少尉』他嚴肅地報告，『屬於第四炮兵隊。』

『唔，看到什麼行動的東西嗎？』M將軍問。

『是，看見了，閣下！』少尉誇口地答道『想必是炮兵隊的觀測所……的確是的。正在很大意地動作着哩……閣下，看到了那面的小林麼？從小林最前端的樹起，相距不遠的地

方，彷彿是兩個工場……啊，閣下，那個工場對面的田中有人在走動哩。兩個人……將校……手中還拿着東西，在講話……啊，幾個士兵走出來了。敬禮了……閣下不要指望遠鏡看一看麼？人的肉眼究竟不如此物。」

M將軍把雙眼望遠鏡架在眼上，凝望了好一回。

「確實」，將軍說，「真是不小心的傢伙。一句話不說到就不行！好，謝謝，安徒生。」

得到尊榮的軍團長的知遇少尉，十分愉快而滿足。

這種可貴的知遇，就少尉本身說，當然是價值連城，寶貴得很。不過，他却不曾注意到因為自己對於直屬上司的尊敬，無意間已虧負了對於同僚的情誼——因為他所指摘的炮隊觀測所正是他自己所屬的炮兵隊。

範 模 村

一支軍隊假使有一個優秀的指揮官，那末不論他們駐紮在什麼村莊中，都會自然而然使那個村莊的環境改善過來。在法國鄉間某一個村莊——或許是龍爾維爾村吧——中，有莊嚴

的教會，耕耘過的麥田，道路照例很壞，住民似乎並不注意。它是一個普通而平凡的村莊，樸質醇厚。但是，一等到指揮官很優秀的英國皇家飛行中隊駐紮此村時，這個村莊的氣氛突然改變，彷彿是迭更司小說中的村莊。

這個飛行中隊的士兵大都是P鎮人；在P鎮上有他們所好的酒館。他們希望在罷爾維爾村中也有那樣的酒館。一個兵做了一塊英國風味的招牌；黑地金書，鮮豔觸目。村中有三家掛着這種招牌的酒店，都很熱鬧興隆。聰明的兵士又將堆棧改作酒吧間俱樂部或舞台；電燈也裝起來了，無線電和火爐也有了。軍曹的宿舍中，一律換上新的紗窗帘，牆上糊着廣告畫紙，氣象的富麗堂皇，恰如著名的大旅館。

將校們的宿舍情形怎麼樣呢？他們在法國鄉村中，將他們的宿舍佈置得和倫敦的咖啡館相仿。食堂中置着籐製安樂椅，雪白的桌布上放着式樣美觀的檯燈。祇要按一下開關，立即燈火通明。

野戰郵局前豎着紅色郵筒，上面漆着白色的G·R字樣。到處都極度顯揚着舊的傳統。在指揮官宿舍的入口附近，裝着塗成鮮藍色的警報鈴。村中的道路已經修理過，一點都不泥濘，積水難乾的地方，則鋪着鐵格子。

「這種鐵格子，」指揮官說，「是附近法國空軍贈送的。法國空軍的S司令真是我們的恩人。」

村中的小孩子碰到指揮官時，常常高聲大喊：「哈——囉！」——「OK！」——這是他們從電影上學來的英語。

「指揮官老爺如果是法國人，」某老嫗說，「大家一定會選舉他做罷爾維爾的村長。」不相信這話的人，請到罷爾維爾村去參觀一下好了。僅僅用着油漆、厚板、百碼銅絲、少許幻想、充分的勇氣竟能將一個平凡的小村改造成美麗的村莊，這不是奇蹟麼？

五 高射炮隊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狂風暴雨。雨水從頭上沿着雨衣向下流。地上泥濘滑澤，泥漿的顏色彷彿咖啡和牛乳的混合物。我們的腳不知有幾次險被黏稠的泥濘所陷。

「看到炮列嗎？」將軍問。

「沒有看見呀！眼睛所看到的祇是泥濘的平野。」

「好！」他說，「這就是炮兵陣地偽裝巧妙的證據。」

將軍說完這話後，突然俯身於墜壕一角的洞穴上。

「白納德！」將軍大聲喊道。

洞中伸出了青年少尉的頭，他引導我們走向地底密室。在那種泥濘潮溼的地面下，能够造成如此乾燥溫暖而舒適的隱蔽場所，不得不使人佩服！火爐中不時發出柔和的「劈拍」聲，火焰燃得很旺。像探礦夫所用一樣的燈，在壁上放出光明；牆上刻着飛機和女伶的浮彫。

「有益而且快適！」將軍說。

當將軍進入暗澹的洞穴深處時，所有的「穴居人」都立得筆挺，舉手致敬。

「稍息！」不知誰在喊口令。

「唔，不妨都坐下。」將軍說。

「穴居人」都很愉快。在洞穴中，兵士們唱着歌，寫着信，等待美備和夜之神的降臨，融融洩洩，恰與泥濘的地面上相反。

爲着這些「穴居人」的安全，地面上派有監視兵，監視空中，三十分鐘掉一次班。少尉特意爲我們來了一次空襲演習：監視兵假裝報告說有敵機多架來襲，於是，立刻用可驚的速度完成了射擊準備。

「描準……放！」

射擊描準由自動裝置的羅針担任，這種機械裝置具有超人的數學頭腦。要在肉眼看不見的那種高空，射擊時速三百哩到四百哩的飛機，這真是愛因斯坦的問題了！是要用四元高次方程來解決的問題！高射炮對着飛機將要飛來的地方轟擊而能命中目標；士官們於這樣的難題，全靠附着木框的金屬盒子來解決。知道了風的方向和速度以及用測遠器測定的敵機的高度速率等等，然後將這些已知數和炮彈的方向列成方程式。祇要已知數正確無誤；祇要方程式解出，敵機便將墜落地上。這種可驚的精巧機械和使用它的人，却住在這樣一個原始的洞穴中，它們的關係是如何微妙啊！幾何學將人類的地位抬高，使現代的人類彷彿古時的神靈，至少，也使人類不致墮落。

「最困難的是辨別敵機和友機。」少尉說，「關於這一點，德軍也和我們一樣，似乎常常不能做到。」

「射擊狂」似乎是有傳染性的。那日黃昏，法國連絡武官和隨軍牧師，一回到宿舍就作間接射擊比賽。射手與鵠的中間張着一幅幕，阻斷射手的視線，將箭穿過隔幕射到看不見的鵠的上，由裁判者告明中箭的位置，作為射手猜度鵠的在於何處的根據。這是一種鬥智的競技。

近 衛 軍

曾經看見過倫敦白金漢宮前面，英爽挺直地站着近衛軍嗎？他們穿着紅色的軍服，戴着黑毛皮帽。他們那種動作的莊嚴，武器使用技術的高明，很被一般人所稱道。在一列一列筆挺地站着的士兵間，英姿颯爽的士官，握着光亮的指揮刀，威武地進行的光景，是多麼的優美！這也是近衛軍受人稱譽不置的地方。戰爭開始以來，這些近衛軍在幹些什麼呢？恐怕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事吧。關於這事，若到白金漢宮所在的溫座爾侯去，向該處的崗亭中張望，還是不能明白的。要明白近衛軍的工作，非到那些栽植甜菜的泥濘的田中去不可。在那裏可以發現近衛軍的雄姿。他們也和其他兵士一樣，穿着茶褐色的戎裝，黑毛皮帽和黯藍的紅色軍服，都剩在英國。我們去訪問近衛軍的那一日早晨，他們正在從事繁重作業。軍服外

面罩着青色套褲，大概是在某處法國街上買的吧。因為天氣嚴寒，短衫上加着最近配發的皮短上衣。這短上衣是最可愛的了。

雖然穿着這種樣式的作業服裝，却依然顯現出光榮的舊傳統。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貨真價實的近衛軍。

我們走近宿舍時，站在入口的步哨，立刻「拍」的一聲，兩脚跟相並，將槍舉了起來。這種動作的活潑與節度的合拍，真是難以摹擬。走進士官室去參觀一下，裏面置放着許多精緻的聯隊鼓以及綴附着王冠徽號的武器；這些是已往近衛軍參加過的光榮的戰爭的記錄。我問該聯隊武官，近衛軍與普通士兵是否能夠一瞥即可區別出來。

「當然能夠！」他答道，「近衛軍的訓練更來得圓潤統一。例如在晚上，將校與下士官講話時，偶然用電筒照一下，就可看到即使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下士官依然很嚴肅地立正，不會忽略對於長官的敬意。或者當下士官走過某上尉身後約十碼的地方，雖然上尉不會看到下士官，下士官依舊全心全意地致敬，彷彿他的一舉一動都是十目所視的。」

因為是晝短夜長的冬季，太陽剛剛出來，不一會兒就躲到地平線下去了。空氣像冰一樣冷，田裏結着冰柱。空中，萬里無雲。地上的泥漿照常又冷又溼又膩。近衛軍的腳踵上，灑

滿了污泥。精神飽滿地斫伐着樹木，以供偽裝戰線之用。

一個士兵向長官請求准許他到露天下的野戰理髮處去理髮。

我們在泥濘的道上狼狽地走着，泥污飛濺。陪着我們的青年將校，和我們談着近衛軍在巴黎街道上行軍的事。

「弟兄們好像被盛大的歡迎所驚。巴黎街道的美麗，好像特別使他們驚異。那天夜裏，檢查一下士兵的信札，他們一律在信上寫道：『這樣瑰麗的事，還是第一遭哪！……』」他說。

我們再回到該聯隊的宿舍時，衛兵雄糾糾地立正舉槍。在白金漢宮的前面戴着大帽子，穿着紅軍服的近衛軍，固然值得稱讚，可是現在穿着普通的戰時制服，守衛着法蘭西國境之門的近衛聯隊，也一樣威武壯觀。對於這些雄武的軍人，我的感佩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的！

送牛乳的女人

B村的村外，一輛英國空軍的汽車，在滑澤的路上行駛。突然向旁邊一滑，將路傍送牛乳的手推小車碰翻了。這一下，可撞得厲害！脆弱的車槓折為兩截，牛乳罐全都傾覆，牛乳

流了一地。駕駛汽車的士官倉皇地將車殺住，跳下車來。其餘坐在車中的人，毫不在意地說着俏皮話。

「愚蠢的「着陸」哪！皮爾！」他們頑皮而輕鬆地叫道。村人嘈雜地圍集攏來，喧嘩地你一句我一句講個不停。

「啊哈，送牛奶的回來時，將說些什麼呢？」

「送牛奶的女人到那裏去了？」

「到八號米錢耶先生家去了，送牛奶去呀。……每天都是這樣從鄰村推着車子到這裏來……靠這個過活的哩……那個女人將怎麼辦呢？——士兵先生，那個女人，請，準會要你五百法朗哩！」

汽車中的人聽到要五百法朗，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五百法朗！喂。皮爾，付了吧！快些……快些「起飛」呀！」

送牛奶的女人來了。是一個鵝皮鶴髮的老婆婆。乾燥的銀絲覆在一張疲乏的瘦臉上。看到了路上泛濫的牛乳，徒然吃了一驚。

「哎呀，天老爺！」她絕望地叫道，「牛奶！」

「是皮爾碰翻的，老太太。」飛機師同聲說道，「你問他賠好啦！」

皮爾急急操着法語，向她說他當然要賠償車子的修理費，打碎了的牛奶罐和倒翻的牛奶。她搖着頭說：

「錢嗎？我是不敢要的。……討厭的就是那個來修這部車子！」

「唔，」皮爾沈吟道，「村中沒有木匠嗎？」

「修車子的木匠都被軍隊徵發去了，一個都沒有哪！」

於是，在羣集的村人中，一個女人開口說道：

「喂。你不知道嗎？那邊不是有一個小木匠嗎？……就是拉普留姆呀！你不知道？」

「不曉得呀。」送牛奶的老孀說。

「不，你一定認識的！喏，就是那個常同木器店紅頭髮姑娘一淘的男子。」

「啊，是他嗎？」送牛奶的說，「他不叫拉普留姆，他是拉布爾諾。」

這兩個女人於是喋喋不休地談着那個叫作拉布爾諾的男子。從拉布爾諾的祖先起一直說到他的政治意見和職業。飛機師們默默地聽着，想等她們談完。可是，等着等着，這兩個健談的婦人，還是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不知談到何時才會說完，因此耐不住叫起來了。

「哦，付了吧，皮爾！快一點呀？快些「起飛」呀！」

在她們關於拉布爾諾家往事的談話中，皮爾勉強插嘴道：

「老太太，不知要多少錢才好？請你不要客氣地說……快一點。」

「當真呢，說多少錢才好！牛奶、車子、罐頭，究竟要多少錢呢？哦，大概要一百五十法郎吧？」

「你想祇值這一點麼？一百五十法郎！你準定要虧本了！」村女鶴着她的肘。

皮爾聽到她要得意外地少，很不好意思地從錢囊中拿出兩張鈔票。

「這一點就够了嗎？」皮爾問。

「啊，」送牛奶的老媽說，「你真太客氣了！這樣已經很多了，似乎不好意思呢！」

她說話時的態度，正如祖母對孫子般親切。「這樣已經很多了，似乎不好意思呢！」

這句話顯然是從她內心深處發出來的。她雖是一個貧賤的女人，却向兵士要求最低額的賠償。在兵士方面，他想不到自己闖下的禍，竟可用這樣少的錢就可完事，當然抱歉。他也明白老媽說話時所表現的心情。他嚴肅地向她舉手致敬，然後跳上汽車走了。

六 樂園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

瓦蓋的屋頂，低矮的屋檐，這是一間法國平民的住宅，它孤伶地蹲在多沼澤的平原上。在這一幅田園的風景畫中，它和周圍的樹木一樣，一點不顯出不自然和不協。戶外，寒風像冰一般冷澈心肺。推開了門，走前一步，一股暖氣彷彿春日的和風，包圍着四周。屋內有一個大的火爐，爐火熊熊。靠近牆壁的地方，置着一口胡桃木的碗櫥，經過長久的歲月，有些地方已磨得光可鑑人，映着玫瑰紅的爐火，發出柔和的光芒，使房中一部份地方，充滿了典雅古雅的氣氛。碗櫥上掛着一張畫片，是拉·克洛華報附刊的畫報。一個年紀很輕的英軍伍長，坐在桌子的對面，用心寫着長信。他的臉上充滿稚氣，簡直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子。安樂椅上坐着一個氣色敗壞的法國老人，痛苦地喘着。他的旁邊站着一個婦人，是他的妻子，也有相當年紀了，但是還不能說她已經老邁。正在侍候老人喝湯。

「爸爸今日不知怎的，非常不適哩！」婦人愁容可掬地回顧青年伍長道。

「沒有好一點嗎？」伍長問，斯文地擡起頭來。

婦人現在看見我了。

「弗雷德叫我們「爸爸媽媽」。每天都到這裏來寫信烤火，把凍冷了的身子弄熱。把濕了的軍服烘乾。噯，掛在火爐旁邊的覆鞋套，就是弗雷德的東西。我們自己的兒子孫子都被召入伍了。能有這樣一個蠻好的英國兒子來陪我們，真叫我們快活得很；他並且還時常幫助我們做這樣做那樣哩——弗雷德，爸爸的椅墊快要掉下來了，你來幫一幫，把爸爸抱起來。」

「唔，椅墊嗎，媽媽？」青年伍長攔筆站起。

「你們懂得彼此的說話麼？」我問婦人道。

「不懂的時候可作手勢的。」她說。

「不過有時候也教他幾句法國話——我們是在戰爭中過慣了的，我們這個老頭子和他的祖先，六百年來。就一直住在這裏。噯，請看那邊。天花板上不是有一個洞嗎？那就是拿破崙皇帝當朝的時候，一個奧地利兵在這間房子裏擦槍時，偶然走了火所留下的彈痕。」

病人聽到他老伴的話，輕輕點着頭。

「是啊，我祖父常常講這件事的。」他說。

「欸，還有，這口碗櫥也是祖父置備的東西，一代一代傳到我們手裏，已有好幾十年了。英國的兵士到這間屋子裏來也不是第一次了。總而言之，弗雷德倒是一個頂好的軍人哪是麼，弗雷德？」

弗雷德正在繼續寫着信，聽到她在問他，馬上抬起頭來。

「是啊，媽媽。」他不會明白她在說些什麼話，隨口答道。

婦人的嘴上，浮着一絲母親般的微笑。

在猛烈的狂瀾中，有這樣一個平易安逸的樂園，這不是人類友愛精神的表現麼？這種偉大的愛，我祝福它！

神父與牧師

因為宗派不同而一向互相仇視的天主教神父和英國國教牧師，在這次戰爭中，却機緣巧合地碰在一起。他們二人曾經一同去訪問根據地的宿舍，兵站以及前線各部隊。現在，長途旅行是告終了。他們在旅途中，始終能够克制自己的偏見，和衷共濟。

「我們竟一同旅行過了！」他們說，「甚至吃飯也在一塊。不過，靠上帝祝福，還不會同睡過一只床。運氣真不差，隨便什麼時候都有兩只床。」

那日黃昏，新聞記者團要求這兩個「上帝的僕人」發表旅途感想。當他們被新聞記者團團圍住的時候，他們二人的神情，彷彿但尼爾在獅子洞中一樣。

「對方是新聞記者啊，說些什麼東西好呢？真是一點標準也沒有啊！沒有法子，祇好敷衍敷衍啦！」

不過，這兩個宗派不同的傳教師，終於向記者團發表了很有趣味的談話。

英軍中，每七百名士兵有一個隨軍傳教師。英軍士兵半數是英國國教信徒，四分之一是天主教徒，還有四分之一則是分爲激派的新教徒。士兵們的宗教信仰，似乎比前次大戰時堅強。不論是領聖餐，做懺悔，都比前次大戰時自然而不勉強。

「這樣的事實是否可以由現在戰線的膠着狀態來說明呢？」懷疑的美國記者問道。

「的確，這次的戰爭比什麼都無聊！沉悶的戰事我也看見過，前次大戰我也經歷過，可是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沉悶無聊！簡直除出沉悶無聊之外，便一無所有！……兵士們倒是真率直爽的，祇要看一看他們的信就可以知道。」傳教師G說。

「像「殺戮生物不是罪惡嗎？」這一類問題，沒有人問過你們嗎？」

「沒有，由良心的理由而反對戰爭的，在軍隊裏可說一個也沒有。即使有這種人，像這樣的質問，也有合乎教義的解答。關於這一點，我的朋友，那位英國國教的牧師，意見亦和我相同吧。殺敵致果是軍人的天職。況且這次戰爭是拯救基督教文明的十字軍……不過，無論在什麼時候，正如我剛才說過的一樣，那種樣子的質問是全然沒有的。」

接着他又說明傳教師的最大責任，是在異於純粹宗教的氣氛中，在精神上領導士兵，不單只佈道講經而已。傳教師是士兵的「靈友」；軍隊中有了傳教師，就不怕士兵變得頹廢傷感。平常，士兵們將妻子的照片，謹慎地藏在袋中，連共生死的戰友，也不讓看，可是，碰到了傳教師，却會自願拿出來。

「有名的牧師也會去慰勞過前線的將士嗎？」

「直到現在為止，還不會有過哪！」英國國教牧師微笑道，「除出我們兩人之外！」
新聞記者們一注意到牧師說這句話時所流露的神情，都禁不住大笑起來。

通信兵

英兵和法國工人正沿着一條公路埋設電話線。英兵不會說法語，法國工人也不懂英語，雙方打着手勢，做着身態，藉以解決言語不通的困難，竟能毫無隔閡。

我們駐足觀看他們的工作。

「一切事情，」他們的隊長說，「最要緊的就是人和人的合作。到今日我還清清楚楚記得一件事；它是這樣的：前次大戰時，德國俘虜中有一個叫做育亨的，是一個很好的電機技師，所以就派他做電信方面的工作。有一次，他病了，在野戰病院中住了兩天。當他在病院中治療的時候，我部下的弟兄就將他作的事完全做好了。」

「弟兄們當然沒有德國技師那樣的精嫻技術，但是終於將應做的工作完美地做好了。傍晚，我偶然走過那些弟兄們的附近，看見他們都默默無言的站在已經完竣的工作前面。」

「做壞了嗎？」我走到他們跟前問道。

「報告隊長，」一個弟兄說，「沒有做錯。我們正在想，最好請隊長下一個命令，叫我們在今天晚上再做一件同樣的工作，隊長知道，育亨明日就可出病院了。我們不願讓育亨想到一切事情若不經過他的手便做不好。」

「啊這種精神真值得佩服！那末，現在的法國工人怎樣呢？」

「很好！」隊長答道，「都是非常勤奮的工人。這件工事能够這樣迅速竣工，全是他們的力量。一支軍隊不論在何處佈防之後，本部和墜下各旅團各大隊以及根據地等的通訊連絡，愈早完成愈妙。……這種工作，平常人或許以爲是輕而易舉的，可是，請仔細想一想，在最短促的期間內裝設不知幾哩長的軍用電話線，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諸位總可瞭然於心吧！在前次大戰中，官佐們不像今日一樣，可利用所謂電話這類東西。那時，若要傳遞一個命令或報告，倘使不派傳令兵就須拍電報了。」

「可是到了現在，官佐們不必再用筆寫了，無論跑到那一軍團那一師團的本部去看一下，一日中總有二三千次的電話打來。請注意，一日二三千次，還不過是沒有大接觸的膠着期間的話，等到前線一有變動，打到本部的電話更不知有幾千次哩！還有，前次大戰時，空軍尚在萌芽時期，威力不大，還不必顧慮到空中轟炸，所以用高架電線也沒有關係。可是，這次大戰就不同了，電話線絕對非深埋地中不可。我們有埋設電話線用的掘壕機，不要參觀一下嗎？」

「萬一地下電話線被破壞了，譬如被敵機投彈，直接命中之後炸燬了地底電線。那末，怎樣辦呢？」

「補助的無線電裝置，便是防備這一着的；遠征軍總參謀本部直接和倫敦連絡，並且更和各野戰郵局相連。」

「怎樣發送這些無線電報呢？」

「有乘摩托車的傳令兵。曾經看到過嗎？無論是怎樣壞的天氣，在泥濘的道路上，總有雨衣上濺滿了泥，肩上掛着傳令筒的傳令兵，坐在摩托車上，風馳電掣而過。他們爲了完成傳達的任務，每日不知要在各部隊間來回幾次。要不要參觀一下野戰電話交換所？」

隊長領我們走到一個隱蔽的入口，從曲折的階段走下地下室。很厚的混凝土壁，再用砂袋加強它的防彈力。上面，架着粗巨的橫木。四周，釘着木板。接線生耳上套着聽筒，工作很忙。看他們工作的情形，恰如平時的電報局。另外一間房中，不知暗碼意義的發報員，按着發信鍵，熟練地將暗碼電文直接拍發到倫敦參謀本部去。

純朴的法國工人，他們並不懂得都市中高貴紳士的享樂法，他們不知道塗着唇膏的嘴唇，他們不知道夜光杯中的美酒，祇知胼手胝足的工作。他們的汗，他們的力，築成了這個堅固的地下室，到了現在，便成爲軍隊的神經中樞。

七 國王巡幸前線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國王駕幸法國戰線啦！……」

起初是無人相信的事；以後是秘密的事；最後，據說祇是一種謠言。消息靈通的人，一聲也不響。高聲大喊的人，實際上祇是捕風捉影，一點都不知道內容真相。但是官方却在準備一切，並傳出「不久將有政府要人視察前線」的消息。於是這個「謠言」終究證實並不是空穴來風，雖則局外人依然不明真相。從軍記者們在不知道這一回事的人面前，若偶然談到這個「要人」，總是使用着隱語。「哈利斯夫人幾時來哪？」「她何時到阿拉司來？」等等的话，常常從記者的口中吐出來。新聞記者的休息室中，張貼着「哈利斯夫人來訪時，野戰電話之使用時間，准予延長至午後七時」的告白。這種慎重將事的情形，便可猜知「哈利斯夫人」地位的崇高。

不久，士兵們都知道這理的真相了。當他們知道英國皇帝陛下不久將親幸法國前線的消息時，他們的歡愉是難以形容的。他們的忠君愛國，絲毫不虛偽。國王的巡幸，使離別了鄉土家人，遠適他國的士兵們，憶起了祖國的一切。英皇的孝姿，是英軍全體士兵所熟識的。有些是在加冕典禮時瞻仰過的；有些是在童子軍露營時看見過的；有些是在倫敦或其他都會的貧民窟中親見過的。總之，各人的經驗雖各不相同，但在他們腦海上都浮出一張尊嚴而和藹的面孔——他的畫像，即在鄉僻野的茅舍中，也可以看到。這種愛慕憧憬是從歷代傳統的愛國思想中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情緒下，碧血和熱情交織成一首詩。這是一首古老的、纏綿的、芬芳熱烈的祖國之詩！

二十五年以前，這幅肖像的父親也曾在此地慰問過今日士兵們的父親。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某日，我目覩一個身世飄零的英兵接受一張英皇喬治五世和皇后瑪麗簽名的聖誕卡片。那個士兵當時對我說：「你知道麼？我是舉目無親的畸伶人。國王就是我唯一的親戚！」

國王駕幸前線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它使每一個人的心跳加速，大家都很興奮。一星期以前，英軍早已作各項準備，特別注意到服裝的整齊、武器的犀利和訓練的純熟。

法國村民聽到了英兵的歡笑聲，看到他們將鋼盔拋到空中去的狂歡神態，都很覺詫異：

村人大都不知道他們究竟爲着什麼緣故如此歡樂興奮。當他們看到整隊的英軍，在街上一列以整齊的步伐進行，不禁領首嘖嘖：

「啊，英國倒底不愧是一個大國！」

閱 兵 式

盼望了多日的車駕，終於來了。

在法蘭西蔚藍的天空下，舉着盛大的閱兵式，閱兵場的佈置非常莊嚴。比這個閱兵場更壯觀的地方，大概很少吧！它的背景，多麼雄偉！這邊廂是一座十八世紀的法國城堡，矗立在廣漠無垠的平原上，四周圍繞着蒼鬱的古木。那邊廂是綠草如茵的斜坡，正有一羣白色羔羊在安閑地吃着草。整個閱兵場的景色，具有一種英國狩獵場的雄偉奔放的風味。閱兵場的入口，英法兩軍的將軍們穿着漂亮的戎裝，領上袖上飾着閃耀的金線，筆挺地排成一行。近衛軍的樂隊整齊地列隊於城堡之前。

一輛掛着三色旗的汽車，從遠處駛來。原來是法國齊洛將軍。近衛樂隊開始奏樂。橫笛的旋律，清脆悅耳。一輛一輛的摩托車魚貫入場，接着是雄武的護衛，最後是英皇陛下。鼓

手將鼓槌高舉，與口平行。英國的國歌，響徹霄漢。熱情奔放的銜聲盤旋空中，雷聲雷轟的鼓聲震撼大地。在莊嚴中唱完了英國國歌。

舉行分列式時，英皇站在城堡的門前，旁邊是法國的將軍們。分列進行中的士兵，在距離國王二十碼之前，士官即發出「正步走！向左看！」的口令，過了二十碼之後，士官又提高嗓子大喊道：「向前看！齊步走！」在陽光下閃耀的銅盔，隨着士官的口令，整齊地向左向前旋轉着，精神飽滿，步伐整齊，真是訓練有素的軍隊！號令不斷地從這個部隊轉到那個部隊。英皇時時向經過他面前的各小隊舉手，除了中隊與中隊之間，因前後隊的距離稍遠，略可休息一下之外，片刻不會停過。可是，他的精神很好，對於這次檢閱似乎很滿意。

午餐後，英軍在城堡前面的草地上，排成長列，彷彿一條長蛇，它的尾巴消失在煙霧之中。國王莊重地在隊伍間進行。

那日晚上，士兵們都寫信給自己的妻子或愛人，誇耀地寫着道：「這不榮耀嗎？皇帝陛下走過我的面前，簡直可以觸到他尊貴的身體了。」

閱兵式告終了。士兵們抑止着的狂熱，像洶湧的洪水衝毀了堰堤。軍團長一手高舉銅盔，大聲喊道：

『三呼國王萬歲！』

『國王萬歲』的呼聲，從成千成萬的英國健兒口中并發出來，有如春天的響雷，震動了法蘭西的平原，回聲四起，嬈嬈不絕。

辛翠仍在草坡上吃着嫩芽。

特 稿

英皇從炮兵隊到飛行場，從步兵隊到戰車隊，終日巡閱各處。新聞記者自然不能全體跟着國王跑。可是，從記者的責任和報紙的立場講，國王的一舉一動，都應該載出來。既然這是非做到不可的事，所以記者們採用了「特稿」的辦法。這就是說，將所有的情報，不問巨細，一齊彙集起來，供給全體特派員。然後，各特派員再在這些情報中，選出自己以為是最重要最有趣的材料，各自用殊異的筆調記載下來。

當晚，共同報告會主席首先發言道：『國王今日旅行了八十哩。晨八時出發，先至航空隊檢閱空軍。王君適在該地，請報告當時情形。』

於是記者互起來說道：『從清晨起就刮着寒風。國王車駕一到該隊駐在地，即賜見飛鷹

敵地的飛行人員，略有詢問。其次，會見前日擊墜敵機的青年士官……」

「問些什麼？」

「詢問關於偵察飛行的事。隨即下旨作偵察飛行，親視偵察機出發，飛機在三十秒中就昇空。是時，飛行場上，寒風凜冽，國王乃飲熱茶一盞……」

「是什麼茶葉？中國茶還是印度茶？」

「中國茶。」

「其次，」主席說，「國王臨幸第N軍團。請M君報告當時經過。」

M站起來詳細地報告完了之後，又說國王會和某士兵立談片刻。國王說：「汝非先日在倫敦時，朕嘗授以勳章之勇士乎？」英皇記憶的正確，是很負盛名的。

接着各記者以次起立報告的是：檢閱機關槍隊及炮隊的事；法國村長致歡迎詞的事；視察碉堡的事；以及進餐的事……

「本人於國王未到當地以前，先往國王預定進午餐的旅館。該旅館的經營者是一個三五歲左右的半老徐娘。她的孩子病了，正在請一個英軍軍醫診治。她知道國王將駕幸她的旅館，就到附近街上買了許多花。該女以花束奉獻國王時，態度甚為優美。」

「那束花是什麼花？」

「紅色荷蘭石竹。」

「菜單呢？」

「子雞餛飩、聖誕布丁和乳酪。據侍膳的軍曹事後對人說，國王未用布丁。餐後，御駕一行曾在該旅館滯留相當時間。本人曾詢馬丹晉謁國王後所得的印象如何。她說國王真是一個美男子，並且很「謙遜」云云。」

「席上，有誰陪侍？」

「這個嗎？有格洛賽斯他公爵，總司令和軍團長。此外未便公開發表。」

不論報告者的話是感傷性的，或誇張性的，都能博得與會者的熱烈喝采和掌聲，因為這批聽眾，都是具有相當「幽默味」的人。不過，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感到需要拍掌喝采。他們對於處在如此困難時局中的青年國王，是非常愛戴的。況且他的態度，若照法國馬丹講，又是「謙遜」的。因此，在他們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愉快。

八 牧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早安，牧師！」

「啊哈，早安！畢特爾君，你已經痊愈出院了嗎？」

「托你老的福呀，牧師。」

英國炮兵隊中的牧師，是屬於英國國教的。他有運動選手一樣的結實身體。他的臉孔，快樂而整潔，襯着牧師用的黑色襟飾，愈顯得和藹莊嚴。

那個叫做畢特爾的兵士精神飽滿地向他舉手致敬。

「要獲得士兵的信仰，」牧師說，「需要相當的工夫。譬如我自己，直到現在，士兵們方始將我當作自家人，隨便什麼事都跑來和我商量。剛才向我們行禮的兵士，叫畢特爾。他在兩個星期以前，因為注射了傷寒血清，害了一場很厲害的病。這件事情的內容，你知道

嗎？因爲他一天打了三針防疫針！」

「一天打了三針！」

「是啊，一天打了三針！在舉行注射預防針的那日，由三個軍醫在三個地方執行。全隊士兵分成三隊，每隊由一個軍醫按次注射。可憐的畢特爾不知怎的，却在三個地方打了三針。」

「啊，那不太危險嗎？」

「是啊，真太危險了！不過現在他已好了，元氣似乎很足哩！」

山丘上面風雨很烈。在通到炮兵陣地的木板架成的道上行走時，猛烈的風雨不斷的吹打，幾乎被狂風捲到空中去。我們踉蹌地從玷滿泥污的階石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到了溫暖的地下室。裏面有一個用空的汽油桶製成的火爐，式樣古怪，非常有趣。煙囪也是杜製的，不過倒很合實用。爐火熊熊，室內的氣溫，和煦如暮春天氣。那裏有一個士官和幾個士兵。

「你們在這裏做些什麼事呀？」我問。

「弟兄們正在寫信，我正在檢查他們的信札。喏，這些就是的。」
桌上的信堆積如山，他很熟練地用眼睛估計它的分量。

「單是這一堆就要一個半鐘點。」他說，「假使祇要一個半小時就可以了事，就好了。可是，看完了這些之後，弟兄們又有許多拿來了。實在可怕啊！」

士兵們坐在白木桌旁，不停地默默寫着信。

「在這許多信當中，究竟寫了一些什麼呢？」

「寫的話差不多相同，老是「身體頑健，飯吃得下。每天過着泥濘的戰線生活」等一類話。此外就是留在國中的家族的事以及家庭間的瑣細——左右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却會二次三次，反復不厭！其他也有軍隊間的信札往來，這倒比較有趣一些！」

「有趣？請你舉一個列！」

「譬如說，測定器，你總知道吧？就是測定敵機位置，自動照準的器械。這個東西即在今日這樣的風雨之日，也是放在戶外，暴露於風雨中的。近來測定器裏面生了鏽，觀望起來有些模糊不清，這事當然應該報告軍事當局，等待上面的命令。你想上面怎樣批覆？哈哈，妙極了！」

「呵呵，的確太幽默了。那末你如何覆命？」

「我嗎？就是一句話「遵命！」你想還有什麼話可說？」

「哈哈，軍人真有趣！我也有一件可笑的事。」牧師說，「這是在印度發生的事，某次某大尉屬下的一具蒸汽壓路機被人盜去了，再也搜查不出，沒法，祇好報告上司。大尉覺得若說這具蒸汽壓路機是失竊的，以後不會有許多麻煩嗎？所以在報告書上寫道「爲白蟻所食」。誰知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理由，竟能安然通過，一點沒有阻礙！白蟻吃掉一具鐵製壓路機，豈非天大的笑話？」

這時，一個兵士寫完了一封信將它置在士官桌上。

「所有的信都須檢查麼？不能信任士兵嗎？」

「不，不，絕對沒有這樣的事！」士官答道，「我們不過想知道部下弟兄們的一切。」
士官送我們出來。

「近來沒有敵機來轟炸麼？」

「唔，沒有來過。像這種天氣，視界很狹。這兩個星期來，弟兄們也覺得沒精打采。空襲報雖然響過十二三次，每次弟兄們都裝上子彈，預備打個痛快，可是剛剛準備好，警報就解除了，結果一發子彈都不會打出去。每次都是一樣，將同一的子彈裝上卸下，到後來他們替那顆子彈取了一個綽號，叫它「亞述公」（註）……」

註：此似指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年的英國布列塔尼公爵 (Duke of Brittany)。布列

塔尼公爵爲英王理查一世 (Richard I) 之甥，理查王崩後，公爵被一部分貴族推爲英王，但另一部分諸侯則擁理查王之弟約翰爲王，兩者間遂啓戰端。後雙方罷兵媾和，但不久又發生戰爭，兵敗，公爵被擒，旋爲人暗殺。

『末了，弟兄們實在耐不住了，就將「匪迹公」射了出去。目標是什麼，我倒不知道，恐怕他們根本就是毫無鵠的地放射吧……』

『因爲他們說「隨便那裏都好，總之，祇要將匪迹這傢伙驅逐出去就行！」』

陸 和 海

『上次大戰中，』蘇格蘭少佐問，『你確在第九軍團嗎？』

『從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六年五月止，我確在第九軍團……是在辦鐵芮、卜巴朗塞以及白伊山爾。』我領首答道。

『那末，讓我們做個好朋友吧！我也曾在第九軍團服役過。那時候的朋友，現在已沒有幾個生存了！』

憑着宿舍的窗遠眺，祇見一片敷滿泥濘的平原，了無邊際。一條小河靜靜地流着，水面沒有一些漪漣，沿岸的楊柳，彷彿披髮少女，倒映河中。不遠之處有幾個蘇格蘭兵，站在掩護物的後面。室內，傳來一陣大鼓聲似的卷舌音，震動了沉靜的空間。這真是十足道地的蘇格蘭聯隊的宿舍。

「這間房我們叫它『青犬之室』，」聯隊長指着門上繪着狗的房間對我說，「進了這間屋子，一切關於軍務的談話，都在禁止之列。這是一間專供嬉笑、吃喝、唱歌作樂的屋子。這裏嚴禁各樣公事上的談話。違禁的人須罰錢二法朗……啊，是報告新聞的時間了。」

青年中尉扭開了無線電收音機的開關。

「……德國袖珍艦格拉夫斯比號昨日遭受三艘英國巡洋艦的攻擊，業已喪失戰鬥力，遁入蒙得維多港……」

環繞着收音機四周的年輕的臉上，都發出喜悅的光輝，同聲歡呼。

「我們的巡洋艦雖祇搭載着六吋炮與八吋炮，但輕巡洋艦阿茄克斯號與阿基雷斯號均直接命中德國袖珍艦數彈……」

他們的眼睛，都發出閃閃的光輝，嘴上掛着得意的微笑，十分興奮。目覩這些不解海事

的陸軍士官們，聽到海上的勝利消息而如醉如狂，就可明白他們如何期待着海軍，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海軍上。他們盼望海軍的勝利正如盼望陸軍的打勝仗一樣。海上的勝利喚醒了潛伏於他們胸底的海國民的舊民族本能。

「吃飯啦！吃飯啦！」聯隊長喊道。但是部下的士官們仍舊依依不捨的留戀在收音機左右。

吃飯時，他們大概已經忘記了「青犬之室」的禁例，儘談着海上作戰勝利的事。

謠言

英國遠征軍的參謀本部是在法國某一個城鎮中。突然，在那裏發生了種種流言。傳說一到晚上，德國的無線電台就將前幾日在這個鎮上發生的事情，巨細無遺地播送出來，並且都很正確。德方情報的敏捷竟快到如此地步，實在可驚！因為這種傳說足以擾亂當地的人心，所以英軍情報部負責人員，立刻開始慎密的調查。

「你聽到了什麼？你聽到過德國無線電台播送我們第N軍團本部的報告嗎？」

「是的，這事已經反復播送過許多次了。」

「唔，真奇怪！怎麼我們專門負責檢聽敵方播音的人員，都說沒有收到這樣的報告。你確實是親耳聽到的嗎？」

「這個……不，不是我自己聽到的，記得是英國航空隊牧師告訴我的……也許……也許是我認識的一個人說的。」

「你知道英國的航空隊是駐紮在什麼地方？」

「這個……不，老實說，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祇曉得……不知是誰曾經對我說過，那個牧師頭髮的顏色很黑。」

「你認識的一個人是誰？」

「英國新聞記者。」

「姓名？」

「不知道，我……我不過在某日晚上，在某一個咖啡館中看見過他，名字是……不過，英國人的名字非常不容易記住……是一個清瘦的男子。不過，談論這些話的人倒不只他，有許多人都這樣說。有一個法國兵也如此說；我很認識他。」

「去帶那個兵來。」

過了兩小時，告密者同着那個有嫌疑的法兵來了。

「聽到德國播送第N軍團本部所在地的是你嗎？」

「是……但不是我自己聽到的。我睡在兵營中，是聽不到無線電的，都是我的老婆……」

「帶你的妻子來。」

「等……等一等，我記起來了！是隣居對我家裏說的……」

「帶那隣居來。」

這樣，經過了仔細的盤究後，各種擾亂人心的傳說結果都被證明是無空生有的謠言。

九 十 誠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與一個知己的英國將校爲部下的士兵撰成「在法英軍十誠」，它的內容是：

一、法人眼中，諸君即係英國之代表。切記法人將憑諸君之行動暨諸君之軍紀而批評英

國。

二、諸君現時暫居之處，或係某法國軍人之家庭，而為彼所念念不忘者。諸君應自省「設戰爭行於吾國，法軍宿於余家時，余所望於法國軍人應有之態度當如何？」

三、諸君中之初履法境者，切勿急於批評法人，吾人初無貶言法人劣於吾人之權。諸君猶憶前次大戰時，法人所有之成就乎？應知吾人所為者法人亦曾為之。

四、某種言行吾人因在英國時即已馴習，固毫不覺其不自然，唯有時或可予法人以某種衝動或刺傷其心。人類相處，均好某種程度之虛心坦懷。吾人之友所望於此者頗奢。吾人應勿使其失望。吾人應敬重法人如同胞。

五、其家為諸君宿舍之女性，恆賴諸君為唯一之保護者。試思諸君遠征時，期望他人對待諸君妻女之態度若何？由是可知對待法國女性之道矣。諸君於法國鄉村中曾代為伊等服勞乎？吾人應於軍務所許之限度內，竭力助之。

六、願諸君勉為優秀之軍人！敵人於此膠着期間藉其誇張之宣傳撒佈恐怖，欲殺滅吾人土氣，陷吾人於倦怠不振之境。吾人應善用利用此膠着期間，正確判斷敵人宣傳之恐怖。吾人應精研武器使用法。步炮空等各軍均應努力使所屬部隊成爲最優秀之勁旅。有傳統榮譽之

各部隊，更應分外加勉，毋墜令名！服裝之整齊，軍紀之嚴肅，尤應注意，蓋軍隊之真價即在於此。

七、法國疆土之一部，現由諸君專責守護，此為無上之榮譽。且法國國境無異為吾人祖國之國境，吾人決不容敵人蹂躪法國寸土。

八、勿自誇譎言或傾聽之。敵方宣傳目的即在引起不安與恐慌。是以吾人除確知之事外，切勿言之於口，「雖未目覩，云係如此」之言，適足助長敵方宣傳之氣焰，英人被稱為沉著之民族，是誠足以自詡之名譽，切勿沾污之。

九、滯法時應習法語，並助宿舍之主婦習英語。蓋英法兩國之目的，非僅求取戰事之勝利，且欲協力確保和平於戰後。此一目的，唯於戰後英法兩國仍然聯合始可達到。英法之命運，唯彼此協力同心始可永處強者之地位，故英法兩國有共通之義務而須共同努力。

十、英法同盟固為政治軍事之必然性所產，然亦以人類天性為根據。彼此均有同盟必要之英法兩國，應本互相尊重之心彼此援助。無論若干法人，或十人或百人，其是否承認英吉利人士為充滿信愛之同盟者，此責任均在大英帝國軍人之肩上。

十 洛林的聖誕節和培利哥爾的正月

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

我和英軍一同迎接聖誕節，欣賞着迭更司所描寫般的景色。在法國的東部地方——它現在是英軍的防地——聖誕節前後的風景是非常美麗的，英國任何鄉村景色都難以和它媲美。銀白色的濃霧籠罩着大地，將四周的園圃樹木掩藏在神祕的氛圍中。離開眼前五碼的東西，即被濃霧所掩，忽隱忽現，模糊不清。在能夠看清周圍的環境時，便覺自己似已置身於瓊台仙境。所有的叢林，所有的樹木，全都被着厚厚的白雪。樹的枝梢如珊瑚一般，晶明閃爍。鐵絲網上積滿了雪，彷彿是莎士比亞的那個小仙人所賦以生命的怪物，又像掛滿禮物玩具的聖誕樹。村中的房屋，它們的主人早已逃到別處去避難了，現在也都由自然之神修葺一新，用白雪裝飾它們的窗櫺。閑寂的旅館前面，兩株月桂樹的枝幹上，敷滿了透明的水晶般的粉末，彷彿是金剛石做成的。院落中的樹木，是亭亭玉立的白衣天使，附近的森林是白色大理

石的教堂。路上，英法兩軍的士兵們，在結着薄冰的道上滑溜地走着，雖然寒氣凜冽，他們依然精神飽滿，一些沒有畏縮的樣子，愉快地互相道賀。

靠近敵陣的最前線，像坟墓一般的靜寂。沒有炮聲，沒有講話聲，也沒有禽獸的叫聲。祇是一片寂寥，靜得怕人。荒涼的田陌上，沒有一隻獵狗狂吠的狗，也沒有一頭犖然而鳴的牛。灰色的濃霧包裹了最前線。法國戰線的聖誕節，在英國兵或蘇格蘭兵，即使不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次聖誕節，也該是最美的一個生活的片斷了。

正月二日，我請假歸省培利哥爾，那裏是我的老家。開戰以來從亞爾薩斯避難到培利哥爾來的人，有六十個人都擠在我的家中。當我回到那裏的時候，所有的山澗、森林、原野、幽谷和半圯的城堡，全都埋在白雪之下。亞爾薩斯來的難民，看到了這種景色，不禁顫慄着他們的故鄉。他們告訴我，他們在九月中逃到培利哥爾來，那時的不幸和艱苦，是不堪回首的。他們只是單身逃了出來，一切的財產和愛惜的物品，都遺留在故鄉，無暇攜出。經過了二日二夜的長途跋涉，才跑到這個從未看見過的地方來。抵達此地以後，等待着他們的，却是不同的方言，不同的習慣，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直到四個月之後的現在，方才和新的環境協調，而亞爾薩斯人和培利哥爾人之間的友愛，也與日俱進。亞爾薩斯的兒童

和培利哥爾的兒童，並肩攜手，一同到學校裏去，一同堆着雪人玩，一同圍繞着聖誕樹，聽教師講解。

這次的「出埃及」最初雖然十分不幸，十分痛苦，終因法國民族結合力的堅強，各地方人都能彼此相親相愛，融融熙熙。將來和平來臨的時候，亞爾薩斯人固然都將歡天喜地的歸返故鄉，但他們和那些在黑暗時代結識的友人分袂時，大都會依依不捨吧！

亞爾薩斯的少女們，一邊掃除着路上的積雪，一邊和培利哥爾的農婦們合唱着四部曲。一個龍鐘的老嫗，在一旁絮絮地自語道：「這些姑娘們回到亞爾薩斯去時，是多麼可惜呀！」

十一 連絡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

例如可以在斯比阿司將軍所著等書中看見的，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間，英法兩軍首腦部的關係，倘若和一九三九年和諧協調的關係比較一下，則前次大戰中的那些痛心疾首

的爭執，可說是一場惡夢。

英法兩軍首腦部，現在能够有如此融洽的關係，是應該歸功於一國人的，就是法國連絡武官團。他們都是陸軍將校，有現役的也有預備役的，同時還有本非軍人的老百姓。他們被派到英軍各部隊去。當然，他們的英語很流利，但是單稱他們爲通譯官，那可錯了。連絡武官第一須是軍人戰鬥員。他們須精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文字，他們的重大任務，顧名思義，是在連絡兩軍。爲正確傳達一切命令起見，參謀本部的連絡武官，更是絕對不能少的。又如英兵和法兵共同挖掘防禦戰車壕時，將法國工兵的考慮傳給英國工兵，或將英國工兵對於此事的異議告訴法國工兵，也是連絡武官的事。所以連絡武官必須有專門的知識，有時更須有外交官的手腕。在大多數的場合，法國連絡武官都能巧妙地完成各自的任務，收得可驚的效果。英國遠征軍的長官們和副官們對於配屬於自己部隊中的法國連絡武官，其需要的殷切，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一切關於法國和法軍的情形，他們都得請教法國連絡武官。連絡武官無異是部隊中的一種財產。軍事當局倘若爲着某種緣故，要調動部隊中的某一個連絡武官，該部隊的將校，準會呈請收回成命的。例如某部隊爲挽留連絡武官迪榭而向上峯提出如下的呈文：

「職等與該連絡武官頗爲融洽，設法宿舍，介紹馬丹、賢與右翼法軍取得連絡等事宜，均非

該員莫屬，職部若無迪朗，殊多不便，伏祈收回成命。」那個部隊的長官一碰到法國人，就會滿口誇獎他的連絡武官，說：「你認識迪朗嗎？他是我們的連絡武官。是一個再好沒有的角色。」的確，迪朗在許多地方都和別的連絡武官一樣，是一個值得敬愛的法國人。他不但知識豐富，精力飽滿，並且熟悉英軍的性格。

英法兩軍能有和諧的關係，無疑是由於迪朗和他同僚們的努力。

連絡武官的任務，並不是常常可以順利地完成的。關於這一點，假使不身歷其境，是難以了解的。例如法國某農婦有一匹馬和二頭牛。一日，英國軍用汽車偶然衝到路旁，恰巧將那匹馬撞死了。英兵付了賠償費之後，掘了一個坑，預備把死馬埋下去。誰知禍不單行，一頭牛又跌到這個坑裏去，折斷了一隻腳，結果祇得牽去宰掉。這樣，「霉頭」該算「觸」盡了吧！那裏知道還有一頭牛不知怎的，把英兵帶來的沙丁魚罐頭，囫圇吞棗地吃到肚裏，將牛的胃穿了老大一個洞，於是這頭牛慘叫了一會兒也「嗚呼哀哉」了。逢到這種不幸的事情，我們可以想像，連絡武官要完成他的職務，自必反復辯解，證明這幕悲劇完全是偶然發生的事，使這個不幸的農婦明白大英帝國政府對於牛馬所有者的她，絲毫沒有惡意和陰謀。像這樣的問題，正是堂堂法國民法上的「和解」——肇禍的英兵，終因連絡武官的辛勞而宣

告無罪了。

戰友

在法國東部地方的許多鄉村中，聖誕節和正月，恰成爲英法兩軍交歡的良機。在某一個離開蘇境二三哩的鄉村中，一羣英軍士官開了一次鷄尾酒會（註），招待駐在附近的法軍士官。結果非常美滿。離此村稍後的地方，蘇格蘭聯隊也舉行風笛演奏會，招待法國要塞步兵聯隊。會場中到了許多從附近要塞來的「水手」——守備馬其諾防線的士兵，通常稱爲「水手」——村中的居民雖然早已逃避一空，但在舉行演奏會時，又擠滿了人，十分熱鬧。街上，屋中，只見憧憧往來的戰鬥帽和花呢短裙。人口增加之速，實堪驚人！雖則是「清一色」的男性，倒也別有風味。

。正和布勒塔尼的號角一樣，風笛是蘇格蘭農民間自古以來的流行樂器。它那種古色古香的形式和特殊的音色，立即擊動了法兵的心弦。他們凝神傾聽那些穿着花呢短裙的蘇格蘭註：即以 Cocktail 饗客之宴會。Cocktail 爲甜酒（Jiquaur）威士忌酒等加香

料而製成之一種飲料。

兵，在歷史悠久的樂器上，奏出蘇格蘭的民謠，讚嘆不置。『那個蘇格蘭兵不是很從容熟練地奏着風笛嗎？』一個法兵對他的長官說。

這個演奏會的成績很好。兩種古老的文化，渾然交流。演奏終了時，法兵因為不會說英語，無從表示感謝之意，就將別在胸前的胸針送給蘇格蘭風笛演奏者，表明他們的心意。他們覺得，除出式樣美觀，寫着各部隊格言的琺瑯質胸針之外，沒有什麼可以送給英軍的東西。收到這種禮物的英兵，都歡天喜地的將它附在信中，寄給留在祖國的妻子或戀人。他們寫道：『是法國兵送給我的呀！』那些女人收到以後，大約會把從未見過面的，保護她們的勇士的胸針，扣在自己的胸前，在蘇格蘭某地的街道上招搖過市吧。

蘇格蘭兵因為沒有東西可贈，祇得從皮篋中拿出自己穿着短裙，戴着蘇格蘭帽的相片，羞澀地贈給新朋友。

十二 工兵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

法人稱呼法國工兵爲守護神，我們也不妨稱英國兵爲守護神。

英國工兵，實際上，也是法軍的守護神。他們無論什麼事都能做，無論什麼事都知道，簡直是萬能的。對於戰區的地理，沒有一處不熟悉。倘若打算在前線構築堅固的防禦工事，那末祇要去請教英國工兵好了。假使想造一座混凝土的碉堡，英國工兵隊馬上就會派遣水泥專家來担任建築事宜。如果塹壕積水不乾或道路亟待修理，英國工兵立刻就是良好的築路工人。前進時若須搭架軍橋，英國工兵就是精嫺的架橋技師；後退時若擬炸燬陣地，英國工兵立刻就準備好一切應用物品。沒有飲水，想找一塊適宜的地方掘一口井，於是英國工兵便是地質學家，精明的掘井技士。倘使想用火車、汽車或船隻運輸東西，最好去找英國工兵。如若想要一幅地圖，也可向英國工兵去要。萬一要修理法國城堡，或裝置電燈自來水，或改造地窖爲防空壕，或在空地上建築堆棧，都不必僱用泥水、木匠、電燈匠或自來水工人，祇要有大英帝國的工兵就行。

在法國鄉村的某一所小屋中，駐着英國工兵隊司令。在他的麾下，有許多專家，從地質學家起一直到迷彩專家止，真是五花八門，一應俱全。他們都有精一的學識，豐富的經驗。譬如地質學家，對於法國的地質，極爲熟悉，何處地層如何，地質如何，都瞭如指掌。他們

在平時是和法國地質學最高權威者們共同研究法國地質的人。他如迷彩專家，他們有在空中攝成的照片上，鑑別何者是肉眼可見的，何者是肉眼不能見的特殊本領。仔細研究如何可使最精巧的攝影機攝成的像片上，分辨不出實物和偽裝。在真的塹壕旁邊作成假的塹壕；在真的碉堡附近，建立假的碉堡；在真的大砲周圍佈置假的大砲。總之，他們的工作，便是將一切真實的東西，施以巧妙的迷彩，使敵人不能辨別真偽。

工兵是軍隊中的萬能者。他們的官佐都是伍爾威基、劍橋、却當等有名學校的畢業生。新銳武器的偶然發明，多半是他們的功勞，如一八九〇年開始創作敷設地雷，一九一〇年開始飛行軍用機，都是英國的工兵。在前次大戰——最近有人稱它為「四年戰爭」——中，英國工兵曾經發明了毒氣筒等十六種戰爭器械。在這次大戰中，也已有了戰時發明——就是備有複雜精巧器械的鑿井者。在每次戰爭中所產生的新發明，等到它們長足可以獨立存在時，方始脫離工兵之手。所以英國工兵是它們的父母。

印度來的騾子

印度兵開到前線了。

纏頭布的下面，一雙像天鵝絨般柔和的眼睛，炯炯有神。一律都蓄着蒙古種人特有的長鬚。他們正在忙碌地燒製東方式的食物。一個人從盆子裏取出一些溼粉，揉成小團，放在大的石板上，塌成和油煎餅一樣平。另外的人將這些圓餅放在烘熱的鐵板上不久，這些餅就烘得堅硬黃黑。再澆一些醬油，放一點生薑、辣椒、大蒜在上面。又有些人用刀切着鮮血淋淋的羊肉。一切的景象，都充滿了異國的情調。是一幅鮮豔的圖畫！是一種強烈的刺戟！是吉伯林（註）小說中所描寫的村莊的幻影！看到這樣的景色，誰相信此地是嚴寒冷凜的法國農家的庭園呢？

註：Rudyard Kipling，英國現代詩人及小說家，生長於印度。

我們所訪問的是印軍輜重隊。數個星期以前，兵站司令會說：「雪一溶化之後，卡車是不能用了，祇好用騾子。」果然，數百頭騾子，現在已隨着從喜馬拉亞山來的印度士兵，一同抵達前線。

「兩個月以前，」該隊的英國軍官說，「我們駐紮在阿富汗邊境互相殘殺不已的山岳種族間——印度政府當局，對於這些同族相爭的糾紛，常竭力用最妥的方法去調停。那時，我們突然接到出發的命令，士兵一知道這個消息，都歡天喜地，「開小差」的士兵也都跑回營

裏，參加這次遠征。這或許會使你奇怪，可是這的確是事實！當時目的地是何處，當然極端祕密，可是大家都猜到是到法國來參加大戰的。我們的隊長並且主張令士兵趕快學習法語，以便將來到了法國之後，萬一騾子踢了人或東西，士兵就可用法語道歉了。」

「這樣長的行軍，不辛苦嗎？騾子在路上的情況如何？」

「騾子真是倔強不過的畜生！」少校說，「若不懂得牠的脾氣，真是難應付的動物。騾子是，大概你總知道，雄驢和雌馬相交而生的。所以牠有驢的執拗，馬的勇氣，有討厭任何新事物的怪習性。起初，載上火車時，一頭騾子就須四個人照料，否則便沒法將牠弄上車去；因為牠不喜歡坐火車呀！可是，等到牠乘慣了火車，牠又不肯下來了。現在，牠們雖然吃不慣燕麥，却也不情願餓死。總而言之，牠們的脾氣難壞，摸熟了以後，終可設法解決，萬事順手的。」

那些騾子都很壯健結實。

「那末山羊怎麼辦？」我說，「上次大戰時，不是有許多山羊帶來嗎？」

「這次山羊可沒有帶來。」少校答道，「印度士兵現在都改吃綿羊肉了。」

哦，原來一切都隨着時代的輪子改變了。

頭布和短裙

數日前舉行的閱兵式，就是甘茂林將軍將榮譽勳章授與阿伊安沙將軍和戈脫將軍的那次盛大閱兵式，這事報紙上早已披露過了，無庸贅述。但那時有一件雖然瑣細而却值得一提的事。

參加當日閱兵式的榮譽法國部隊，是一隊阿爾及利亞兵。他們拿着軍旗隨在樂隊的後面，邁步前進。士兵因為長官命令全體一律「第一軍裝」——戴鋼盔就叫「第一軍裝」——，所以都不用平日的紅色纏頭布。於是，那天早晨，引起了指揮官的注意。原來，平常以為不纏紅色頭布的阿爾及利亞兵不能算為真正的阿爾及利亞兵。

「啊，做了遺憾的事啦。」他嘆息着說，「在非洲出發時，不會囑咐弟兄們攜帶纏頭布，真是遺憾之至！」

「關於這事，」率領參加閱兵式的阿爾及利亞兵隊長說，「阿爾及利亞兵倒不必特別吩咐的。」

說完這話後，他就向部下的阿爾及利亞兵喊道：

「帶着纏頭布的人舉手！」

二百隻手一齊舉了起來，每隻手中都拿着紅色纏頭布。這樣，阿爾及利亞兵依然可以無事地作「真正的阿爾及利亞兵」了。愛好傳統的英人，看到這種情形也都非常喜悅。阿爾及利亞兵於是在軍樂聲中，收回了他們本來的光榮和名譽，步伐整齊、氣宇軒昂地向前進行。

那天黃昏，我和阿爾及利亞兵隊長會晤，談及阿爾及利亞軍行進的模樣，以為他們的氣概和行動，很威武整肅，不愧是素質盛舉的部隊。尤其是纏着紅色頭布，更覺鮮豔觸目。

「過譽了！過譽了！不過儀式和傳統，對於一支軍隊的確是絕對必要的。阿爾及利亞士兵所以要包紅色頭布，就因為這樣可使他們記得以前的光榮和威信。平日，即在臨時宿舍中，每日朝晨我仍舊令他們攜着軍旗操演分列式。這在節度及軍紀的維持上，具有驚人的效果。」隊長回答道。

「那末，沒有和阿爾及利亞軍同樣傳統的部隊怎麼樣呢？」

「祇要指導得宜，訓練優良，不久也會創出一種特有的團體精神，例如馬奇諾防線的「水手」，請你想想他們的團體精神！」

這的確是獨到的見解。文化是由傳統與服裝所創。蘇格蘭的短裙，阿爾及利亞的頭布，

步兵的分列式，這些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各具一種魔力。尤其在今日這種戰線膠着的時期，爲防止士兵的倦怠，舉行嚴肅興奮的閱兵典禮，確有絕對的必要。

十三 馬奇諾防線上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到了今日，我們已完全覺悟過去對於馬奇諾防線的效用，過分信仰，

祇是一種幼稚的偏信。在這裏，我將一九四〇年一月間所寫的拙作，照它

原來的樣子轉錄於後。

——作者附誌

唐剛大尉，年輕的法國要塞步兵中尉，還有一個我，三人一同去訪問蘇格蘭聯隊。這是某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的事。嚴寒的空氣包圍着我們。牧場中的小河，結着很厚的冰。落葉樹的枝梢，素朴典雅的尖塔，聳立在桃灰色天際的丘陵，襯着金黃色雲霞，在冬日的陽光下，交織成一幅美麗的圖畫。法軍的輜重隊押着馬車，絡繹道中。「非機械化槍騎兵」的唐剛大尉，看到了這些馬匹，未免觸景生情，非常感傷。

「噫……馬！」他感慨地說，「多麼羅曼蒂克呵！一看到馬，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九一四年！那些壯烈的戰役，那些磨滅不掉的陳跡，一幕一幕重映在我的心頭！可是，過去的是永遠過去了！在現代的軍隊中，就祇是一些牽引車，卡車以及旋轉不停的無限軌道。完全是威爾士的科學小說！」

我們和要塞步兵中尉談到守備方面的英軍。

「英軍的素質很令人感到滿意。」中尉說，「他們初到馬奇諾防線來的時候，就能十分嫻熟地做他們應做的工作。雖則他們已經強行軍十二哩，但是依舊精神振作，隊伍整齊，彷彿一點都不疲勞。看到他們的樣子，的確使人十二萬分的安心，他們的特長大概是常常能夠保持鎮定的態度吧。譬如毀壞機關槍的槍座是不行的，應該保持水平射擊的位置，叫他們注意。於是他們就十分嚴格的遵守這個命令。要知道，這並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萬一敵軍的巡邏兵在此方頭上的地面上走動時，就不是水平射擊所能對付了。所以這若沒有相當冷靜的頭腦，是很難做到的。」

中尉忽然站定，指著道路兩旁像坟墓般的穹頂。這些穹頂僅稍稍凸出地面，四周生滿蔓草，真像年久失修的坍塌的土坎。這些就是深藏地底的要塞唯一可見之處。唐剛用百戰軍人

的眼光，仔細察看鐵絲網、塹壕和軌道等。前方，在山嶺的對面，就是德軍陣地。一片和平的田園景色，誰也不相信這是一塊健兒喋血的戰場。可是，突然，在左翼方面，敵人的重炮轟隆隆地雷鳴起來。一瞬間，這一片和平的景色，立即充滿了騰騰的殺氣，壘壘塹壕馬上顯出牠們的效用。

「蘇格蘭兵駐在那方的村落中，」中尉指了一指說，「他們的聯隊長將英軍中最優秀的聯隊列了一個表格，近衛聯隊列在第一位，蘇格蘭聯隊列在第九……」

「他們的聯隊亦在其中嗎？」

「也在其中。列在最後一位，是謙遜哪！」

走近那個村莊，時時碰到蘇格蘭聯隊的士兵。他們都穿着土黃色的呢褲，褲腳管緊緊紮在足脛上。

☆

☆

英國人既然來到馬奇諾防線，自然有所批評。但是，他們的批評，使法國人聽到了都非常愉快。馬奇諾防線的那種被鋼骨水泥的堅壁所包裹的內部組織，尤其是設計的雄偉精密，的確使英國人看到之後感到滿足和驚異。最值得驚嘆讚賞的，便是法國軍事當局爲使炮火集

中於沿着東北國境線的全部危險區域起見，竟將該處的山脈完全要塞化。並且，爲着此事，使歷任內閣支出莫大的預算。

担任嚮導之職的青年中尉，將馬奇諾防線的情形，用簡約的話語說明。

他說：『馬奇諾防線的全部建築費，共計約一千萬萬法郎。這一筆款項，若用以建設海軍，則可成立一支比世界各國海軍聯合組成的艦隊，力量更爲強大的艦隊。』

可是，這還不是值得驚嘆的地方。馬奇諾防線，不但工程浩大，並且一切設備都非常精巧正確。祇要在電話上報告三位或四位的數字，例如B一七森林的某地點或二四三地區的某地點，於是大小口徑的炮立即開始狂吼，炮彈便像雨一般的落在該處。這完全根據着照相地圖或射程圖。英國人對於這種精巧的組織，真是百看不厭。微妙的各部組織，一個士兵可以自由操作的巨大炮塔，隱蔽的機關槍，近距離掃射的組織，以及毒氣警報的迅速等等，無一不使英國人看到之後，瞠目咋舌。

『單祇這一個堡壘的設計，便需要多年的研究吧，是不是？』英國人問。

『是的，』指揮這個要塞的大尉答道，『單以我所指揮的這方面說，要造成現在這樣的一個要塞，就需幾百個將校貢獻他們的生命和精力。我所管轄的「水手」，除出幾個技術官佐

外，全部是本地土著。至於剛纔各位看過的射擊照相地圖，牠的設計和製作，都是候補官佐自己幹的。部下的弟兄們，正和海軍的水兵非常熟悉所屬的軍艦的性能一樣，對於要塞的各部分，即使是很細微的地方，也都能明白了解。因為各個要塞，是每個守備兵靈魂所寄托的地方。我相信部下的弟兄們，並不弱於鄰近各處要塞的守兵。講到吃飯問題……各位去嘗一嘗就可以知道。一淘去吃飯，好麼？」

馬奇諾防線B要塞的食堂，在地下三十碼之處。一間小的白色房間，有如西班牙安達爾沙平原的旅館的向陽院子，十分軒朗。壁上繪着畫像，是某一個頗具藝術天才的「水手」的大作。他將自己的上司和同袍，用漫畫的筆法繪在牆上，倒也炯炯有神。炊事班樂天的青年中尉班長，高聲報告午餐的菜單……

「各位所好的前菜(Hors d'oeuvre)是……混凝土蝸牛……紅襠微發羊腩……快步卡門拜爾乾酪……苦味酸，硫酸，青酸……請各位隨意點菜。」

炊事班長所說的「苦味酸」，實在是當地最好的葡萄酒，「硫酸」、「青酸」，也是酒的戲稱。席上的談話，範圍極廣。在莊重的時局談中夾雜着輕鬆的詼諧。後來話鋒轉到馬奇諾防線的威力，和戰後的武裝和平，席上的空氣立刻嚴肅起來。接着，青年的軍人，滔滔不

絕地談論着法國的願望是什麼。末了，全體合唱一首「美支炮兵」，音調十分雄壯，屋內的電燈也被震動了。

「喂，炊事班長，請你，照例講一件科爾尼洛夫提督的軼事！」

「……提督的漂亮太太，先剖開榛實，後來又割碎了椰子，究竟爲着什麼理由呢？……講出來也好，不過還是不講下去吧！」

後來，一個法兵在手風琴上演奏「藍色的多腦河」。柔和的音色，優美的旋律，惹起無限的思戀！世上恐怕沒有其他像手風琴這樣可以引起聽衆懷鄉之情的樂器吧！要緊指揮官想起了將近的休假；中尉從袋中摸出兩個可愛的女兒的照片。我的朋友唐剛對於這個非英倫風味的手風琴，起初雖沒有如何感動，但是後來也精神恍惚，聽出神了。大約他也神遊故國，在沙馬賽德山林間獵雉了吧！祇有我一個人，我相信，始終未被纏綿悱惻的情緒所捕住。我在幻想，假使我的年紀少幾歲，譬如說，我還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並且是此要緊的一個「水手」，那該多麼有趣呢！

歸途，茫茫的暮色，暗紅的夕霧，籠罩着我們後面的麗山——馬奇諾防線。

「我真想再聽一次那支歌，就是「美支炮兵」……這支歌真够味兒！」唐剛回味無窮地

說道。

十四 戰車學校

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

一月，我在英國逗留了三個星期，調查英國新編軍隊的狀況，某日，英國的一個閣員問我道：『你對於英國的新軍有何種感想？』我回答他說：『我雖不是韓信，却「多多益善」。』

——作者附誌

像格納庫一樣寬大的屋中，一列一列陳設着的，是重戰車、輕戰車以及發動機的縱斷模型。許多青年，八人一組，十人一組，圍在桌子四周。桌上，陳放着分解開來的機械零件。他們一律穿着機械匠的藍色工裝，帶着類似法國阿爾卑斯獵步兵的帽子，每一組都有一個現役或預備役的官佐，負責指導他們。

『馬達旋轉一回，要發幾次火花？勃克威爾，你說。』

教官的優秀，解說明確，質問的妥當，無一不使從法國跑來參觀的我，感到佩服，尤

其是他們的耐心和寬大，更值得稱譽。並且，教授法也很切實用。祇要看他們授課時的光景，就可以知道絕對不是專講理論而不務實際的。黑板上面，畫着簡明的機械圖，一點沒有類似數學公式的東西。無論是教官或是學生，似乎都喜歡用實物教學。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們，都知道從真實中去求得學識。

學生們修畢了機械分解與組合的課程之後，第二步便是學習射擊。在一間寬大的屋子中，有法國鄉村的透視畫：村落、尖塔、農圃、乾草堆、十字路，應有俱有，完全模擬實際的情形。在這幅透視圖的前面，有一輛戰車，炮手在他的位置上，砲長則立在砲塔中。教官將透視圖的某一地點，指示砲長，說：

「某地點有敵軍機關槍陣地……你的任務是使那個機關槍陣地沈默。試發適當的命令。」

「左……十時」——「十時」並不指時間，乃是砲的位置——「距尖塔約二指，黑色籬笆……距離六百碼。放！」

當然，所放的不是真的砲彈。開砲時，一顆像鉛筆般的東西，直向透視圖上的那個地點飛去。稍微近了一點。

「七百碼……」

「鉛筆」落奪籬笆腳下。於是教官再給別的目標。

「右……四時半。距離一千二百碼……轟雷田西端……放！」

這就是射擊的初步教程。



走到鄰近的屋裏，看到一具很奇妙的機械。它是一具沒有裝甲鋼板的戰車的骸骨，裝在和蹣跚跳板一樣，可以上下搖動的鋼架上。當它搖動的時候，它的情形恰如一輛坦克車在草原上駛行時所有的簸動。在它的前面，有田園的模型。它是用泥土和石塊做成的，並不是一幅透視圖。上面有厚紙作成的房屋，玩具般的鐵路以及微小的坦克車，它們都在移動着。這種「佈景」彷彿是博物館中的什麼模型。

這種小孩子看到了一定歡喜的大玩具，實際上正是要緊的教材。機關槍手坐在這具「骸骨戰車」中，右肩靠着機關槍坐，左眼瞄準鵝的，一面用人力搖動這架器械，於是，一切的情形簡直和實際作戰一式無二。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用真的子彈，而用氣槍子彈。「拍拍拍……」，房屋、火車、敵方戰車，都被槍彈擊中了。戰車學校的學生，修完這段課程之

後，就可以到野外去實彈射擊了。因為預先經過了這樣的訓練，所以在實彈射擊時決不會有皇失措。又用相仿的方法，在白的牆壁上放映飛機在天空飛行的影片，使他們練習射擊飛行迅速的飛機。

其次是戰鬥方法的訓練。學生們圍在一張大的桌子旁邊；桌上，佈置着田園模型。在這模型的田園中，安放着三輛按照同樣比例縮小的戰車。桌子下面，是三個担任指揮的學生，用磁石在桌下吸引着三輛戰車，使它們行動。

「這是負責察任務的三輛戰車，」教官說，「它們的暗號是「亞爾哥」。指揮官的戰車是亞爾哥A，其他二輛是亞爾哥I和亞爾哥II。亞爾哥A稍在後面。現在，三輛戰車向平原前進——」

桌下的磁石牽引着戰車。戰車向叢林衝去。

「對戰車砲開始由這個森林向亞爾哥I射擊。亞爾哥I立刻施放煙幕，並用無線電報告指揮官……怎樣報告才對？喂，皮頓，試試看。」

「亞爾哥I向亞爾哥A報告……」這樣，將當前情況正確地報告下去。

指揮官接到報告後，立即採取適宜的措施。戰車猛然向砂地前進。參謀本部在桌下指揮

着桌上的戰事。桌旁的學生都聚精會神的浸沉於這個遊戲般的訓練中。他們都能正確地回答教官的質問。

「戶外正在施行與此相同的戰鬥訓練，請去參觀一下。」教官對我說。

丘陵上，刮着大風。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景。目睹這種景色，不禁令人想起當年拿破崙在歐陸縱橫馳驅的豪舉。平原、森林、沼澤、崖壁和起伏的山巒，完全埋在雪下。剛纔在室內看到的桌上風景，現在是一一展開在這張叫做「自然」的大桌上了。一輛戰車蹣跚地在遠處的丘陵上出現，好像是一個綠色的怪物。接着又是一輛——它們就是亞爾哥I和亞爾哥II，末了一輛該是亞爾哥A吧。它們在銀色的地上爬着。突然森林中的大炮怒吼起來了。亞爾哥I馬上施放濃厚的煙幕。同時，我們後面的收音機接到了三輛戰車互相通信的電訊，揚聲器大聲地叫道：

「亞爾哥I報告亞爾哥A……」

一切的一切，都和用模型訓練時相仿。

☆

☆

☆

暗轉——演習實彈射擊必須在便於觀察的地域。參謀本部所指定的實彈射擊場是很合乎

理想的。旁邊是山崖所夾成的狹長山谷，對面是大海。我們最初看見的是煙幕彈射擊。這是很有效果的，三顆煙幕彈便可完全遮蔽敵人的視線。

山崖的附近，有移動着的黑白標的。學生所乘的戰車在山谷反對方向的山脊上爬行。他們最初用機關槍向目標射擊，後來用大砲轟擊。砲彈在崖上炸裂，發出隆隆的巨聲和閃閃的火光。參加演習的學生，還都是第一次實彈射擊，以前他們祇受着模型的射擊訓練。由於這種漸進的訓練法，他們都有充分的自信力，並且技術也隨着訓練的過程而精進，射擊的命中率也漸漸增高。

彈丸命中了斜坡，被海風吹枯的草和着泥土石塊一起崩裂。白雪之上，洩着一道火焰。長長的岩礁橫臥於暗綠色的海灣上；斷崖在天際畫出分明的輪廓。戰車在繼續馳驅。砲彈不絕地在空中飛着，發出噓噓的長嘯。遠處，煙幕彈的雲漸漸薄了。這是大英帝國戰車學校的所在地！

十五 新兵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

步兵

舊皮袋中藏着新酒，這就英國的特色，英國的長處。今日的英國所以是一個穿着君主國舊外套的民主國家，就因這個原故；在中世紀的大學中研究學問的英國學者，所以能够獲得諾貝爾獎金，也是這個原故；突然採用可以惹起革命的強迫徵兵制，在養成青年的戰士的古老聯隊中，訓練年輕的新兵，也是這個原故。現在，近衛聯隊、華維克聯隊、戈登聯隊、卡瑪隆聯隊等素負盛譽的聯隊，約有五十隊，每隊都容納着新兵十到十五大隊。這樣，新兵便可繼承着各該聯隊的舊傳統。

訓練新兵有新兵訓練所。皇后聯隊是英國最古老最有名的聯隊之一，在它所轄的訓練所中，有二千名新兵在朝夕受着訓練。兩個月以前，還是一片荒涼的田野，現在却有一所完備的兵營聳立其間。兵營裏面有暖氣設備和各項裝置。在凜冽的寒風中，在凍結的平野上，一族一族的新兵，在受嚴格的小隊訓練。教官是挺胸凸肚的老軍曹和特務曹長等，他們大聲喊着口令。無疑的，他們是大英帝國的 backbone。聯隊長來檢閱了。老軍曹跑步向前，精神抖擻

地舉手敬禮，高聲報告道：

「軍曹希爾報告：第三小隊正在實施第五週突擊教練。」

聯隊長一邊凝視着軍曹的雙眼，一邊聽取他的報告。他們之間，保持着互相尊敬的心意，一點不感到強迫。多嚴明的軍紀！

教練開始。兵士分爲四人一組，裝上槍刺，向前衝去。越過柵欄，劈倒第一個稻草養成
的敵人，刺穿第二個草人，一路衝殺上去，最後衝入敵人的塹壕，佔領想像中的敵陣。一切
的動作，都如瘋似狂，現出無限的憤慨。希爾軍曹彷彿厲鬼附身，率領這批新戰士，反復衝
鋒。如飛的越過障礙，鼓舞部下前進。老軍曹的堅毅精神，在不知不覺間，沁入了部下兵士
的心靈。

新兵都有一個聰明英俊的臉孔，他們代表着社會中的各個階級。在一色的制服下，不再
分出貧富貴賤，智愚賢劣。貴族出身的哥兒和他自己佃戶的兒子在同一個小隊中受訓；牛津
大學中的古典學者和肉店操刀人混在一起。

「閣下對於訓練的狀況，覺得滿意嗎？」我問聯隊長道。

「相當滿意。一個新兵能有如此的成績，也算不錯了。在訓練方面，的確，比從前好多

了。動作的敏捷，節度的合拍，真使人滿意，……請看那面的小隊。他們正在操演勃林炮。入伍以來，他們大多知道了近代兵器機械的精美，非常醉心於機械的巧妙！」

特務曹長跑來，併足立正，威風凜凜地舉手報告。

「勃留特務曹長報告：第十五小隊第六週教練實施中，勃林炮射擊教練，移動目標。」他的聲音沈着洪大，有如夏季的悶雷。

寒暑表上是零下十度。未着外套的聯隊長，挺直地站着，一些不覺寒意。青年士兵的熱情，溫暖了他的身心！準不會錯。

航 空 學 校

這是英國許多航空學校之一。校長是空軍少將。他的人品和陸軍的部隊長完全兩型。他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天生的教師，態度是那麽明朗，教導的方法又如此得宜，正如父親教養兒子。學生們也都是壯健活潑的少年天使。

這隻學校，每年養成數百空中鬥士。

「在這九個月中，祇有一次不幸事件。」校長說。

廣大的室中，有兩個飛機的胴體，裝在精巧的鋼架上。這是在地上訓練學生駕駛飛機的裝置。機體內部，備有與實際飛行的飛機相同的操縱裝置及其他機件。學生頭戴耳機，攀登機體，坐在操縱席上。離開胴體稍遠之處，放着一張寫字台，坐着負責教導的教官。他一方面使鋼架震動，變更胴體內所裝羅針的位置，一方面用電話給予學生操縱上的指揮。並且隨時告訴學生，說前面有氣孔（Air-pocket），有一座高山，或有幾架敵機，令學生自行解決這些。坐在胴體內的學生，依照着教官的指令，一件一件加以適當的處置，並將處置方法一一記錄。從機體內爬了出來之後，將它繳給教官批改。這種在地上的初步訓練法，當然沒有危險，同時也很有效。

操縱術之次，便是投彈訓練。在一間黑暗的屋中，地板上放映着由一萬呎高空攝成的地面景色的影片。學生坐在一個懸於天花板下的筐子裏。這個筐子代表一架轟炸機，具有投彈裝置。由這個筐子眺望地板上的電影，恰與坐在一架時速三百哩的飛機上，從高空俯瞰地面的情形相同。在學生「離陸」之前，教官預先給他一張和影片所映的地方相同的地圖，指示圖上某地點是應該加以轟炸的。學生在「飛行」時，根據地圖，於銀幕所映的適當地點，投下炸彈。炸彈投下後，地板上便發出一點強烈的光，指示中彈之處，以便糾正誤差的範圍。

在這些訓練過程中，並且還利用有聲電影，拍攝各種實際飛行的場面，放映給學生看，幫助他們了解所習課程。那天，我去參觀時，許多學生聚集在放映室中，看偵察飛行的記錄片。畫面的開始是：長官召見操縱士，給他一張地圖，並予以一切必要的指令。

——「你沿着此路前進，以這條河為目標……據我們所知，敵軍的配置是在這邊……我們要偵察的是這個地帶。」銀幕上的長官吩咐操縱士說。

參觀過這個以後，該校校長對我說：

「現在，請去參觀H教官的有趣的攝影機應用法。」

在平原的正中，有一所二碼見方的屋子，不，應該說是巨大無朋的攝影機，因為它的構造與一具勃朗甯鏡箱相仿。在屋頂中央，裝着一個巨大的鏡頭。鏡頭的直下，一張桌上放着一枚白紙。當學生奉命轟炸某一個指定地點，駕駛機騰空，飛到這個平原的上空時，在這間「攝影機」室內桌上的白紙上面，立即映出一個飛機的小影。於是教官隨着機影的移動，用鉛筆畫出飛機飛行的軌跡。當學生投擲炸彈的時候，他所駕駛的飛機機體下面裝着的鎂光燈，便發出強光。這種光也可記錄在白紙上。這樣，學生着陸之後，教官就可正確地指出炸彈落下的位置以及指定的進路與實際飛行時所需路線的差誤。這種裝置雖很簡單，但所收的

效果很大，的確是妙法。

雲雀

「他是自治領派來的學生。」航空學校校長說，「他的大胆，可說天下少有。有一次，他真叫別人急壞！這還是最近的事。某日，舉行昇高試驗，令他駕機上昇。本來，沒有養氣的準備時，是禁止上昇到一萬呎以上的。那日，天氣很好，太陽發出和熙的光芒，蔚藍的天空，不比意大利的蒼穹減色。在這樣的天空飛行，當然叫人陶醉了！他大概也和雲雀或詩人一樣，陶然於大自然的景色中了，一味上昇。一萬二千呎，一萬三千呎，一萬四千呎，直到一萬五千呎時，這位年輕的加拿大人，大約因養氣不足而手忙腳亂，突然，急遽下降。下降的速度非常大，甚至速度表上的指針也來不及指出正確的度數。因此，降到一定高度時，他雖想擺平機頭也屬無效。飛機像流星般繼續下墜，看樣子準會與地面衝突。那時，我仰望着天空，不禁腿也軟了。我想「完了，可憐的傢伙，一準完了！」誰知他倒沒有「完了！」一陣引擎的噪音，他竟平安無事的着陸了。心雖安了，但對於這樣大胆的舉動，不得不申斥一下。因而我對他說：「怎癡啦？幹下這樣的蠢事！頭痛嗎？」

「不，校長，不會頭痛。」他回答說。

「唔，鼓膜破了？」

「也沒有，很聽得清楚。」

「唔，總之，幹下太蠢的事啦！」

「是的，我自己也覺得，不過，實在是再愉快也沒有的事。」

這時，一個青年學生走過我們面前，向校長敬禮後，自願自的走了。

「他也是有趣的人。」校長說，「他本來是一個明星，以前從未坐過飛機。有一次拍攝一部叫做「飛獅」的宣傳電影，片中由他扮演飛機師，自此對於航空感到莫大的興趣，於是這部戲拍好之後，他就志願加入飛行隊了。」

他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優秀的飛機師吧，我想。

十六 工場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英國軍需大臣罷琴氏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

「我和陶脫雷氏的關係嗎？」他說。陶脫雷是當時的法國軍需部長。

「我和他可說情如手足。我們一會面，就商議一些軍需品的目錄，就是原料、工作機械以及其他一切機械零件的目錄。「必需的是何物？」我問陶氏說，於是他就翻開目錄，說：「喏，就是這種原料，需要若干噸。」倘若我覺得要求的數額可以調度，那末就回答他道：「知道了。在某月某日交付。」於是陶氏反問我，有沒有需要的物品。我說：「在最近兩星期內，到某月某日止，希望能有碎鐵一萬噸。」他立刻很爽快的答允了。我們之間，真是乳水相容，十分投機。」

「開戰以來，法國專門家在冶金術方面，已有非常的進步。他們將全部新發明告訴我，我們在某種機械改良成功時，也立刻告知法國工業界。」

「有時陶氏說：「我們亟需某某炮，炮彈也非常不足。」

「唔，那末，精製炮身的工作機械總有吧？」

「這倒有的。」

「那末，我們將未完竣的炮身送來。完成之後，稍分給我一些。」

「有時，英法兩國間，也有意見出入的事。有些是內政方面的，有些是關於陸海空軍的。那時，我們有一個理想的調停者。他是陸軍上校，專管此種事情。這位上校的仲裁，很是公正妥當，多數場合均由他的裁斷來解決。不能解決時，則由却托菲爾特卿主持的會議決定。萬一還不能解決，則交付英法共同委員會作最後的裁決。這個最高委員會有時在英國舉行，有時在法國開會。由此你可知道英法兩國之間，是沒有意見相左之慮的。與一九一四年的情形比較，相差無殊霄壤！」

✧

✧

✧

我去參觀兵工廠。嚮導我的技師是一個精明幹練的人，他一生致力於大砲的製造，孜孜不倦。事務雖然蝟集一身，仍不覺繁忙，而宅心也很坦白。一九三八年時，他曾遍歷美法德等國家，搜求優良的工作機械。他親切地眺望着竣工的大砲，彷彿一個藝術家鑑賞名作般，從這些大砲上獲得審美感的滿足。

「開創這所工廠時，真正不容易！各樣器械都不齊備，要裝置一部機器，也因沒有起重機，祇好用人力設法舉上去。現在，請看這邊！」

他欣然領我到一個宏大的工場中去，那裏有一萬名工人在作工。巨大無朋的壓榨機在白

熱的鋼鐵上面，一上一下地錘壓着。閃閃發光的灼熱的砲身，從爐中滑入冷水中，發出嗤嗤的鳴聲，水蒸氣像雲一般迷漫空際。一瞬間，砲身堆積如山——彷彿身臨巨人的火柴工場。

「祇是數量呵！多多益善！」他說，「定單雪片似的從各方飛來，不單是我們英國，貴國和其他中立國也有定購的。這點真是這工廠的白做處，也是無上的宣傳啊！」

他摸撫着精光的砲身，愛不釋手。

「四·五高射砲可以射到三萬呎，是很好的東西啊！」

我們又去看飛機工場的工作情形。巨大的轟炸機完全用最新的方法製造，由數種輕金屬配合而成，重量比以前的減輕三分之二。機翼也是輕金屬製成，非常輕巧。搭載量也按比例增加。

「可是，這樣脆薄的翼，恐怕不耐風壓吧？」我問技師道。

「請你想一想羅馬式建築的教會與高雪克式建築（註）的教會。羅馬式的牆壁等都很着實
註：Gothic architecture 爲十二—十五世紀前後流行歐洲之建築式樣，其特徵爲

尖屋頂大窗戶。

穩固，而高雪克式的窗戶，看上去似乎很單薄脆弱，可是它的堅固並不劣於羅馬式。這是什麼緣故？無他，就是因為高雪克式的壓力不分配於建築物的全體，而集中於某一點，例如庭柱等。飛機也如此。徵諸多次實驗，這種原理是可以應用在飛機製造上的。」

許多穿著紫色工作衣的婦女，將網仔細地蒙在輕金屬製的翼骨上。這是很重要的，有了它才能使飛機騰空。她們手中拿着針，很努力的工作着；黃金色的頭髮垂在巨大的機翼上。半年以前，她們多數是在韋斯德·恩特事務所中作事的，現在，她們却是縫紉大英帝國轟炸機的偉大裁縫了。她們穿着寬大的男褲，偶然可以看到她們腳上的絲襪。紫色工作衣十分顯麗。她們好像百花叢中的蝴蝶，又似辛勤工作的蜜蜂；備有炸彈、大砲、機槍的死神之鷹——轟炸機——與這些年青美麗的生命之源——女裁縫——恰是一個正相對的對照。

● 飛機配置完竣以後，彙集在格納庫中，行最後的試驗。試驗通過後就迅即送到飛行場去。格納庫的壁上，懸着表示轟炸機行動範圍的地圖。在今日，這種行動範圍便是不可侵犯的國境線！

十七 戰時的英國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訓 練

英國是自由之國。但自古以來，英國人就知道「自由」若不經過訓練，是絕不存在的。他們的嚴守戰時法令，便是這個緣故。例如舉行燈火管制時，倘若未到規定的時間，他們絕對不會帶一星火到屋外去。英國都市舉行燈火管制時的黑暗，可使不習慣的外國人感到窒息。深夜的倫敦街，彷彿是充滿恐怖不測的世界，令人毛骨悚然。在黑暗中駛行的公共汽車，不會相撞嗎？假使坐一輛出差汽車，那末準會想到它是正在暗無天日的森林中駛行，這樣一想，又會感到彷彿是在一九一八年法國前線農村的廢墟中。在一片漆黑中，什麼都看不見。這種程度的黑暗，真不知如何描寫纔能使人明白！

倘若在鄉村道上驅車而行，那無異是一個惡夢！唯一可賴的車頭的燈光，既不可用，而四周又漆黑無光。忽然迷了路，雖想注意也來不及了，車子已經開到荒野中，要歇腳的旅館也錯過了。到了交叉路口，必須走下車，用電筒仔細察看那一條是正路。可是，使用電筒也有嚴厲的規則，不得任意亂照，祇可偷偷摸摸地照亮極小極小的範圍。但是，不論到英國何處去看，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種規則是應該切實遵守的。因此航空隊的飛機師也說，英國的燈火管制十分良好，敵人的夜襲很難找到目標。

至於實行配發制，別的不說，單是食品一項，也不是由於缺少的緣故。在英國旅行時，不問是如何小的旅館，所備的食物都很豐富。現在限制消費的是牛酪和糖。可是這些物品的配發量仍很豐富。軍隊的膳食也大事改良。英國軍事當局曾令某菜館主人創設一個養成廚師的學校，據說辦理的成績很好。現在，英國商船雖每週因機雷滯礙而有沈沒，國民却無驚惶的樣子。軍備既很充實，食品的配發量也很多，政府在必要時即使酌予減少，也無關係，所以國民都能泰然不驚。英國倘若減少運輸食糧的船隻，是不會有困難的。必要時，英國政府或會毫不躊躇的減少食糧輸送船吧。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仍能不失本來的風趣，泰然處之的，便是英國人。

幽默

在這祖國的生死存亡一髮千鈞的非常時期，仍不失去幽默味，確是英人最可愛的一種特徵。德國無線電台每日都有英語播音節目，播音員常常一定不變，英國人聽他的聲音也聽熟了。最近德國電台播音員呵爾爵士，非常爲英國人歡迎。

我滯留英倫時，曾到下院去旁聽。那日，議題相當重要。反對黨要求政府於戰時內閣中設立一個專管經濟問題的大臣。政府的答辯是：現在既有財政大臣西門爵士，已經足夠應付，不必架床疊屋。假使不會親眼目睹政府與反對黨的實際酬答，一定想不到議會中的空氣會那樣愉快輕鬆！當時毛立遜發表贊成反對黨要求的演說，態度鄭重，語帶譏諷。於是西門爵士替自己辯護，並表感謝。他說他們的鄭重態度使他記起華爾脫所著「釣魚大全」(Complete Angler)中的一句話，就是「善待作餌的虫」。立刻，一個反對黨議員起來更正，他說：「華爾脫的著作我讀得很熟，可以全部背出來。但是，現在西門爵士所引的話，竊以爲有點不對。書中不是「善待作餌的虫」而是「善待釣得的魚」。」

西門爵士便說：「閣下所說極是，但竊以爲用「作餌的虫」較有趣味。——」

對於他的話，全體議員一致附和贊成。坐在西門爵士隣席的首相，不禁啞然失笑。講場中的人，因為西門爵士的機智和首相的笑聲，也都哄然。這種愉快的空氣，頗具魅力。可是，這個餘興，決不致妨礙張伯倫與下院對於戰事而努力。於真的文明與文化中，纔有這種由衷的歡笑！

十八 兵站線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

法軍是在法國境內作戰，其聯隊的補給廠總在他們熟習的市街上。士兵在休假日，常常乘着火車去旅行。可是英軍就不然了，由於地理上的關係，他們是一支遠征軍。補給、裝備、增派援軍等等，一切都須渡洋跨海。倘若沒有海上運輸的根據地，就不能繼續。英國陸軍中有守備兵站線的獨立組織，就是爲着這個緣故。兵站線包括基地港、前進基地、糧秣彈藥的倉庫、車輛與大炮的修理工場、病院、預備兵宿舍等。不知其中困難的人，每以爲基地不比火線，是和平甯靜的樂園。最近到這方面來慰勞的喜劇演員，他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他

唱道：「基地的各位……在靜靜的基地……。」其實，基地的士兵，所負的任務是很困難而且重要的。從船上卸貨的是他們；完善地以食糧供應軍隊的是他們；建築臨時兵營的是他們；將新軍送往前線的是他們；將傷兵和歸休兵運返英國的也是他們。因為法國提供着建築物、鐵路和港灣，所以他們與法國當局得有密切連絡。自英國返法的途中，我曾在法國的一個古老海港中滯留數日。在這港內，英軍與法國海軍十分合作。英國將軍與法國司令像同胞手足般合用着該地的兵營和病院。在海軍病院的庖廚中，法國水兵和英軍士兵共同使用着一具爐灶。當法國水兵油煎山薯之聲大作時，英兵的麵包也色澤金黃，焦香四溢了。不但如此，他們並且同住在一間寢室中。兵舍的牆壁上，用英語和法語寫着「軍紀、勇氣、名譽、祖國」等字樣，此外還有各樣的語句。在一扇門上，奇異地用英語寫着「婦女室」三個字；原來門內懸着穿制服的青年女性們的照相！

野 戰 郵 件

關於英軍信札的收發，是由一個少佐專責辦理的，他便是所謂野戰郵局局長。去參觀一下野戰郵局的勤務狀況，準會令人眼花目眩。擾擾攘攘，一切都毫無停滯地圓滑地運行着。

從英倫三島送來了成千成萬塞滿信件的郵袋。這些郵件，由戰前服務於郵局的士兵，一一的加以區分。區分架是按照兵種而分的，計分爲步兵、砲兵、工兵、空軍、參謀本部等幾部份，然後再依照部隊細分爲大隊、中隊、小隊，其次由師團戰區來分。這個最後的分類是必須嚴密的，所以另有專門負責的人員。假如部隊有所調動時，立即以密碼電報通知野戰郵局總局。

「無法投遞的信札相當多吧？」我問。

「不，這是很少的。管理區分架的雖祇一人，但儘够應付了。像那種不知姓名的事是很少的。我們總盡可能的仔細調查……例如，請看這封信，不是有許多浮簽嗎？這是因爲此信俟次送到各部隊中去，調查不出收信人之後，每個部隊都將一張寫明無法投遞的理由的簽條貼在信上的緣故。我們預備將這些浮簽登錄在別的紙上之後，再去調查，萬一依舊調查不出，那末祇有退回原處了。可是，這樣的事是很少的。」

「信札的檢查辦法是怎樣的？」

「這個嗎？你知道，是和法軍不同的。我們的信札檢查，是由各士兵的直屬上司執行的。但是，士兵倘若有不願給長官看的信札，那可以用特別製就的綠色信封。這樣，該發信

人所屬的部隊決不會加以檢查。祇有這類綠色信封的信件，纔由野戰郵局總局的檢查員來檢查。」

『在戰時，士兵就學於女教師是不許的嗎？』

『在我們，對於那些在報上刊登廣告，招收學生的女性是不大歡迎的，因為這很容易混入間諜。不過，英兵和他們曾經寄宿過的法國朋友之間，正當而無關緊要的信函，倒很不少哩！』

『那些信中，寫些什麼呢？』

『非常親熱的話呀！有些真叫人看了不得不感動。今晨，一個蘇格蘭兵寫信給他的妻子，要她寄些蘇格蘭羊毛來，他要去送給法國的孩子。』

『最困難的是那一類函件？』

『無教育者所寫的信是最為難了！就是一等一的檢查員，有時也難懂得信中的意義哩！』

在郵件倉庫中，麻製的郵件袋整齊的推積着，每袋都是塞得滿滿的，看上去很有一些分量。在這些麻袋中，正包藏着充滿了溫柔、熱情與愛的家庭記錄。它們也可說是百萬勇士的生命！

音 樂 會

在法國戰線的某地，一個古舊的地方劇場中。舞台的兩側，有雕着女神像的柱子。台上，有用紅色金色描出變續和纏絡的幕。觀眾席上，坐着一千二百名英軍——我也在其中。

英兵所喜歡的是什麼呢？讓我來分析一下——

英兵最歡喜的是合唱。他們具有不可思議的合唱的才能。不論誰在舞台上高歌一曲後，他們馬上就學會，能够牢記不忘，毫不減色地再唱出來。他們唱二部合唱時，並不需要誰去吩咐，會自然而然的分出高音部和低音部來。唱歌的時候，也不是放開喉嚨直叫。當然，要曲曲傳出歌詞的情緒是另外的問題，但是，關於「抑揚頓挫」一點，他們可說能够完全做到。這一千二百名的勇士，曾經打着口哨，作為跳舞的伴奏音樂。他們仔細留心舞蹈家的步法，當舞蹈家的腳踏到地板上時，伴奏曲的音調也特別力強。不論怎樣的歌劇指揮者，對於這種情形，也都覺得佩服。他們的團體精神，正是他們的優異民族性。

那末，他們最歡喜那一類的歌曲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他們歡喜那些從古以來流傳民間的古曲，也歡喜混和着傷感和幽默的新調。那夜，有一個節目是提琴獨奏。柔和的音色，

感傷的旋律，是一支古代的斷腸曲。音調是那樣的淒厲、委婉、曼長！提琴的聲調如泣似訴，一聲聲打動人的心弦！他們——一千二百名英軍——都聽出神了。感傷的氣氛包圍了整個劇場。歡笑從他們的嘴角邊溜走了！「啊，不得了了！我想，我怕。怕他們為感傷的情緒所損！可是，一想到他們所處環境的明朗，以及他們生命力的充溢，我的心也就安了。」

十九 法國連絡武官養成所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

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戈脫勳爵，訪問法國連絡武官養成所。

法國連絡武官養成所是在距離前線不遠的某一個小村的大街上。這是一個典型的法國鄉村，景色十分單純。街上，並列着雜貨店、肉舖、文具店、紙煙舖以及兩家同行嫉忌的咖啡館。村的中央，有戰爭的紀念碑和村公所。具有尖形屋頂的屋子，窗口倚着婦女。小學生和在鄉軍人列隊於人行道上。

一隊連絡武官養成所的學生，在舉行閱兵式。號手和鼓手，一律帶着白色手套。喇叭上

繫着燦爛的絲絛，白牛皮的鼓面，發出沉着的大聲。這次的閱兵式有兩重意義，第一是向兩個戰歿的連絡武官表示敬意，第二是將榮譽勳章，授與一個建立功勳的連絡武官。他在作戰中，曾經代替一個受了重傷的英國巡邏隊指揮官統率隊伍，完成任務。

從這一件事上，就可看出連絡武官的訓練，應比一般軍士所受的訓練更為嚴格。連絡武官養成所對於這點十分注意，特地從薩爾聘請優秀軍人，將最前線的最新戰術教導學生，並由英國軍官講解英軍武器的使用法。這個養成所的課程是：英文軍事術語、英軍組織概論、連絡武官責任論等。

閱兵式後，戈脫勳爵的高級副官向該所學生演講連絡武官的責任。講演的內容很為充實確切，聽了之後，頗使人感動。他說：

「在這次戰爭中，敵人祇有一個戰勝的希望，便是離開英國和法國。可是，這樣的事，我們決不許它發生。將六個月以前的狀況，和現在的情形比較一下，很可使我們樂觀。諸君是直接與敵方挑撥離間的宣傳肉搏的戰士。在這個搏鬥中，獲取勝利的方法，最佳莫過於諸君以坦白率直的態度，對待英軍。諸君倘若知道英軍某部隊與法國市民間有了一點暗影，希望立即會晤該部隊的指揮官，坦率直言，對他說：「貴部隊似有不滿意之處，希即調查！」

我們英國人正和別國人一樣，有不少的缺點，但是我們對於「真實」，決不打算規避畏縮……我們也喜歡爽直的話……倘若英國官佐有了不平也和諸君一樣，將其不平率直地告訴諸君，那時，希望各位記住自己是連絡武官，並願諸君以極公正的態度判斷事理。這點希望各位不要忘記！」

其後，舉行野戰演習。戈脫勳爵似乎非常滿意。他在崎嶇的地上，迅速地走着，跨越塹壕，跳過鐵絲網。看他的樣子，再快樂也沒有了。兩隻腳跨着大步，鋼盔兜着風，手中握着望遠鏡，察看學生的演習。隨從的將校追隨勳爵左右，累得氣吁喘喘。「標準軍人！」將校們說，在語調中流露出十分敬佩的心情。

演習終了後，進餐。席間，當地村長也在座。餐後，村長與戈脫勳爵小聲道別。

「忝與盛會，真是榮幸之至！久聞閣下是人中豪傑，這次得瞻豐采，益信此言不謬了！」

這幾句單純誠實的話，充滿了真實性，不覺句句鑽入了我的耳朵。無疑，這會使戈脫勳爵衷心快樂的。

二十 蝦的甲殼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長久以前，我會經過這方面的戰線。記得那時，這邊純粹是田園。一片落完了樹葉的森林高聳着光裸的樹幹。

「敵人一定會從那方面過來的。」負責該處戰事的指揮官說。

向着那邊一望，眼前祇是一片無限展伸的平原。赤色的曠野，非常平滑，沒有一些起伏的皺摺。

昨日，舊地重遊，再度訪問那處戰線。啊，真使我吃驚不小，樣子完全變過了！本來是那樣空虛的曠野，現在却成爲巨大的鋼骨水泥工作場了。在隱蔽炮台的後方，稠密陣地剛剛完成。稍後，平野的正中，早已築好了無數小的混凝土炮台。

起初，在粘土地上掘一個坑，然後用鋼骨做成架子。它的模樣恰如鳥籠。於是再用木板夾着這個「鳥籠」，在周圍的壁上，預先作好槍眼，最後將水泥倒在木板夾縫中。工兵和步

兵，正在附近忙着準備。

「斯各德伍長！今日午前已經用了多少袋水泥？」

「八十袋。」

「唔，那末，從明日起要八十一袋。」

「是，知道了。」

斯各德伍長的身材並不魁梧，戰前是聯隊長馬夫，開戰後，他發揮出指導者的優秀素質，轉調到這方戰線來時，積功昇為伍長。他現在的任務，相當困難。就是將砂礫倒入混合機中，製成水泥後再運去應用。

「士兵對於這種工作，感想如何？」

「士兵很樂於做這種工作……比演習還要歡喜。」

「是用手車搬運的吧？」

「是的。此地的搬運夫很好。在二十五年前，他們的父親據說也會將手車借給英軍……有一個搬運夫說：「我打算將這輛手車傳給兒子。恐怕你不會相信這輛手車會一代一代傳下去吧？……」」

稍遠之處，掘鑿機在掘着土地，構築大的防戰車壕。這個機械的動作，恰與中生代的巨象一樣。將土掘起之後，立即從反對方面將土傾出，於是第二部機械立即在前方築起堤來，第三部機械用巨大的鏟形物，沿着陣地構造土壁。在無限軌道的牽引車發明以後，機械化裝備的情形，已完全改變了。

這種機械和工兵，有不可分離的親密關係。這批彷彿役使巨象的工兵們，將這種機械用在種種方面。機械的運轉，其精巧的程度，確可驚人。它不但能作笨重的工作，並能做極精巧的動作，甚至可以將飯菜分配給各個士兵。

「這種戰車壕是很有力的防禦物吧？」我問道。

「啊，是呀！假使再配以對戰車砲，敵方的坦克車便難侵入了！」

「對戰車砲的射擊，很準確嗎？」

「十分準確。我最近曾目覩對戰車砲的演習，覺得很可滿意。」

環顧四周，強力的堡壘，沿着法國國境，綿延不斷。我不禁想起了邱吉爾的一席話。當我滯留倫敦時，我曾毫不客氣地對邱吉爾說，英國的軍備和德國比較，實在相差太遠。當時他回答道：

『這是真實的。這完全是事實。可是，你曾經研究過蝦的習性沒有？』

我說研究蝦的習性不是我的事情。

『唔，』邱吉爾說，『蝦這種生物，一生中要蛻殼數次。當然，舊殼蛻下之後，新殼是立即生長的。但是在新的甲殼沒有堅固以前，蝦是很軟弱的。在這個時期，你想蝦的對外政策是怎樣的？它是潛藏在岩石的裂縫中，避免一切鬥爭，等待甲殼堅固，足以護身的時候，再行出動。現在的英國，因為歷代內閣的無為無策，正在蛻脫甲殼的時代，我和幾個朋友，現在正在取回堅強的甲殼。因為它還過於柔弱，所以英國不得不潛伏在岩石縫中。但是，這個時期決不會太長，這是我們大家可以安心的。』

當春日的第一線陽光，照射到大地時，我們的甲殼將可堅硬了吧？蝦殼主義似乎並非完全不能成功的嚮。

二一 偵察飛行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七日

「警官……不聽六時的新聞報告嗎？」

穿着青灰色英國空軍軍服的軍醫，正在研讀一本很厚的關於麻醉藥的書，聽到這話時，站起來捻開了無線電收音機。

「……挪威軍於奧斯羅之北約八十哩的地方艾爾維爾姆附近構築防禦工事，正在堅強抵抗德軍猛烈攻擊中。」

圍在桌旁的十個青年士官，一齊抬起頭來。這間房本來是法國鄉村獸醫的膳堂，現在却作了偵察飛行隊的宿舍。隊長是一個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漂亮的頭髮，光潔的臉孔，十分精悍，有凜凜不可侵犯的氣概。部下的士官，稱他為「精力家」。在他旁邊的幾個士官，或在寫信，或在檢查部下士兵的信件。室外，狂風怒吼，粗大的雨點，沙沙的打擊着玻璃。

「……德國軍艦在斯他文格港為挪威海軍擊沈……」

野戰電話的鈴聲大作。附近的士官拿起聽筒。

「喂喂……唔，是第N飛行隊……隊長，有電話……是由「翼」打來的……是出動吧。」所謂「翼」便是飛行隊的本部。隊長立起來，接取了聽筒。他一邊聽着電話，一邊時時閃動着一雙濃眉。

「知道了……是……幹吧，沒有問題……」

掛上聽筒。

「本部命令……」他說，「出動三架偵察機。一架在本日夜間，一架在明日黎明，一架在明晨九時……輪值出動的操縱士是誰？」

「華德生，」不知誰在說，「格朗托，夜間操縱士泰挪。」

「好，叫他們三人八點鐘到本部去聽令。」

偵察德國上空，對於這些青年們，真是稀鬆平常。他們的工作本來就是拍攝齊格非防線的鳥瞰圖和其他德軍祕密基地的照片。今天，他們所考慮的乃是天氣。

「好吧，飛一下子！」華德生愉快地說。他是一號機的駕駛者。「四時半的氣象報告怎麼樣？」

「二千米的上空有雲。三千米處密雲。但在三千米沒有結冰之懼。」

「唔……」

命 令

一個小時以後，我和華德生、偵察軍曹以及時常帶笑容的槍手，四人一同到本部的情報班去。那裏，牆上掛着一幅巨大的德國地圖，用紅、藍、黃色的針表示德軍高射炮陣地、阻塞氣球和飛機場的所在地。

「總參謀本部爲欲確知這方面的敵軍，有無重要的調動。」飛行隊本部的司令說，「噫，在這方面……倘若有了調動，那末將向何方移動？……航路圖在這裏。」

軍曹的面部表情很爲嚴肅。他將航路圖、偵察目標、應行偵察之地等，一一記入航空日記。槍手似乎很少關心到這些，他聳聳雙肩，看着掛在那邊的地圖和照片。

本部食堂中，夜間飛行士泰挪在等待出發，和隨軍牧師作投箭遊戲。

「二比十，輸了，牧師！喂，氣象報告如何？」

「一直沒有什麼變化。」

「是麼？……」

歸 還

翌日黎明，華德生的飛機轟隆隆地飛過村的上空，我走到窗前一望，天氣仍是陰沈沈

的，飛機隱在雲中，一點也看不見。我想大約坐在前面的軍曹正在察看航空地圖，後面的槍手正在警戒着敵機的尾追吧。將近九點鐘的時候，我跑到飛行隊本部去探聽消息。

「華德生機平安歸還，一切順利。」這個叫大家安心的電話來時，我也到了本部。

汽車開到飛機場去迎接歸還的勇士。不久，穿着飛行服和毛皮邊長靴的三個勇士，一同走進來。

「飛往韓國領空內，偵察了廣大區域之後，再飛返這裏，四個小時就夠了嗎？」

「是啊，因為不十分遠。」

「沒有遭受敵機攻擊嗎？」

「受到攻擊的，不過我在前面不會看到敵機的影子。後來，偵察軍曹和槍手對我說，才知道。」

「敵機的射擊精確嗎？」

「我想未必。一架敵方戰鬥機來追擊我們時，我的槍手從容不迫的對付它，一下子它就冒出火來了。真正痛快不過！槍手很快樂哩！」

本部的一個官佐，拿出雪梨酒（註）、乾酪和餅乾來，請他們三個人吃。當他們正在吃

的時候，參謀將校展開了地圖，聽取偵察報告。

註：雪梨酒 (Sherry) 爲西班牙產著名葡萄酒。

「在這條鐵路上，看到許多列車嗎？」

「不，並不多——祇是平常的樣子。」

「那末，這條河怎麼樣？」

「有若干拖船正在北上。」

「照片？」

「拍是拍的，不知道好不好。」

華德生從容的 answering。我注視着他的樣子。看到了這個穿着毛皮邊長靴的青年，使人感到彷彿看到一個剛從學校返家的青年學生。含着微笑的槍手，照例搖動着雙肩。一待參謀將校去報告參謀本部時，華德生便轉身向我。

「夢境竟成了事實。」他對我說，「昨晚，在夜間飛行出發以前，我就夢見到德境去作偵察飛行。不知怎麼一來，似乎是乘着火車去的……忽然，到了德國某處的车站。那時，我的母親竟在月台上。突然，紅帽子向我高聲喊道：「到厄森去！」我就驚醒了。夢不是很奇

怪的東西麼？」

二二 那維克戰訊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是晚上九點鐘的事。我們在宿舍中，聽B·B·C·的播音。

「十時十五分本台有重要新聞報告。」

但是，到了十點一刻，無線電依然播送着音樂節目。後來，報告員叫聽眾暫待一會兒。進行曲的雄壯旋律，一陣陣傳入我們的耳鼓，更使等着聽消息的我們焦急不堪。

終於報告新聞了！

「海軍部公報，大英帝國軍艦奧阿斯伯托號及二等驅逐艦福洛替拉號衝入那維克灣，大破德國海軍，擊沉驅逐艦七艘……」

我的全身由於一陣異樣的歡喜，微微震動。像這樣的由衷的喜悅，我是長久未曾經驗了。那時，聚集在室中的人，都因為快樂的緣故，面色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得意也就是我的

得意。我們的喜悅是勝過了一切的，因為這是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呀！

「哈哈，終於實現啦！龍流出第一滴血便染紅全身了……」

「哀號了！它的神聲和它口鼻中噴出的煙瀰漫天地啦！」

「龍的敗北是注定了的！不論怎樣的毒龍，致命處受到了創傷，也發不出威了！」

「致命處在那裏呀？」

「海軍呀！第一，德國的海軍決不是強力的。那維克一戰，德國海軍殆已受到致命傷了。其次，便是威信，稱雄宇宙間的龍最怕顯露自身的弱點。」

「真是偷鷄不着蝕把米啦！」另外一個人說，「這次作戰的目的，他們不是想獲得鐵礦資源和佔領海岸線嗎？現在，鐵礦既得不到，海岸線遲早也會陷於同樣的命運。希特勒的敗北和滅亡，是拭目可待的！他的戰術一點也不稀奇哪！」

「是呀，但是他壓下的將軍們却不這樣想，因為他們的陸軍還不會受到損害。」

「的確，現在還不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時候。雖說龍已經受了傷，究竟還是一個龐然大物呀！不過無論如何，它總已受了傷啦……」

一九一五年蒲拉姆蒲爾上校麾下的蘇格蘭高地兵，打扮得非常豔麗。他們穿着青、紅、黃、綠的格子短裙和襪子，頭上戴着蘇格蘭帽，腰間束着皮帶，佩着短劍，前面掛着毛皮囊。樣子十分壯麗，使我讚賞不置。那次洛絲大戰的翌日，我會見蘇格蘭高地聯隊的士兵，鎮定沉着地向伊普爾戰線進擊。他們的言語舉止是率直而粗野的，他們的勇敢是不露鋒芒的。在英國陸軍中，作戰時的勇敢，恐怕誰也不能勝過蘇格蘭高地兵。

在這次大戰中，蘇格蘭兵全都捨棄了他們的短裙，一律穿着土黃色的軍服。但是，他們並沒有喪失蘇格蘭高地兵的精神。他們的表情，依然是嚴肅的，他們的身體仍舊是結實堅強的。他們的外表，不論那一部份，都顯出他們是豪爽的新教徒。

數日前，蘇格蘭高地兵開到前線某處，和法軍交替，代他們守備該地陣線。交替的儀式很簡單，但也很莊嚴。帶着鼓與喇叭的法國步兵一分隊列隊等待帶着鼓與風笛的英國步兵一分隊。法軍上尉同蘇格蘭兵上尉握手；蘇格蘭兵的步哨同法軍的步哨交替；雙方的連絡武官互相寒暄。喇叭在吹着，風笛在奏着。法軍奏着古軍樂向後方退去，蘇格蘭兵整隊進入洞

堡，代行守備的任務。交替的儀式就這樣告終了。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日。蘇格蘭兵在附近的小鎮上爲居民開了一個會。一百個風笛手同鼓手齊集在市街中，由一個軍樂少校率領着。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頰上生滿了紅髯，威風凜凜。軍樂隊的士兵都穿着從前的格子短裙。再度看到這種五彩豔麗的格子短裙，真使我非常快樂。這種美麗的格子短裙，是從黑奧基聯隊、希福諸聯隊或戈登聯隊中辨別出蘇格蘭聯隊的特別標誌。

將軍來了。軍樂隊的指揮官舉起了指揮棒，鼓手將槌舉到嘴唇處。鼓聲咚咚，漸漸響了起來，一等到鼓聲消失，整個軍樂隊便隨着指揮棒一齊奏樂。風笛手一邊奏着莊重的旋律，一邊列隊橫過鼓手之列。風笛手的行進，完全彷彿是一種舞蹈。一忽兒像送葬行進般步調緩慢，一忽兒突然脚步加速，十分活潑。大鼓的槌，不住在空中揮動，看上去彷彿魔法師的五色寶玉，在空中搖動。士兵們戴着蘇格蘭帽，穿着土黃色的軍服，列成正方形的隊伍，臉上流露着喜悅。春天的陽光照耀着大地，充滿了生氣。

「自那時以來已經有二十五年了！你還記得那時的蘇格蘭兵嗎？」在旁邊的一九四〇年時代的蒲拉姆浦爾上校說。

「蘇格蘭兵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代，總不失為蘇格蘭兵，一點也沒有變更呀！」我回答道，「德軍也將如此想吧？」

一九四〇年的蒲拉姆蒲爾上校，默然不語。的確，他也絲毫不會改變！

士官訓練

「第N軍團近來為士官們創設了一個步兵學校，不去參觀一下麼？」唐剛問。

「好呀，去吧！」我說。

步兵學校的校長在某鄉間的樹林中迎接我們。

「小隊全由士官編成，小隊長是從他們當中選出來的。昨夜我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偵察最前線前面的某一個樹林的問題。在他們的答案中我挑出最適當的解答，令那個解

答者作為指揮官，去實地演習。」

「有假裝的敵軍嗎？」

「當然有的。各個士官都帶來各自的從卒，在演習時，他們的隨從這補充一下敵軍。從卒們倒都很喜歡扮演敵軍……其實，扮習敵人也沒有什麼不快樂處，祇要在預定的地點，臥

在草地上等待好了。可是另一方面士官們却須背着步槍，負着背囊，在泥濘中跋涉過來！」

我們站在樹林的外面。空中，飛機在陽光下閃耀着，盤旋着，一會兒向別處飛去了。不過，飛機與地上的演習並沒有關係。遠處，一小隊受訓的士官在蠕動着，橫過原野，向我們這邊移動。我覺得他們的隊形太密集了。我把我的意見說了出來。

「這是根據假想狀況的。」教官解釋道，「作戰是在黎明前，而且假定霧也非常濃厚。倘若沒有這樣的假定，那末，正如尊意，他們的散開是太不充分了。像那樣的密集隊形，當然是不能接近敵陣的。」

槍聲響了。假想敵已在應戰了。

演習一終了，教官便發表意見，加以批評。他對攻擊軍的指揮官——一個戴着眼鏡，蓄着漂亮鬍鬚的青年上尉——說：

「令第一分隊迂迴敵軍的側面，那是對的。但是，在那種場合，最好不要由目標顯然的平原進擊，應從樹林中前進。」

「是。我僅命令第一分隊長施行側面攻擊。此後關於作戰的詳細步驟，都由第一分隊長獨斷專行的。」

「唔。森林地帶的接近過於斜進了。像那樣子，在未達目的地點前，濃霧就將完全消失。」

在講解及批評之際，我注視着士官們的顏面，他們都顯得敏於悟解。據教官說，這些青年士官們都用着平時陸軍學校等處不經見的熱情，受着訓練。一待閃電戰開始，他們各人都能明白自己的責任而努力做一個良好的指揮官。

「下午有什麼課程？」

「今日下午演習從守備陣地向後撤退。晚上，舉行憑藉羅針示向的夜行軍。夜行軍的預定路線中有森林、有沼澤地帶、有河川等等。」

「明日呢？」

「明日上午行渡河訓練，下午演習與特科部隊共同作戰，夜裏舉行夜襲訓練。」

「啊哈，相當緊張的日程呀！」

「在我們是非將每一秒每一分都充分有效地利用不可的。有時我們將課外訓話代替野外演習。那時，本部中的全體將校都來對學生訓話。前幾天軍團長會親蒞致訓。」校長說，「午餐席上，可否對學生們講幾句關於法國人性格的話？」

午餐時，菜餚是炙鮭肉、山薯、甜菜等。正菜完畢，傳上點心水果咖啡時，我便立起來，即席作了一個簡短的英語演講。覺得尙能差強人意。因爲在數日以前，與英軍總司令會晤時，總司令會經向我談起英法兩軍協力之事，以及法人的處境與狀況等，所以我的演說便不怕流於空洞浮泛了。

下篇 三十日戰爭

一 「馬奇諾的和平」生活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直到今日止，我們英法聯軍所過的戰線生活，可說是「馬奇諾的和平」生活。我們遵照着軍首腦部的命令而行動；我們構築着防禦陣地。對於這些防禦陣地，我們懷着難以說明的信念。在東部戰線上，敵我雙方雖不斷地發生小規模的前哨戰，可都是都隔着遙遠的距離。一切都是迂緩的動作。戰爭的準備期間，彷彿是無限的。我們爲着渺遠的將來，編成軍隊。我們的軍械工廠要到一九四一年春，方才能够發揮它們的最高能率。政府的最高執政者還在考慮，像和平時代那樣的躊躇不決，以至遲延了最要緊的武器製造。我記得我會經問過某一位將軍，爲何不訓練步兵，使他們熟習於戰車炮和高射炮的戰爭。

「由此種攻擊形式而引起的恐怖，」我說，「假使是第一次碰到如此的攻擊，士兵們會十分的恐慌，終將成爲異常的恐怖。但是，這種恐怖不是祇要有相當的訓練就可消滅的嗎？」

「的確如此，」將軍答，「可是，這樣的演習會損毀田中的作物，所以地方當局一致反

對。」

將近五月中旬，「堤防」潰決，鐵與火的激流泛濫以前的數日，法國的議會正以農忙休假還鄉幫助農事的兵士人數太少，大鳴不平，軍首腦部爲和緩議會的不平起見，祇好增加歸休兵人數。當時，軍首腦部的最大恐怖，似乎不是敵軍的攻擊，倒是士兵的無聊。法國和英國都替軍隊想出種種消遣的方法，將書籍、報紙、雜誌、無線電收音機等等送給前方的將士——雖則有某一個深思遠慮的女士，提出應以新戰術訓練士兵，但是一般人都漠視她的建議。

軍事專家以爲這個夏季（一九四〇年夏）德軍不致有軍事行動。他們的理由是：德軍不能攻下那座銅牆鐵壁的馬奇諾防線，侵入比利時也很困難，因爲比利時擁有二十個師團，足够與敵周旋。德軍唯一的可能戰場是羅馬尼亞和荷蘭，但鹿特丹是「德國的肺臟」，羅馬尼亞也已經向德國屈服，所以這也不會作爲戰場。那時，祇有一個人不作如是想，他便是英國陸軍情報部部長麥克萊將軍。他會見我們時，指出德軍的強勁，並說在德荷邊境，德軍依然集結着一百十個師團的兵力，情勢很是嚴重。可是別的將軍們却說：

「這雖是情報部部長的情報，要之，是一種悲觀論。」

從三月十日起兩個月間，我也懷着樂觀論者的心情，離開了英軍參謀本部，到各處去旅行。

法國陸軍上尉特加斯德朗是我的一個朋友，他說法國北部軍團總司令希望邀我到那邊去，對第一、第二、第七、第九軍團的官佐，舉行一次演講。演講的內容是關於英國人的性質及英國對於戰事的熱心。我很快樂的接受了這個邀請。

皮洛脫將軍的司令部是在蕭尼附近的某城堡內，在那裏我第一次和將軍相遇。他曾任巴黎總督，性格很磊落，思想却很精細。關於這事，我是早已知道了的。

我同將軍談了許多時候。

「請你對將校們演講英國方面的情形，真費神了！」將軍說，「關於英國人雖很有一些失實的傳聞，但在我參謀本部中的英國將校，對於他們的偉大人格及才能，我也是很了解的，不過，他們的動作總嫌緩慢。現在，我們自從開戰以來已經經過了八個月，英國派來的兵還不到十個師團！英國人作事很精密，一定要樣樣準備舒齊。率直地講，這樣不是過分瑣碎了嗎？德國人却不然，他們很知道時間的重要性。實在，倘若在戰事告終時才編成一支完備的軍隊，不如及時有一羣烏合之衆來得好些！我們需要迅速的軍備！」

午餐時，參謀本部的幕僚全體出席。我想他們都能充份理解他們的任務吧。在大體上，我對於他們是感到信賴的。席上，我會到了此後不久在戰場中勇敢馳騁的將領們。第一軍的勃萊加將軍、騎兵軍團的浦利奧，以及特拉勞倫將軍、發格爾特將軍等，尤其給我很好的印象。這一方面的邊境防禦線是在他們指揮下構築起來的，我隨着他們去視察前線。沿着邊境一帶，有無數的炮台、戰車壕與偽裝作民家的碉堡等。當然，這不是馬奇諾防線，與馬奇諾防線比較起來，自然不及，但是，不論是馬奇諾防線也好，甚麼也好，總之都是防禦線。當時誰都想不到德軍會迂迴這些防禦線的。

法國的軍隊，我想是相當優秀的。凡參觀過機械化龍騎兵的分列式在閱兵場中受檢閱的情形，就可知道他們的確是很雄偉的。軍樂隊奏着輕快的進行曲，壯健的士兵們分列行進，相近司令官時，整齊的向左看，向長官射出熱情的視線。無數的軍靴，踏着地面發出「達、達、達」的聲音。這一種雄偉勇壯的樣子，恐怕英國近衛第一聯隊也比不上吧！我和英國朋友唐剛^譯就參觀過如此莊嚴的法國龍騎兵閱兵式。

雖則我認爲法國兵很優秀，有一個黃昏我去訪問北非師團時，N將軍却看穿一切。N將軍以爲與其作沒有勝利希望的戰爭，還不如與德國妥協媾和來得好些。他說：

「德軍在數量方面既多過我們，而配備也比我們的優良。勝負是決定了的。我的部下，作戰的勇敢雖不劣於任何軍隊，可是却沒有一尊對戰軍砲，我們如何能够抗拒攻來的戰軍呢？」

我訪問過守備英軍右翼的第一軍團後，又去訪問守備左翼的第七軍團。我同季拉特將軍和阿勃利爾提督的會晤，便在這時。

二 季拉特將軍

季拉特將軍在法國陸軍中是很負盛譽的，他與李奧梯元帥齊名。關於他從德國逃出，在途中屢次改變喬裝，經過比利時窺路回返自己陣地的事蹟，有各種的傳說。在摩洛哥，他是被認為具有天賜的「巴拉加」——一種幸運的符咒——的。他的勇敢，使上峯驚服。參謀本部惟恐他所幹的越出他本來的目的。在這次大戰中，於法朗達斯戰線方面，總參謀本部委付他的任務，即需要他所具的那種特質，就是將季拉特將軍麾下的軍隊，編成流動翼，準備在德軍侵入比利時時，衝至勃利達。

我在巴黎時常常遇見季拉特將軍，其後在前線也會看見過他。但是除出正式集會時之外，直到今日，還不會有過和他談話的機會，因此我常希望能有和他晤談的日子，很喜悅的等待還可以和他暢談的兩日。

我的希望總算實現了。與李奧梯一樣，季拉特也是一個貴族出身。一般軍人在講話時，大多是非常慎重小心的，即使極中庸平常的意見，也必斟酌躊躇之後，方始出口，祇有季拉特將軍一想到什麼便直截爽快的說什麼。他談到作戰的情形，批判戰術的運用。這位人物的人格，深深的點燃着我。

「戰爭這一回事，」季拉特將軍說，「非冒險不可。當然，並不是無理的冒險。世人怎樣說到我，你總已經知道。可是恰與世人的話相反，我決不是勇敢的奇人，不過我以為深謀遠慮的勇敢是好的。你總記得，一九一八年七月在維萊·考脫勒斯、麥琴攻擊德軍側面的戰事。那時我屬於該師團，還祇是少將銜，奉命準備開始師團戰鬥。我們這師團雖然敢行絕對必須成功的奇襲，可是却沒有使奇襲絕對成功的方法，除非集中師團所轄的全體戰車於一條極狹的戰線前，每隔十碼配置一輛戰車，我們的部隊則集結其間。這可說是非常危險的，倘若敵方的炮火集中向此轟擊，整個師團便有全軍覆沒的可能性。不過在這樣的場合，能有那

樣的集中炮火，若從所謂數學的可能率講，是很少很少的，因為敵方直到奇襲開始的前夜，尚且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所以這種冒險便不是毫無理由的冒險，這就是我敢冒的危險。可是在那天早晨，我的心裏也十分忐忑。我們決定在上午四時三十五分開始攻擊，從三時起，我便注視着鐘的兩支針。到了四時十分，尚未聽到炮聲，那時候我的呼吸稍微舒暢一些，等到四時三十一分……四時三十二分……四時三十三分……四時三十四分……四時三十五分，這時方始聽到一片喧嘩，我們這師團已開始前進了，我也舒了一口氣……巴拉加尚未見棄！」

後來他又告訴我討伐摩洛哥蠻族的軼事。

「有一次我在阿托拉斯山脈的上空作偵察飛行。」他說，「大體上講，山岳地帶的飛行是非常危險的。駕駛者是我的副官，他是職務感很强的人，我本來也喜歡飛行。那一日，正在蠻民部落上空飛行時，突然，地面上開槍了。一彈貫通了我們所乘飛機的氣化器。當然，飛機是開始逐漸失去高度……那時，最初浮現在我頭腦中的念頭，便是：「這是我們的最後了」。在我們的眼下，除出山嶺和峽谷之外，不見平地——看起來完全沒有可以着陸的地方。機體一直向下降低。突然，在遙遠的右方，有許多褐色小點，以相等的間隔，圍繞着白色的小點。原來是法軍的露營。中央的白點是官佐的帳幕，周圍的褐點是土人的帳幕。於是

我用手拍拍駕駛員的肩頭，指着那方。他也明白我的意思，調整機首的方向，竭力掙扎，雖則無法阻止機體下降，但將機首指向那個山嶺還是可能的。正是一瞬間的事情，機體依然在向下降低，終於飛到奈營的上空，仔細一看，他們宿營的地方，不是四面圍着絕壁的一個極其狹窄的高地嗎？雖然準備着陸，可是着陸地點還沒三十碼寬闊。剎那間，機體發生劇烈的震動……後來才知道，副官將飛機降在岩下狹窄的平地上。在飛機和地面衝突的一瞬間，我從機體擲出，幸而恰巧擱在斷岩的突角上，我的身體一半露出在絕壁外……你想情形危險不？……此時巴拉加也未會捨棄我……」

後來話鋒轉到關於英軍的種種。他對於英國人的品性雖然表示欽佩，可是對於英國人勳作的緩慢，他大不以為然。

「敏捷的動作是作戰時最要緊的。」他說：「這也是一件摩洛哥戰事中的事，當時我必須進攻一個高踞山頂難以接近的部落。我就將工兵部隊的司令找來，對他說：『你看見那座峭壁嗎？好……我與你在三日之內，築成一條可使卡車開抵山巔的道路。』他以堅決的語調很有禮貌地回答我道：『這是不可能的。像那樣的工程至少要三個月，決非三日所能作成。』於是我說：『好罷，我自己來幹。』我便將某團長召來，擬定一個築路計劃，命他出動所屬

士兵與其他各部士兵，不分晝夜加緊趕築，限三日內竣工。……果然如期築成……這樣，我便向完全不曾防備的敵人奇襲，在他們不及應戰之間，一舉加以殲滅。這件事的教訓是什麼？它就是「將着似不能的事迅速辦好」，這是奇襲的要素。」

至此我順便向將軍問起關於這次戰爭的意見。他也以為英法在一九四一年以前，恐怕不能取得攻勢地位。

「這真是遺憾之至！」季拉特將軍說，「我們缺乏很多的東西……第一就是飛機。我是軍團的司令，你知歸我支配的飛機有幾架？一架不多，一架不少，祇有八架！此外當然還有相當優秀的英國空軍，但是如果我想請英國空軍去偵察一下，我便得向喬治斯將軍請求，喬治斯將軍則向甘茂林將軍請求，甘茂林將軍再向勃拉脫將軍請求，勃拉脫將軍又向白龍德將軍請求，這樣依次傳達，然後才由白龍德將軍為我派出飛機去偵察。可是到了那時，大多因為時機已失，一些沒有效果了。」

「假使德國先行侵入比利時，將怎樣辦呢？」

「那時我們恐怕非在年內開始戰鬥不可了。但是，不免是一種苦戰。據我的意思，我們在一開戰時，便應進駐比利時，在德比邊境構築強固的陣地。倘若等待敵人侵入以後，方才

出擊，是很危險的，實在是不可取的下策。不過，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會這樣做。在開戰時即行進注，比利時當然會提出抗議，可是爲避免比這個更大的危險，冒一下合理的危險——

當我和季拉特將軍同坐汽車回里爾時，在途中他和我談起他的孩子們，講到他們的教育；他說過分幸福的國家的人民，是很容易陷在危險中的。

三 阿勃利爾提督

「若到鄧扣克去，」季拉特將軍說，「請到三七號稜堡去訪一下阿勃利爾海軍上將。他是北海的海軍提督，同時兼任一個陸軍軍團的司令，他在那方面不僅有指揮海軍的職權，並可調動陸空軍……事實上，最左翼的軍隊全歸他指揮。英法軍在開始進擊時，我的軍團將向荷蘭方面移動。那時，他便担任我這個軍團的前哨。」

稜堡的周圍，張着鐵絲網。鐵門旁邊站着一名水兵。走進門，是古舊的城堡，上面有生滿蘆葦的望樓，全體的構造使人想起了海上的戰艦。走進海軍少將魯克萊爾克的房間，感到

室內像船上的房艙一般清潔無垢，少將自己也非常整潔，似乎是有潔癖的人。他引我到阿勃利爾海軍上將的居室去。

提督是令人一見便起尊敬之心的人。態度很嚴肅，但也很和藹，不過又含有一種莫可比擬的威風。他領導我參觀稜堡的內部。裏面有最秘密的一隅，也可以說是航空情報室。在這間屋子內，由英法兩國來的電話，報告着一切飛渡北海的德機的正確位置。接到報告後二十秒鐘，便將此種情報用無線電傳達到在某處天空警戒着的友方飛機。在一張巨大的桌子上，鋪着一張地圖。在這地圖上，表示出德法飛機的行動。法機描着快速的拋物線，遮住德機，使它改變方向。

出了航空情報室，提督引我到稜堡的屋上去。他指着蓋在屋上的武裝鋼板，對我說道：「即使受到敵機的轟炸，我們也能够如平時一樣，繼續工作。」

那時，像圍攻鄧扣克這類的事，誰也想不到，但是阿勃利爾提督却毫不草率地準備着一切，以備鄧扣克受到圍攻的日子。

在我滯留於鄧扣克的兩日內，由提督麾下的官佐作嚮導，帶我到防禦地帶去參觀。雖則設防的時日匆促，却都在可能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切均有相當的佈置。我看到了這種

情形，不禁感到十分欽佩。炮台大部分是舊式的海軍炮，瞭望台是用繩子和木材搭架起來的，不論誰看到了它，都會感到不安，怕它會被一陣狂風吹去。但是守備着這種老朽炮台的士官和兵卒，都有堅確的自信，並且很達練，各自盡力完成自己的任務。只要看到這些軍人的雄姿，不拘其他條件如何殘缺不全，心中的不安也會烟消雲散，油然而出一種信賴的心情。海岸雖長，却全部成了一個巨大的防禦組織。當撤退大軍的瞬間到來時，各個堡壘、鐵絲網以及配置妥當的機關槍陣地，精密準備的火線計劃等等，一定會發揮其各個的效能。作戰的準備若不通盤籌劃，是一無是處的。

靜寂支配着這個要塞化的海岸。海波拍着鋼骨水泥的堡壘，激起了銀白的泡沫。這幅景色深印我的心底，再也不會淡忘。

當時，在鄧扣克海岸與沙洲之間的水道上，碇泊着許多商船。

『是荷蘭的商船隊。』提督說。

我聯想到路易十四時代的美麗的海岸風景。荷蘭商船隊正將此處當作沒有被潛艇襲擊危險的樂園。可是，有時在滿潮時，潛艇也會偷過機雷羣侵入警戒線的。

參觀完畢之後，阿勃利爾提督在瑪洛·雷·彭他的小宅中，請我聚餐。到那邊時已有炮

術士官及其他兩個提督在那裏了。一個是普拉頓提督，另外一個就是魯克萊爾克提督。關於魯克萊爾克提督，前面已經說過，至於普拉頓提督，他是鄧扣克的總督，頗負盛譽，現在是艦隊的指揮官。他的性格很率直，完全是老於海事者的態度。

阿勃利爾提督是很謹慎的人物。當我講完關於英國與英國人的演說之後，阿勃利爾提督說：

「對於英國人，我只有讚嘆欽佩。……今天他們又將高射炮和照空燈供給我們，作為防備部羅涅之用。……英國資材的豐富是驚人的。……關於他們那些探知敵機來襲的機械，其性能是你也知道的，實在精妙不過。……英國自從開戰以來，在海上、在空中，已收到很大的戰果，沒有懷疑的餘地。……但是，在過去英國却有了過失！容許德國重整軍備的，不是英國嗎？……在華府會議中運用計謀，使法國甚至不能保有和意大利相並的海軍力者，不是英國人嗎？……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作戰之際，阻止法意妥協的，不是英國人嗎？到了今日，他們英國人也該懊悔不及了！」

至此，我插言說，最大的過失是一九三六年三月間所幹的，關於這事，某一派的英國政治家應負大半的責任。

「不，不是如此的。」他說，「我以為在那個時候，英國的過失比法國的錯誤爲小。法國認爲法國應照自己的見解行動，法國要幹的話，是沒有不能幹的理由的，至少可以動員軍隊。當時我們法國的政治家說：「封鎖漢堡吧！」我說：「要做這樣的事，也沒有方法可做。」」

翌日，我離開鄧扣克，辭別這三位優秀的提督。我深深覺得，假使我們的海軍司令官們，都像他們三人一樣的好，我們的海軍一定會有相當的成就。不久，最嚴格的試驗來了，立刻證實我的感覺是對的。

四 巴 黎

一九四〇年四月，四周彷彿在暴風雨中。保羅·萊諾出任內閣總理。我雖看準他的才能，但也知道多數國會議員對他都無好感。我也知道他曾經惹惱了比利時政府的事情。他曾經單刀直入地詢問比政府道：「貴國是法國之友乎？抑或平？若爲友，則須立即協力作軍事準備，蓋此爲緊急要事也。」據說比國政府當時很氣憤地加以拒絕。

內閣總理萊諾與陸軍部長達拉第之間的嫌惡，是愈來愈深了。萊諾想調開甘茂林元帥，令喬治斯將軍繼甘茂林之後任總司令，達拉第對此竭力反對。萊諾內閣初臨議會時獲得的贊成票比反對票只多了一票，可是不久到了四月二十日，在議會中却得到全體一致的支持，但在那日晚上，我碰到一個參議員，他帶着譁笑對我說，全體一致並無什麼意義。

『你不明白議會中所演的戲劇，』他說，『這是萊諾的反對者竭力使投票一致的。全體一致不是爲着個人而是爲着國家，只有大多數的贊成票，才含有萊諾個人的勝利的意義。』

第二日我和萊諾會晤。他一邊在官邸的辦公室中徘徊，一邊高聲對我陳述他在組閣以來所發見的情態，這真令我驚訝。

『戰車，』萊諾說，『祇在白紙上面。對戰車炮是軍中急需的東西，現在還都擱置在工場中。德國有二百師至二百四十師的兵力，而我們却不足一百師，達拉第使政府陷在萬事困難的狀態中。』

『可是，』我說，『達拉第一定是一個愛祖國的男兒。據我所知，他屢次的演講，都是很流利很熱誠的。』

『是的，』他說，『我相信他是希望着祖國勝利的，但是同時他也渴望我垮臺。』

星期四，我去訪問法國通儒院。該院照常在進行編纂字典的工作。Ameiser（磨礪）這字雖毫無異議地通過了，可是 Acheiseur（磨工）這個字却未曾通過。關於 Aile（翼）這個字的意義，更引起了亞培爾·朋拿與喬治·杜黑默爾之間的辯論。在舊版字典中，稱翼為「肌肉」。

『這真太滑稽了！』朋拿說，『「翼」絕對不是「肌肉」，它是「肢」。』

『恰巧相反，』杜黑默爾博士辯道，『「翼」是「肌肉」。你吃雞雞的翅膀時，實際上只是吃它的「肌肉」。』

『不過，』朋拿爭着道，『你到酒菜館去時，那邊女招待所稱呼的雞雞翅膀實際並不是「翼」。』

『對不起，』杜黑默爾博士說，『我們是在編纂慣用語辭典。酒菜館女招待的話，終久是慣用語之一。』

經過長久的爭辯之後，決定在這字後面，特別加註「Aile de poulet」（poulet 義即雞雞），方始沒有異議。

國事的危急與他們的咬文嚼字，恰是相反的對照，不能不令人驚異。可是當我看到通儒

院不顧周圍事物的急變，一心完成本來的使命，却又轉憂爲喜。假使每個法國人都能在本位上努力，則情形必然大異今日。

四月的末了幾日，我和哥拉波將軍麾下的第九軍團在一起。第九軍團那時担任凡爾芬、福爾米和奈利維爾方面的守備，在此後數日即受到德國機械化師團的猛襲，這是他們在夢中也不會想到的。嚮導我的特·裘米爾中尉曾對我說：

「哥拉波老將軍是一個好人。他似乎不很喜歡聽到大鼓的聲音，從他的經歷上看，也不明白他爲何如此。在軍隊中，不大大鼓簡直是糟糕的事。不論是閱兵式或分列式，軍樂隊是絕對必要的——總而言之，這是少不來的，……你現在總已知道，這邊的軍隊如何缺少這些。」

裘米爾非常愛馬，關於這些他有種種妙論。他講到德軍挪威戰役中的勝利，他說：

「固然，這顯然不是決定戰爭終局的事，可是這樣已經很討厭……挪威戰役是這次大戰的初次戰爭，我們竟失敗了。……在訓練馬作競賽的時候，決不可以使它敗北……那時若失敗，便失去了自信心，從此以後就永遠不會勝利了……在學校中，成績低劣的學生，也是這樣。最初的時候，成績不好雖也感到痛苦，到後來也就習以爲常，不覺成績低劣是可羞恥的。」

事了。」

他接着又說：

「幹着同樣任務的兩個士官，如兩匹純種良馬拖着車輛四輪馬車，雖則誰也不能超越誰，可是總會彼此競爭不休。」

我謁見了哥拉波將軍。肥胖的身材，不像是個軍人，但思想相當明晰。他告訴我他如何逮捕阿勃特爾·克林姆的事，及法旭達之役在阿爾及利亞動員攻擊英軍時的事蹟。

翌日，碰到了兩個面熟的士官，他們是摩托偵察隊的指揮，他們領我到他們宿舍中去進餐。在宿舍中，我發見了勇壯的青年士兵。我知道第九軍團的多數士兵，是一點不劣於其他部隊的。雖則如此，在我訪問此軍的最後旅程終了時，歸途總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前線的部隊似乎都是優秀的，但是配備的兵力太單薄了，離開前線十哩的後方便看不見一兵半卒。一想到這種空漠，我便感到憂急，萬一敵人突破了這層薄殼……。

五 進軍比利時

回到巴黎之後，我得到了一個休假的機會，我打算將這個假期消磨在培利哥爾，預定在五月十日上午九時乘汽車出發。五月十日上午八時半，我捻開了無線電收音機。

「……發表」無線電報告道，「情報部長發表……」

我直覺地感到，用中樞要人的名義發表的，大多是凶多吉少的消息。果然，這時福洛賽爾聲稱德軍已侵入荷蘭、比利時，比王正在向我們呼籲。……所有休假中的士官均被召集。

正午，我搭乘列車從北站出發。列車中擠滿了英法士官。我不得已站在車廂的通道上。士氣大體甚為高昂。那些士官因為現在的戰爭更像戰爭，精神為之一振。來送丈夫出征的妻子們，一直等到列車開行，還站在月台上。一個步兵上尉在我旁邊的車窗中，向他的妻叮囑道：

「錢放在我的抽屜中。零星錢放在床邊桌子的抽屜中，汽車和汽車間的鑰匙在梳妝台上的小箱內。此外，你對佩珊說，放一些樟腦在我的衣服中。還有，告訴琴痕，腳踏車要加些油，因為不加油，日子久了會發出怪難聽的聲音。……噫，這次的分別，或許很短，祇要二三日……不過，或許不能再和你會面了，也未可知……我們若能夠阻遏敵軍，那末戰爭不久準告結束了。」

上尉的妻很賢惠，她勇敢地微笑着。

歸返阿拉斯任所時，我立即往訪梅特里可上校。他是英國將校，担任新聞班長的職務。翌日，我和唐剛便奉到上臺的命令，隨着開往比利時去的軍隊前進。我軍已開始進擊比利時了。

五月十一日，往昔曾泛濫着英法士兵的都市村落，現在已顯出十分空虛。這種擾亂心境的光景，是沒法描寫出來的。戰線上的對戰車壕和碉堡，是被放棄了。這些碉堡中是不是全沒有兵的呢？我稍稍感到不安。這些碉堡萬一被德國的傘兵佔領，那末我軍要向後退却時，不很困難嗎？這個念頭或許太愚蠢了，多少帶些杞憂的成分，可是我却免不了這樣深思。大約我軍因為以非常的速度和自信向比利時進擊，所以一點不會顧慮到後方吧？

在向比利時進擊的途中，我悟到英軍久處於法國東北的村落內，已有脾肉復生之慨了。他們的進擊如何力強，毫無懷疑的餘地。成萬的步兵，成千的車輛、大砲、戰車，在下進擊令之後，僅僅在三個小時後，即開始行動了。這種正確奉行命令的樣子，實在使人贊嘆不已。行進時，輜重車絡繹道上，沒有一輛發生故障，沒有一輛中途停車。交通警察如同在比卡狄立（註）一般，非常沉着，一邊迅速指揮進擊部隊，一邊悠然在人行道上走着。爲了防

備空襲，減少轟炸的效果，各車輛之間，都保持着一定的間隔。不管什麼理由，只要有某部隊一停止，士兵立刻從卡車上跳下來，在附近野原上架起高射炮，各就位置。將近最前線時，我們趕上了徒步的士兵。在這路兩側的街道樹下，他們稀疏的散開，分成一小隊一小隊前進。原來是蘇格蘭兵。他們打着口哨，哼着軍歌，勇壯地進行。的確是優良的軍隊。可是，真可憐，他們的數目如此少！

註：比卡狄立(Breacilly)為英京倫敦最繁華熱鬧的地方。

比利時人熱烈地歡迎着英法軍隊。不論是小的村落或有着大鐘樓的街上，每家人家的門口都擠滿了人。少女們將鮮花送給兵士，並祝福他們說：「願上帝保佑你！」這種信賴和熱誠，使我們感激不盡。卡車、裝甲車、戰車，都埋在芬芳美麗的鮮花中了。所到之處都聚滿了比利時的孩子們，他們模仿着八個月以前即已渴望着的英兵的動作。

稍懂一點英語的比利時人，將他們所知的幾句英語，盡可能的利用。他們在汽車的窗外和英國官佐攀談。那日朝晨，一個小學校校長操着英語對唐剛說：「我歡喜你。」他們也用英語來和我交談，但是，我却暗想「各位紳士，你們還是適材適用吧」，所以我用法語回答他們，他們聽了都很驚奇。

我聽唐爾依照藩命令，向托爾內——魯內里——特拿爾特街道前進。在布魯塞爾附近，比利時警官令卡車羣和戰車羣都轉向右方。進入布魯塞爾市是不許可的。可是唐爾說無論如何得在那裏，高叫：「法國萬歲！英國萬歲！」熱烈地歡迎我們，使我們大吃一驚。婦女們投擲着鮮花，將我們的汽車包圍得水洩不通。我們的汽車夫是一個年青的倫敦人，被婦女包圍住時，急得什麼似的，簡直有些精神恍惚了。

「這究竟算什麼呢？」我向唐爾說道，「這種凱旋般的歡迎究竟算什麼呢？假使我們是凱旋的將軍或英雄，倒也罷了，可是我們不過是兩個名不見經傳的上尉呀！」

午餐後，我到法國大使館去。罷爾裴頓夫人向我解釋上面的疑問，說明布魯塞爾市民狂熱歡迎我們的理由。原來布魯塞爾是非武裝都市，絕對禁止軍隊入境，所以不知底細而闖入的我們，在布魯塞爾市還是最初見到的英法將校。爲着這個緣故，我們的出現竟惹起了大眾的狂熱情緒。

「假使有空，」罷爾裴頓夫人對我說，「請常來玩。帶着英法朋友一掬來好了。在戰爭中，不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都是歡迎的！……」

關於布魯塞爾的法國大使館，那個戰爭在三日間即告終了。

六 火線行

當時，在比利時的任何人，對於比利時人在英法軍進入比境的第一日和第二日之間所有的態度，截然不同的這一件事，都大為驚異。第一日我們感到比利時人在這次戰爭中，將很勇敢很友愛地和我們協力作戰。可是第二日我却看出他們似乎很憂鬱不安。

婦女們照常立在各家門口。但是當我們經過時，她們的視線却閃移不定，或者眼望天空，似在搜尋有沒有敵機。

「她們究竟怎麼啦？」我問唐剛說。

「大概胆怯吧。」唐剛答。

炸彈在各個村上落下來。大多落在十字路口或鐵路與道路相接之地的附近，損害很輕微。主要道路與鐵路，簡直不會受害。以全體講，轟炸的次數並不多，而且簡直沒有效果。可是，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敵機的這種轟炸，已在軍事上獲得了重要的結果。這並不是爲了

遭受破壞的目標之故而說它是重要的，乃是因為這種轟炸引起了民衆的恐怖心。此後我們發覺在比利時的村莊中，一定有德國的間諜和第五縱隊。他們的任務便是使住民發生恐慌。

『趕快避難呀！』第五縱隊說，『這次的轟炸還祇是一種警告。以後的轟炸每家都將完全被毀壞哩！此後德軍立刻就要來了。……現在快逃吧！……』

不久，我們就碰到無數逃難的人。起初祇有一二人，彷彿是滴滴瀝瀝的雨水。接着是小溪流，是大洪水，大批的難民如波濤般前擁後擠。最初來的是富豪的自備車，車上整齊地載着貴重物品，由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的車夫駕駛。其次是車頂上載着鋪蓋的中等階級的車輜，車中堆滿了零星雜亂的東西——從廚房用具起到孩子的玩具止。這些大約是做母親的、做孩子的到了最後也捨不得的要緊東西吧。再其次便是成千成萬的腳踏車。各個村莊的難民都各自成爲一羣的擁擠着。僧侶們走在前頭，郵政局長和穿着制服的站員隨在後面。少女們和孩子們，彷彿很歡喜這個「遠足」。也有在側車上載着一匹狗的。最後便是徒步之羣。都疲乏不堪，狼狽異常——在轟炸時逃出來的婦女們，鞋子也都遺失了，就那樣穿着絲襪或線襪蹣跚走着，甚至有連襪子也沒有的赤足的人。

『像這個樣子，恐怕走不上一百哩吧？』我向這批婦女道。

「總比被德軍捉住好些！」

令人心痛的光景真不少！一個女人看到我們的卡車或戰車，都用樹枝偽裝着，她也拿了四張樹葉，很整齊的放在嬰兒車上。村裏的消防夫將他的家族載在救火車上，隨着大家逃難。破俄汽車中擠滿了老年人，他們都是衰弱不堪的人，似乎早已躺在棺材蓋上了。

在道路的交叉點上，我們的汽車突然被一羣大車攔住。這些大車是用馬拖的，車上混亂地擠滿了難民。他們都是高爾人，被侵入者所追而逃了出來。他們的模樣正如教科書上的插圖一般。頭上，十二架德國飛機在盤旋着。我們走到河流近旁的楊柳樹下。在道路和河流之間，在伐取成半圓的樹林間，立着一個騎兵。炸彈在近處炸裂，發出可怖的巨聲。馬車上的婦女們一聽到炸彈的爆裂聲，急忙走下馬車，爭先恐後地跪在道旁十字架前。於是，祈禱聲、飛機的惡魔似的吼聲，混成一片。鄉村河流的幽靜的魅力、祈禱者的美態、從遙遠的空

中傳來的威脅和恐怖的音響，這一切完全超過稱為「危險」的觀念。忽然，一個黑衣老嫗望着我，用比利時語向我說話，但我能夠知道的祇是一句話，就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

啊，正和這個黑衣老嫗一樣，我們也陷在不久將「失去了一切」的命運中。

騎兵上尉的唐剛，走近一個帶着幾匹馬的農夫。

「啊，這些倒都是很好的牲口哪！」唐剛搭訕道，「的確是良馬哪！」

「是的，」農夫很得意的回答說，「只要有了這些馬，不論到那裏都有工作可做！」

「芻秣怎麼辦呢？」

「馬料倒沒有備，不過，自己吃的東西很多，也可以喂這些畜生的哩。」

成羣的德機幹畢最後的合力轟炸以後，便都飛走了。此時，我們方才向前再進。到了前面的一個村莊時，立刻發覺那裏剛才已受過轟炸了。有一個老人在措頰上流下來的血。嘴中含着一根烟管，煙管頭上裝着半截香煙。

「負傷了嗎？」

「你竟以為我受傷了嗎？」老人毫不在意的反問道。

「炸彈落在何處？」

「剛巧落在我院子裏的一隻角上。」

我們終於離開了最後一羣難民，來到完全沒有居民的地帶。景色異常淒涼！昨日還是雞犬相聞人煙稠密的地方，今日竟化為死的村莊了！右面，一所修道院尙餘燼未熄，吐着紅的

火舌和濃黑的煙。赤焰在屋頂上跳着舞。一切彷彿都不是這個世界的東西！

聖琴恩山、傑拿坡、烏格蒙、拉·愛爾·桑得……道旁的指路牌使人憶及滑鐵盧。

「那一條大概是到由安去的路吧，我想。」我對唐剛說。

姑且向那條路前進。果然，在指路牌上標着「至由安二公里」。

我們得悉英軍正在盧汶到發夫爾之間，沿着代爾河佈防。那個地帶的住民已經逃避一空，現在祇可看到少數的幾個英兵。他們正忙着挖掘新戰壕，忙着在地下埋電線。總之，他們正在重演清後方已經做過的工作而已。英軍的數目是如此稀少，使人感到廣漠的平原似乎是一個無人之境。後方某處，隱隱傳來了大炮聲。一個英兵在放步哨。他對我們說從此地起，不能再乘汽車向前進行。於是我們捨了車子，徒步前進。走到一個高聳於峽谷上的斷崖時，有兩個英兵在機關槍旁吃乾酪麵包。看到了我們時，他們馬上立正敬禮。唐剛詢問他們道：

「這條河叫什麼？」

「代爾河，上尉。」

「佔據對側的崖上的是誰？」

「德軍，上尉。」

這樣，唐剛和我在不知不覺間，竟跑到法朗達斯戰線的火線上來了。

七 退却

我們在布魯塞爾和里爾之間，過了數日。一到晚上，里爾的郊外總是有敵機的轟炸，但是既不猛烈，亦不可怖。不過，不祥的流言却漸漸多起來了。當我們走近一羣正在談話的英軍將校們的時候，他們立刻很小心地沈默不言了。他們正在談論法軍在塞丹所遭遇的慘劇。關於塞丹的慘劇，我是什麼不知道的。最初得悉這個消息時，我並不感到它是怎樣重要的。假使有人說它是重要的，我準會這樣回答他道：

「不錯，幾個獨立戰車隊突破了我方防線。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像這一些戰車隊，遲早總會全被殲滅的。所以突入的敵軍所處的境地，比我們更危險得多！」

但是，我也開始懷疑着，敵軍戰車的每日繼續進攻，不會使我們的北部軍團不久瀕於危險嗎？五月十七日，我們接到退往阿拉斯的命令。當我們退回到阿拉斯時，担任防衛該市之責的是英國近衛軍。在阿拉斯市的所有入口上，均佈置着障礙物、沙袋和對戰車炮。

「這樣看來，德軍究竟到了何處？」我問道。

「已經到了喀姆布萊了，」不久有人對我說，「所以明天早晨或許要進攻此地了。」但是我還不相信。

那日晚上，飛來的敵機投下了很少幾個燒夷彈和強力炸彈。可是一個炸彈却命中了阿拉斯市的重要旅館。那夜，蒲拉姆蒲爾將軍是戰死了。炸彈恰巧落在將軍的居室上。他竟連一片肉也不會留在這個地上！祇有他愛用的煙管殘留着，供人憑弔。

早晨，從梅特里可上校傳來一個命令，叫我們立即退往亞眠。

亞眠市已被無數難民佔領了。晴朗的天氣，真是大幸！婦女、孩子、老人，枕着手提箱睡在人行道上。酒菜館的食料庫、伙食店的壁櫃，統統被吃空了。

在救世軍的野外招待所中喝了一杯咖啡之後，我便胡亂地和衣睡了一夜。

翌晨四時，一個英軍上尉將我推醒，對我說：

「我們要乘汽車退到部雜湊去了。不過，抱歉得很，車子不敷應用，不能留下一輛車給你使用，實在，連運貨車也抽調不出。梅特里可上校說，請你率領全體隨從英軍的法國新聞記者，一起回到巴黎去。」

『帶回去？怎樣帶回去呢？』我說，『你說你們不能夠給我一輛汽車，而且火車站上又擠滿了無數的難民，德軍也迫近此市之門了。我們不是也和英軍一同到都羅涅去的嗎？』

要說服這個英軍上尉，是不可能的。而且英軍的車上都載滿了人，也是事實。因此我丟棄了自己所攜的一切物品，分開洪水般的難民羣，跑到火車站去，爲新聞記者團在開出阿拉斯的最後列車中要求一些座位。車箱中已塞足了難民。在分隔得很狹小的車箱內，擠着十五個到二十個的不幸者。擠不上火車的母親，立在月台上，將懷中的嬰兒從列車的小窗中付托給一面不識的陌生人。我們靠着軍事當局的策劃，好容易乘上一輛行李車。這輛行李車中，荷載着戰區各銀行各車站等所有的現款。負責管理這些現金的，是一個年老的專長。他的頭髮已經灰白，可是身體倒很結實，冷靜而富於朝氣。

『無論如何不行。』兩臂攔着行李車的入口，這個老專長對要想上來的難民們說，『無論如何不得上來！這節車子是不載客人的……裝着政府的現款哪！上面有命令，叫我不准讓任何人進來。誰也不得上來……除出那邊的軍官是政府特許的以外……啊，太太，不是我不肯行善……我也有孩子，也有可愛的孫子……不過現在我不能做人情。我的責任是看守這些現款。上面給我的命令是：無論如何非嚴守不可。如果說要打破這節行李車的門進來，那

末，若不先要了我的命，恐怕也是不行的。從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八四年間，我是梯格拉上尉的部下，也會過着戰壕生活。這次戰爭也沒有什麼可驚的地方……

「那，那……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們逃到別處去，有什麼用呢？你們到別處去有什麼可做呢？居住的村莊被敵軍佔領了，那也不必說，可是，在眼前的各位，似乎家鄉中尙不會有敵兵啊……你們爲什麼都拋棄了家跑出來呢？是不是爲了飛機在你們村上丟炸彈？那算得什麼啊！一九一四年間，落下來的炸彈、魚雷和大炮彈，情形更來得險惡些，可是沒有一個人像你們這樣拋棄了家鄉逃出來……你們說什麼？你們自己不是軍人嗎？這可想錯了，在這次戰事中，我們大家誰都是軍人！像這樣的阻塞道路，擠滿車站，使軍用列車也難以暢通，簡直是幫助了德國兵，這事你們不知道嗎？現在，最要緊的是：打勝仗！大家都應該盡自己的責任。譬如像我，應該看守政府的現款。而你們大家在德軍未來之前，也應該各自照常住在自己村中、自己家中。在我當兵的時候，那個老克雷孟梭曾經說過：『我正在打仗』。現在我們也是正在打仗。這是不騙人的！」

列車的前進很慢。頭上，德國飛機整旋着，企圖炸毀軌道。後來被英國戰鬥機所追逐，展開了激烈的空戰。這時火車正駛近一條堤岸。在堤岸上面有幾個婦女快樂地指指天空，指

指地面，告訴我們有一架德機被擊落了。我凝視着老車長。那時我還不會失掉希望。可是當我看到從亞眠到克里爾沿鐵路一帶的大批難民時，我得到了一個洪水業已泛濫，再也沒有法子加以阻遏了的印象。

八 阿拉斯的堅守

在我的朋友之中，有一個法國陸軍的少校，他曾經和英軍協力，共同防守阿拉斯市數日。他告訴我當時的戰鬥情形如下：

「你總記得吧，就是在開戰最初，在巴黎大街上進行的那些英國近衛軍。那種正確的進行動作，給我們的印象恐怕你不會忘掉吧。舉行將榮譽勳章授給戈脫將軍的典禮的那日，我和你不是曾經去參觀的嗎？那日在閱兵式中最得稱譽的，不是英吉利近衛軍與阿爾及利亞兵嗎？那時，誰也想不到近衛軍和阿爾及利亞兵的混合部隊，竟會面對德國戰車，共同防守阿拉斯市的。」

「這是五月十九日的事。據我方的情報，德國機械化部隊已在喀姆布萊和拔蒲末大道上

出現。當夜，我所屬的法國部隊全部撤退。完全孤立了我的我，只得到英軍參謀本部所在的聖梵托宮去探詢消息了。走到那邊，門口站着雄糾糾的衛兵，這是你也知道的。衛兵們照常向我立正舉槍，真是莊嚴威武不過的動作。看到了這個，誰會想到阿拉斯市的一半已毀於空襲，德國的大軍已迫郊外呢！一個傳令兵告訴我，參謀本部是在地下室。我走下空澗的階級，沿着積滿塵土的石造的走廊，穿過汽罐室，方才走到一間廣大的房間。裏面有許多官佐在默默辦公。一點都沒有騷擾與不安。據蘇格蘭軍的C少校說，參謀本部將移往阿柴勃洛克，阿拉斯市將由近衛軍防守到最後一分鐘。C少校自己担任着連絡的任務，他說請我幫他一下，所以帶我去看通到拔蒲末去的道上的障礙物。那種防備的情形，我想是相當堅強的。守備齊的士兵，非常沉着而且具有決心。

翌日，一隊在南部戰線的法軍，通過了阿拉斯市，因為他們和主力軍的連絡已被切斷。那個部隊的機械化機關槍隊與阿爾及利亞兵一隊，便成爲我的新部下。阿爾及利亞兵攜有輕戰車數輛和對戰車砲二門。我爲了接洽將此新部下附屬於英國近衛軍麾下的事宜，所以折回聖梵托宮。回到那邊一看，地下室的样子和先前完全不同，桌子已當作床鋪，官佐們士兵們伸展四肢，睡在上面，沈寂無聲。室中的一隅，一個軍曹在刮鬍。換班的士兵一吃

好飯就將出去放步哨，衛兵們在喝熱的紅茶。我的部隊很爲他們所歡迎，阿拉斯市防衛司令P少將劃出一部分防備地區，命我的部隊填防。當日下午，我將部下士兵配置於近衛軍防區附近。這兩個所屬不同的部隊，彼此比賽勇氣與鎮靜。這真使我快樂，因爲這幾天來祇是不斷的戰鬥，幾乎使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

「五月二十一日，敵人進攻拔蒲末大道的陣地。英軍祇有幾尊對戰車砲，此外便沒有什麼重火器。可是，他們很英勇堅決地守着陣地，擊燬德軍戰車三輛，車上的乘員全被殲滅。在阿拉斯市郊外，像這樣的事很多。士兵們都很鎮靜地彷彿平日的演習一樣對付進攻的德軍戰車。德軍受到挫折後，對於此種猛烈的抵抗似乎吃驚不小，於是停止正面攻擊，改用大砲轟擊阿拉斯市。一顆砲彈落在聖梵斯托宮的門前，一個衛兵戰死，另外的受到重傷，近衛兵們將負傷者抬到地下室去治療。數分鐘以後，又有一個雄糾糾的衛兵站在參謀本部的門口了。說到那時近衛軍的沉着，我想起曾經有人描寫外人部隊退却的情形：「在敵方火力之下，外人部隊的步伐依舊泰然不亂，肩着來福槍，整齊地退却。」近衛軍的沉着鎮定，正是這個樣子。

「這樣，我們一直堅守到五月二十四日。我們所以堅持不退的理由，因爲倘若聯軍的反

攻得手，阿拉斯在軍事上是很重要的，一個中心據點。到了二十四日，維米陷於敵手，P將軍接到退出阿拉斯的命令，於是我們開始退却。當時我們這批阿拉斯守備軍與主力部隊的連絡線，祇有一條通到杜亞去的狹窄小道。沿着此路，近衛軍作三十哩以上的急行軍。士兵分成二列，德軍的照明彈不斷在頭上閃耀，機關槍猛烈地掃射着，有許多士兵是倒下了。此時，那個勇敢的蘇格蘭軍C少校也戰死了。他一手握手槍，襲擊德軍的機關槍，終於壯烈捐軀！我率着殘餘的機關槍隊與阿爾及利亞兵，一同撤退，他們直到最後，並未捨棄一輛戰車或一尊對戰車炮。好容易脫出敵軍的砲火射程，方才於某地稍息。休息時，阿爾及利亞兵不知從何處弄到了幾隻雞，並且還找到了鍋子。在互相幫助下，阿爾及利亞兵與近衛軍便這樣在該處過了一宿。他們之間，有很好的友誼。以少數的兵隊對抗武器及人數都處優勢地位的敵軍，而有相當的成績，這就可以證明他們素質的優良和合合作的精神了。」

九 英國空軍

回到巴黎之後，因為不能再歸屬英軍總參謀本部，我祇得跟隨英國的空軍部隊。以前我

曾經訪問過盛班尼的英國戰鬥機隊。確是百戰百勝的優秀空軍。飛機場上並列着許多飛機。旋風式機，像美麗的蜻蜓，快速無敵，出人意外。機械士在陽光下工作着，裸露着上半身。樹林中，飛行員在等待着。他們當中，有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他有一雙藍色毋忘儂草般的眼睛，看到我之後，便問道：

「四個月光景以前，你到過英國的航空學校嗎？」

「啊，是的，曾去參觀過。近來的空中大戰中你也在場麼？」

「唔，幸運得很，我是在五月八日被派到這個部隊來的，兩日之後就開始閃電戰了……」

「他今日已擊下第三架亨格爾機了。他是本部隊首屈一指的駕駛員呢！」在我旁邊的空軍指揮官插言道。

這個少年的臉不禁赧然，我問他道：

「怎樣？揣度錯了嗎？」

「唔，完全不對。因為主要的是所駕飛機的速度。飛行時，周圍是空無所有的，突然，一個黑點出現了，凝視之間，漸漸清楚，成爲十點、三十點了——頃刻間，周圍充滿隆隆的巨聲。趕快照準射擊，一刹那便完畢，敵機已不見影蹤，祇剩下自己在敵地的上空……是夢

啊！」

「那末，對手是敵機或友機，不是也幾乎沒有辨別的餘裕了嗎？」

「的確沒有。」空軍指揮官說，「因此我們在機體上漆着很大的標識，而且它的數目也必須很多。開戰初期，我們會特意將標識除去，但是，這竟造成非常的錯誤。……」

指揮官指着另外一個飛行員給我看。那個飛行員也有美麗的碧眼，看上去還不過十六歲左右。

「那個操縱士，」指揮官說，「一跑到法國來，法國的娘兒們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他「可畏的孩子」。現在，這個綽號竟成了他的名字，可是，他不愧此名，在梅塞修密脫機的駕駛員心目中，他的確是一個可畏的孩子。和那個少年一淘走着的中尉，就是作部隊日記的人。」

「那個日記，我可以看一下嗎？」

☆

☆

☆

部隊上備有大練習簿般的冊子，每晚由那個中尉以整齊的書體在簿上記載數行。翻開稱為「戰爭第一日」的那頁，上面記着：「五月十日。晴。為巨聲所驚寤。飛行場周圍，各砲

齊鳴。我們跑到飛行場，立刻昇空。早餐前至少擊墜敵機六架……」

後面的記錄，大多相仿，一點不誇張渲染，是壯烈的，有時且是諷刺的。「今日也頗快適……」，在這一天中，寫日記的中尉自己擊下四架，「可畏的孩子」擊下五架。某軍曹的機體吐着火焰，落在敵方陣地上，但某軍曹靠着降落傘的力量，跳出焚燒的飛機，落於謬司河附近，於是他洩過謬司河，安然歸返基地。第二日，他寫信給他的母親說：「昨日所以不會寫信，是由於工作很忙。不過請安心，因為我還有空暇去運動，昨日我曾經游泳一次。」

某日，巡邏機遭遇無數德機。「梅塞修密脫機大胆地向我們衝來……」日記上寫着。不管日記的文筆如何輕快素樸，讀下去時，却能想見當時十四日間曾經有過如何悲壯的事蹟。三時起床以後，一旦離陸，除出補充汽油和彈藥以外，直到晚上方始降陸。

「這樣當然很疲倦吧？」

「倦得要命！不過不至於在機上打瞌睡……幸而空軍副司令來視察部隊，看到我們三日來無暇修刮的于思于思的臉，雖然我們不會作聲，他可立即理會一切了。不久便從國內調到一批生力軍，來替換支持不住的駕駛員。」

「那末，其餘的怎麼樣呢？」

「別的稍稍休息一下，也就恢復了。人類在興奮時常能幹出平常不能幹的事，而空中戰鬥正是最興奮不過的比賽。」

「貴隊的飛機沒有相當損失麼？」

「損失是當然有的，可是不很大，並且立刻補充。至於人的損失，比率很小。和我們戰鬥機隊比較起來，轟炸機隊的損害是更多一些。德機的損失……」

在樹林的末端，綠蔭之下，有一個裸着上身的地上整備員正在展開空軍旗。每逢擊墜一架德機時，他便在旗上畫一個小卍字。

十 指揮官

英國空軍的將校們，他們的外表都整齊一律，非常難以區別。遇到他們的人，沒有一個不因此而感到驚奇。他們的儀態都很優美，漂亮的臉孔，蒼蒼的白髮，年輕輕的碧眼；既和氣親易而又毅然堅決，在柔和之中含有不可冒犯的嚴整規律。這是英國空軍的特徵。在他們之間，那個被稱爲「可畏的孩子」的年輕戰鬥機隊飛行員，現在雖在空軍宿舍中和人說笑辯

嘖，可是，二十年後，他也將成爲英國空軍的將校。經歷了無數次的生命危險，鬢髮是比年齡老得更快，不久便都雪白。在那種出於國民性的有禮的幽默中，含着深刻的悲哀——一種對於所愛的部下不得不發出危險而又絕對必須履行的命令的指揮官所懷有的悲哀。

空軍指揮官站在懸着一幅地圖的牆壁前面，將攻擊目標指示給我。

「我們的偵察，」他說，「敵軍的主力是集結在這裏——（他用鉛筆畫着大圓圈）——此主力軍的給養線一定是這兩條鐵路和這一條道路。切斷這些給養線，就是我方轟炸機隊的任務。用這面小黃旗標明的車站和橋樑，就是明日夜裏要給部下的目標。這幾枚針，頭上塗着顏色的針，它們所插的地方便是敵軍的陣地、大本營，以及給養根據地等。你注意到這些城堡不都插着針嗎？這是因爲我們深信一定有什麼重要的部隊在那裏。」

「轟炸機的損失比戰鬥機多嗎？」

「夜間轟炸比較地要少受一些損失。困難的是白晝轟炸，特別是在低空轟炸橋樑和敵方軍隊等場合。五月十四日，塞丹西南地區告急，德軍後續部隊如潮水般從突破地點湧入，於是我方下令向他們轟炸。我們和法國空軍協力，以密集編隊大舉轟炸。前面是法國空軍，後面是我們，飛去炸燬橋樑；確實被炸燬的橋樑有兩座。德軍步兵對於我們的這種轟炸，抵抗

相當猛烈。關於這點，我們的步兵的確訓練不足。對於我們的轟炸，德軍高射炮的伴奏也相當熱鬧。那一天，我們的犧牲頗大，但從全體上說，德機在整個戰線上所受的損失，要超過我們三四倍。」

「這點是確實可證的嗎？」

「絕對確實。當然，德軍擁有多少後備機，我們是無由得悉的，但是就我們實際所知，根據迄今的空中戰的經過，大概如次，就是……」說到這裏，他躊躇了一回，似乎在仔細思索。「第一、德國空軍在數量方面雖勝過我們，但質地上却不如我們。第二、現在的兩國空軍比率，與開戰初期比較，我們確已達到有利的地位。第三、德國空軍在這兩週間由於喪失相當數量的優秀飛行員，所以從成分上說，德國的空軍力在未來的一箇月中將十分低下。」

「唔，的是高見確論！」

「過譽了。不過，我想重復說一遍，就是我們應該十分慎重地對付德軍，勝利決不是輕易可以獲得的。我們假使不考慮到如何應付最惡劣的情勢而努力，恐怕是不行的……」

空軍指揮官拿起野戰電話的話筒，發出夜間轟炸的命令。

「N號……轟炸隊……喂，今晚你們派遣五架，準備一切。目標是C站和M站，此外是

A·L的城寨，距M站六哩，二百八十度。出發時間是——。」
他的聲調是清朗的、平穩的，每字每句都很清楚明白。

十一 巴黎的最後一日

這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的，因為整個的巴黎是如此寂靜，如此美麗。早晨，打開了窗，觸入眼簾的是：一片淡藍的天空、部羅涅的森林、凱旋門，以及隱約於朝霞中的弗洛倫斯修道院似的萬勒林山。院子中，門丁正在灌漑盛開的秋海棠。樓下，修理自來水龍頭的工人們打着口哨，吹奏着軍歌。一切都和平時一樣，不會變異。絲毫看不出德軍已經迫近巴黎的景象。

可是，巴黎的第一次空襲來臨了。最初，肉眼看不見敵機。我的孩子喊道：「啊，在那面！好像一羣蜂！」果然，約有二百架的德國轟炸機。當時，我們不會知道它們已投下炸彈，還以為這祇是一種示威行動。敵機飛去後，友人在電話上告訴我說：「事態很嚴重。投下的炸彈大約超過一千枚。」我們跑去察看轟炸後的光景。炸燬的屋子，尚在焚燒的工場

——的確是猛烈的轟炸。這種慘狀倘若還不能給巴黎人很深刻的印象，那才可怪哩！

九日，星期日。從這日起，我們在報紙上、無線電中，看到、聽到許多不經見的地名。門脫、傍多……難道我們過着無異於平素的生活時，德軍竟已抵達乘了汽車三十分鐘便可到巴黎的地點嗎？這豈是真實的事情嗎？總統府咖啡館的露台上，已沒有一個空座。我們在文登廣場一家大旅館的院子中吃茶點，每張桌上都坐着很多的人。唯一令人感到危機已迫的景象，就是海軍部前面的許多卡車。水兵們正在搬運箱籠、文書等類。我偶然碰到一家巴黎報紙的編輯，我問他這種舉動是否即是準備放棄巴黎，他說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意見尙未一致。我們跑到電影院，那裏也告客滿。放映的片子是那維克海戰、巴黎空襲等新聞片。上週的悲劇現在已成爲娛樂的資料。

十日，星期一。這是緊要關頭的一日。從早晨起，三個政界中的朋友打電話給我，都說政府已決定放棄巴黎，勸我儘速設法使妻避到別處去。其後不久，我即接到命令，叫我乘飛機赴倫敦公幹。妻說：『在收拾以前，我想在巴黎作一次最後的巡禮。』因此，上午八時我們到巴黎的街上去。我們在朝霧未消的塞納河岸徘徊，向羅伏爾博物館和聖母堂告別。許多巴黎人也同我們一樣，在巡禮巴黎的市街。男男女女的眼角，都含着淚珠。但是，誰也不會

說出絕望的話。爲我們所喜愛的巴黎，我們行將離開的巴黎，她的美麗的魅力，是誰都很深刻地感到的。我們深信造成如此美艷之物的文化，決不會就此死亡湮滅。

我們回到家裏，自問什麼是應該攜走的——許多巴黎人這時大概也和我們一樣吧。啊，天下還有比這更痛苦的嗎？家中到處都使我們留戀，每一件東西都叫我們捨不得。我站在裝滿辛苦蒐集的書籍、以及無數難以忘懷的信札的書架前，困惱地思忖着：「汽車只有一輛。無論如何得抉擇一下，而且要儘可能地少選一些。」我將絕對不能離手的物品和戀戀不捨的東西挑選出來。選好之後一看，竟超過預定十倍。單是書籍和信札，一輛卡車就裝不夠。我們只得再到市上去添僱卡車。

那個悲慘的日子，巴黎街上的人們多麼使我們贊嘆呵！這種心情，我到現在還是沒法表達出來。他們大多是不能離開巴黎的人，各人都知道快要來臨的命運。但他們都如平時一樣，各自努力幹着自己的職務。年輕的女店員很親切和氣地招呼行將避往他鄉的我們。街上的交通警察認真地指揮着車輛。泥水匠正在建造房屋。到處都沒有狼狽混亂的樣子。一切都甯靜和平。雖則爲了空前浩劫不得不離別巴黎，可是，巴黎的情形却深深打動我的心弦。

下午，我自己駕車駛赴飛行場。市中，街上肅靜空虛。可是一出巴黎市，路上驚人地混

雜。天氣悶熱，彷彿快要響雷。三個星期以前，我會看到比利時人的逃難慘狀。今日，我竟目覩巴黎人逃難了。但是這不是鄉村農民的逃難。難民羣中沒有男子，而且也很少看到腳踏車。汽車都由婦女駕駛，乘着小孩子和老年人。

在英國空軍士官操縱的飛機上，我最後瞥見巴黎的醜姿。再見巴黎——自由幸福的巴黎——將在何時何日呢？天知道！

據比我後到英國的朋友們說，我們離開後，巴黎一半已成爲死的市街，異常空虛，塞納河岸附近，大多被德機炸燬。但是，巴黎市的冷靜勇敢，秩序儼然，確是少有的，而她的美麗依然是無可倫比的。

十二 倫敦

我從鐵鳥的窗洞，俯瞰英國——小而精妙的不可思議之國。蜿蜒曲折的道路，美麗的村落，零零落落的兵營，似修理得很整齊的草地、花壇一樣的東西，都彷彿從機上伸手便可取得的一般，歷歷在目，宛如參觀鮮豔的玩具展覽會。一想到德國的飛機在這些村落、兵營、

汽油庫上狂嘯擲彈，心中很不痛快。

從飛行場出來後，我立刻去訪問法國軍事使節團。當我從巴黎出發時，舊法上校所囑咐我的，便是命我向英國一般民衆宣噓法國的危機與可怖的困難，使他們明白英國必須儘可能地派遣軍隊到法國去。法國軍事使節團領我到情報部去。到了那裏之後，適逢召開定例的記者會議。主席是辭克氏，他把我硬拖上講台，要我即席演說，不容我有準備的餘裕。他說：「你的使命既然是將法國的情形報告英國國民，那末，這正是最好的機會。請你對全英國的新聞記者陳述吧。」

這樣，我只得用簡單的英語將可變的事陳說一遍。因為法國的不幸以及前途的可怕，給我的刺激很大，所以竟口若懸河地滔滔不絕。我的話說完時，新聞記者們都站起來熱烈地鼓掌。關於法國所處的危機如何可怖、立刻伸出救助之手的必要以及英國若不增加援軍法國便不能支持的情形，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過，而他們也無從得悉個中真相。我感激着記者們的熱烈歡呼，希望又在我的胸中油然而生。他們爲援助法國不惜給予一切，可是，不幸他們是一無所有的。

在這個即席演講之後，英國廣播局又要我在無線電上播音。於是我在顯微音器前說道：

「今日我剛從法國來，打算用坦白簡單的話，講一講法國人昨日的心情。今日上午的時分，我是化在法國的。所有的法國男女，都有冷靜的勇氣，殊令人感動。巴黎已經遭受轟炸，巴黎居民知道，這種轟炸今後將反復重演。他們也知道德軍已經迫近塞納河。塞納河——這個名稱，在法蘭西人，是含有深刻的意義的。他們大多將兒子、丈夫或父親送到前線去了，至今沒有音訊。在被敵人佔領的區域中，他們大多有兩親或朋友。然而，所有的人仍勤懇工作，熱心地幹平日的事務。百貨店的女店員們，和藹親切，無異昔日。交通警察依然鄭重指揮交通。泥水匠仍舊在建造房屋。這不是已經失掉希望的國家；她正充滿了希望！將清晨的美豔巴黎與悽慘的新聞對照，當然令人心痛不已。這是大家同有的感想。……可是，誰也不會說出來。大家都在沉默之中，決心於這次戰爭中求取勝利！爲什麼呢？因爲誰都知道戰敗是怎麼一回事！法人正期待着魏剛將軍爲他們取回幸福的和平之日。魏剛將軍正在稱揚法國的士兵。法國的士兵的確比過去任何戰爭中更勇敢地在地炮火下作戰。他們和絕對優勢的敵軍相抗，一個對兩個，有時更須一個人對三個人，至於戰車，大約是一對四。不管在人數和武器方面，我們都比不過敵軍，可是迄至今日，德軍要佔領法國的一個森林，法國的一個村莊，法國士兵必令他們付出極大的代價。昨日的法國公報稱，德軍已逐漸疲於奔命。倘

若我們再能支持一二個月，那末，我們便可渡過最險惡的時期了。爲此，我們必須獲得援助。英國援助同盟國法蘭西的時期，不在一九四一年，不在今秋，也不在下個月，乃是在目前的一刹那！我們深悉英國陸空軍作戰的勇敢。他們已盡其可能，但現在是應該盡其不可能的時候了。法蘭西滿心信任同盟國英國，知道英國和法國同具決心，並且明白英國準備在這次戰爭中傾其所有。不過，我們希望英國了解時間的重要性，希望英國憶起鄧扣克的勇氣。一般人都以爲從半遭損壞的海港，在數日間撤退三萬以上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就是最樂觀的人，也說至多只能撤退五萬，但是實際上竟救出了三十三萬五千人。這事是如何做到的？除出親手做出此事的各位以外，還有誰能够更明白呢？各位倘若現在再鼓起鄧扣克之役的勇氣，這次戰爭的勝利，必屬諸君！在鄧扣克，各位曾提供所有的船艦——現在，諸君應提供全部的飛機、全體的軍隊和掃數的大炮。各專家將聲稱在僅少的數星期內，編成大軍，訓練大軍，然後派遣到法國，是不可能的。這是事實。可是我們不得不做，並且也沒有做不成功的道理！」

這次播音是在七月十一日夜裏九點鐘。英國廣播局要求我在翌晨二時半，再以同樣的演講向美國播音，內容可稍微變更一下。以求適合美國聽衆。我雖然已經兩夜未睡，疲倦得要

命，但是，還有什麼更比對美播音重要呢？美國正擁有一切。

翌日和再次一日，我以同樣的題材，繼續撰述評論，發表演說。

在英國，我所深切感到的，便是英人普遍的開誠的援助心理，以及他們對於這次戰爭的真相的昧然無知；這兩種情形是對立存在的。當我和他們談到法國可憐的難民羣、鄉村的轟炸、巴黎的空襲、法軍的苦戰、德軍的精強等等情形——先前，我以為這種事情他們當然已從情報上完全得悉——時，聽衆似乎都以為我是從火星上來的人物，好奇地聽我講述另一個世界的事情。這使我吃驚不小。

下面所述的事，可作為解釋英人此種心理狀態的材料。我因為在倉猝間接到命令，並且在阿拉斯和亞眠，又喪失了大部分的東西，所以抵達倫敦時，除出時着兩件襯衫的旅行皮包之外，別無長物。祖國已遭受敵騎的蹂躪，妻子的安否，也全無消息，我的苦悶無以言喻，幾乎完全絕望。到了倫敦之後，最先來看我的英國朋友，已洞察我的憂煩，待我比往昔更親密，雖則我極力掩飾自己的心緒。他邀我去吃夜飯，囁嚅地說：

「衣服不換也行……」

當時，我除出一身軍服之外，的確沒有別的禮服，所以這句話雖使我感到窘困，却不得

不報之一笑。

是一個英國海軍將校那裏，我又聽到一椿頗有趣味的軼事。那個將校的驅逐艦在挪威海面擊沉了一艘德船，船長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即在英國官佐的心目中，這個船長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物。那夜，驅逐艦艦長因為須在艦橋上過夜，所以將自己的船長室讓給德國船長。可是那個德人却停止在船長室前面，不敢進去。

「不行。艦長不至於會將船長室讓給俘虜的我吧？」

「爲什麼？你不是我們的客人嗎？」

也有人非難這種國民性，但是，在我却以爲這正是使我對英國發生好感的因素。英國和別國一樣，也有其缺點。其中最重大而有關我們敗北一役的，就是英國人的樂天主義。英國人由於住在幸福的國家中的緣故，由於住在過分幸福的國家中的緣故，所以有不很重視危險的傾向。英國對歐洲最強大的國家宣戰之後，沒有比一無準備更可怖的事了。他們不會實際拋棄舒適安逸的生活方式，而却一味抱着可以勝利的幻想。再加上感傷的無定見，遂使英國單憑感情而行動，結果英國政府終至失去最後的一副贏牌。在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作戰時是這樣，在這次大戰的開始時也是這樣。

但是，今日的英國人，其長處更較其國民性的缺點顯著彰明。他們對於世界上最有力的敵人，知道獨力對抗。他們以可敬的鎮定，窺伺攻擊的機會。每一個英國人正罄其所有防衛祖國。

一般英國人都能自己克制自己，不起恐慌。這種恐慌，在歐洲大陸上正是這次大戰中敵人的最有力的武器。英國人已證明他們自己是勇者，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可是，這次的戰鬥將是一次苦戰吧。

一九四〇年七月間，在邱吉爾領導下的英國人的生活模樣，千年後的人們看到了，一定會嘆道：

「那個時代正是英國國民最華美的時代啊！」

——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完）

國際編譯出版社新版書

今日的蘇俄

每册國幣二元

楊光政·陳懷玉合譯 蘇聯在此次歐亞兩大戰爭中演着什麼角色？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前途怎樣？其國內實情與國際關係如何？這些複雜的問題，在本書內都有明白的解析。中凡集譯萊翁勃倫、尤特萊女士、史諾、托羅茨基等權威作家之著述二十餘篇。實為認識蘇聯新面目者最好的讀物。

法國的慘敗

每册國幣二元

Andre Maurois 原著 萬扶譯 本書著者為法國當代有名的小說家及傳記文學家，這次歐戰發生以後，他隨軍担任宣傳和聯絡聯軍的工作，與英法兩國的當局，都有密切的往來。於法國對德意休戰以後，他將這次法國慘敗的內幕，以愛國的熱忱，詳述其始終，撰成本書。其文筆之生動，可作為報告文學讀；其報道之忠實，可作為最近歐戰史讀；而其觀察論析之精當，又給予吾人以立國之莫大教訓。

馬關和議（三幕劇） 每册一元二角

藤森成吉著 張大成譯 本書著者為日本負有盛譽之文藝作家。其編劇、佈局、台詞及穿插等均臻上乘，曾在日本各大劇場上演，極博好評。內容大都根據歷史事實，其政治上的意義尤值得注意。譯者於譯述時並參考正史及李文忠公全書與時人劄記，極其精密，筆調流暢。凡關心中日關係及愛好文藝者，均應人手一編。

新生命社發行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出版

法蘭西戰線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André Maurois

譯者 汪吉人

出版者 新生命社

發行所 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

代售處 各大書局

版權所
翻印必究

0784

